0352339

· 1957 ·

独幕剧选

作家出版社編

1957

独幕剧选

作家出版社編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門内大街32）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京华印書局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971　字数160 000　开本850×1168 耗$\frac{1}{32}$　印张8 $\frac{7}{16}$　插頁1
1958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500册
定价（4）1.30元

編选說明

一、前几年，为了集中地向讀者介紹我国短篇文学創作的新成果，和便于文艺工作者的研究，中国作家协会曾經于1955、56年两次編过創作选集。这些选集受到了广大讀者和作者的欢迎。去年年底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停止这个編选工作，并建議由我社繼續进行。我們的力量虽很单薄、水平很有限，但是覚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有着中国作家协会、各地文艺机关、团体的支持和讀者、作家的协助，因此，我們便承担下来。

二、我們今年編选的短篇文学作品，計有短篇小說选、詩选、散文特写选、独幕剧选、兒童文学选和曲艺选六个选集。长篇中篇小說、长詩（500行以上）和多幕剧不在編选之列。选入的作品均以1957年內發表的为限。各个选集的目次，一部分按照內容題材分类排列，一部分按照作品的体裁样式分类排列。

三、各个选集的編选情况如下：詩选約請詩刊編輯部編选，独幕剧选約請剧本月刊編輯部編选，曲艺选約請中国曲艺研究会編选，短篇小說选、散文特写选和兒童文学选由我社編輯部編选。每个选集都有一篇序言。前三个选集的序言，由各編选单位、团体或作家撰写，后三个选集的序言，則由我社編輯部撰写。

四、在編选过程中，我們曾得到各文学团体和报刊編輯部的热情关怀和支持，有的为我們提供选目，有的还把作品寄給我

們，对我們的帮助很大，特此表示謝忱。但是，由于我們的水平有限和时間倉促，遺漏和不当之处一定不少，希望全国作家、讀者和有关方面給予批評和指正。

作家出版社

1958年5月

目　次

两亲家……李才年（1）

矿工……札賚諾尔 刘　才（33）

异路人……温小鈺（55）

相亲記……柯　岩（87）

在候車室里……华鈴倫（123）

两个新人……方　春（135）

金鳳树开花……张永枚（159）

借馬……銀　燕（181）

营房相会……文　林（195）

双游湖（戏曲）……田　苏（209）

张二嫂看戏（戏曲）……写　工（225）

一个南瓜（兒童歌舞剧）……秋　枫（233）

同騎幷进……祁銘鑑（245）

編后記……（261）

两亲家

农民 李才年

时間：

一九五六年秋后某日早晨。

地点：

某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五生产队长解龙家里。

布景：

一个合作化后有了新起色的农民家。右边有門通里屋，左边有門通外屋，正面有炕、窗戶，炕梢有一个被閣子，靠右門旁有一口小柜，柜上摆設着兒子青山的訂婚像及一般的陈設。靠左边門旁有一口水缸，上面压上了一张小飯桌，門的右边有鍋台，門的正面有一张小方桌，上面放着茶壺及茶碗。

人物：

解　龙——五十四岁，第五生产队队长。

王　祥——五十五岁，第一生产队队长。解龙的亲家。

王　荣——二十岁，第一生产队妇女組长，差一年未畢业的初中学生。是王祥的女兒，解龙的未婚兒媳妇。

于　海——二十一岁，第五生产队的社員。

二　嬸——三十四岁，第五生产队的妇女組长。

幕起：炕上的被沒叠，屋里有些不大整齐，使观众一看，就感覚到家里

沒有主妇。解龙正在烧火做飯，看看炕上地下，实在不太整齐，引起了无限愁悶。边叠着被子，长嘆了一声。

解　龙　老婆家，老婆家，要是沒有老婆子，眞就沒有家啦！自从他媽死啦，这个家就不像个样兒啦！（把被三下两下叠好，又去扫地）

于　海　（急呼呼上，抱怨地）大叔，妇女一个也請不出来，我三十六拜都拜过啦，也沒拜出一个。粮草到了家，她們算知足啦。一个也叫不动，三麻子老婆說給孩子作鞋；仙鶴腿說洗衣裳，还把我好个罵！

解　龙　她罵你干什么？

于　海　她說："你个死臭魚（于），你就是个勾死鬼，瞎起哄，你呀！八輩子也搞不上个对象。你該上那去死就上那去死去，我沒有工夫，我給你大叔做棉褲。"

解　龙　那么青年妇女呢？

于　海　"革命成功"的那些都在家綉枕头呢，忙着結婚哩。找到了对象，将来不愁吃穿了，还干活做什么？沒成功的那些小傻丫头都上山啦！

解　龙　你沒去找妇女組长么？

于　海　得啦，大叔，你别提她啦，她还起带头鬧妇女病，我一进門，她就把肚子捂起来，哎喲，哎喲直叫喚。咱也不知道是眞的还是假的。

解　龙　哼！叫她們鬧吧，到时候看誰难看！

于　海　你当光有病么？还說熊話哩！

解　龙　她說什么啦？

于　海　她說："队长不是說今年咱队的工分都叫妇女糊弄来了

么？我不干都讓你們老爷們干！”你听听这是什么話！

解　龙　她們还抱委屈哩，就凭妇女一天掙六、七分工？我才掙多少？

于　海　我看哪，趁早把妇女組长換換。

解　龙　你說換誰呀？

于　海　你要能把这个人換来，不但妇女能發动起来，就是你家里的活也不愁啦。

解　龙　（似乎知道于的內心）你說到底換誰呀？

于　海　（頑皮地）你們媳妇——王荣！

說到解的心里，他走到小柜前，看看青山訂婚的像片。

于　海　（逼近一步）下学那陰，誰都說是个書呆子，不能干活，这二年練出来啦，眞是把好手，不怪全合作社选她当模范，就是够。九月十五那天一陣大雨，我正在西山挑棯子，她招呼一声，那些妇女就像刮風似的，滾的滾，爬的爬，一陣的工夫，把那一場豆子都垛起来啦。王荣渾身就像泥猴似的，滿不在乎，还是泥里水里那么干。你說咱这队的妇女，就是拿籮过，拿篩子篩，也篩不出一个呀。

解　龙　換不过来呀，主任也不能許可。

于　海　主任为什么不許可呢？

解　龙　一队不是山地多么，过年要在一队發展果树，主任說叫她掌握技术。

于　海　我眞不撒謊，我跟主任有老意見啦，还要在一队發展果树？就那些兎子不拉屎的地，連草都不长，还能长果树？今年要不成立大社，要沒有小荣領导妇女搞副业，他們还不得难看？

解　龙　你也看透这步棋啦？

于　海　誰还不知道啊，誰还不叨叨这个事。

解　龙　今年要不幷大社，咱們一个劳动日起碼能分两元五角，这一弄可倒好，吃老亏啦！眞不如把咱这一队拉出来还搞咱的小社。

于　海　哎喲！大叔这个思想可不对头，你忘了毛主席說的話啦："走大家富裕的道路"。

解　龙　不，不！我不过那么說說。已經馬馬虎虎进来啦，还能說熊話啦？可是管怎么的咱这队在生产上也应当拔出个尖呀！我又是个老干部，要是落在人家后头，我这个老脸往哪擱？唉，这些妇女太不給我爭气啦！

于　海　这个意見我同意，咱在生产上应当和他們比比武。我看哪，小荣要能过来，那就算保险啦。

解　龙　难哪！青山也沒在家，你說我怎么张嘴呢？

于　海　小荣可关心你呀，大叔！你先透个話試試，看看怎么样。

解　龙　就算小荣沒有說的，我們那个亲家也不能答应啊。

于　海　他怎么不答应呢？

解　龙　这不明摆的么，小荣要是过来，他那队就和少了一只手一样；再說我們那个老亲家，是一个出名的老倔头，他哪能願意？

于　海　（想了想）有了，大叔！这么办：你先透透王荣和她爹的話，要是不願意的話你就写信給青山大哥，叫他来家娶媳妇，看她爷俩还有什么咒念。

解　龙　不够条件，上級也不能允許他来家結婚哪。

于　海　你写信可不能叫他来家結婚哪，得写你得了急病，上級保险能給假。

解　龙　能行么？叫上級知道啦，青山不能挨批評么？

于　海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这也不是开小差。（自己去柜里找出信紙拿出笔来）你說吧，我給你写。

解　龙　不能惹出乱子啊？

于　海　你看你前怕狼后怕虎的，上級就是知道了，为了結婚也不犯法！

解　龙　（寻思片刻）你說我得个什么病好呢？

于　海　什么病重你就說什么病。

解　龙　（又想了想）好，你就說我得了半身不遂，人事不省，我一輩子就你这么一个兒，倘要有个好歹，你赶不上送終，我就是死到阴間地府，也合不上眼睛，見信赶快回家。前后你再給添补几句就行了。

于　海　好，我这就給你写。（伏在桌子上写信，很快就写好了，念給解龙听）"青山我兒：自从你媽死后，你爹吃了些掉頓的飯，穿了些寒热不均的衣裳，又得为社操劳，上了一股火，在昨天忽然得了半身不遂的病，人事不省。我这輩子就你这么一个兒，倘要有个好歹，你赶不上送終，你爹就是死在阴間地府，也合不上眼睛。見信赶快回家看看为要。父字。九月十九日。"

解　龙　写的可倒挺好，可是这不一下子就漏底了嗎？

于　海　怎么漏底了呢？我这不是按你所說的写的么？

解　龙　我既然人事不省，怎么能写信呢？

于　海　对，对！（以手打头）你看我这脑袋瓜子，你看我这脑袋瓜子！那么誰写这封信好呢？（想了片刻）我看就以你的老亲家——王祥的名义写吧。

解　龙　你这不是糊塗嗎，那哪行呢！青山要是写信来一問，不

就糟了嗎？

于　海　以青山哥舅舅张世發名义写你看怎么样？

解　龙　又能好哪去呢？不一样嗎？

于　海　这我可沒有办法了，信写好了，沒有写信的人。（想了片刻）哎！有了，有了，以我的名义写！青山哥写信来問，保险出不了岔。

解　龙　保险倒是保险，可是青山能不能怀疑小荣为什么不写信呢？

于　海　可也是，那你說怎么办呢？

解　龙　我看不如說我摔断了腿吧。

于　海　不行，这个病太輕。摔断了腿又死不了，咱这离大医院又近，一接就好，怕青山請不了假。（急得滿屋走，走了两圈，忽然一抓脑袋說）我又有啦！信上添一笔，說小荣受訓去了，不在家，还是以我的名义写，青山哥就不会怀疑了。

解　龙　对，好小子！眞有主意，我提拔你当組长。好！就以你的名义写，你在我这队，又是邻居，又和青山从小同学，无論从哪方面說，也該写这封信。

于　海　（換了一张紙又伏在桌上写，写好了　問解龙）要不要再念一遍了？

解　龙　不用念了，我也看个差不离了，装信封里吧，等明天上集送邮局去。

于海把信紙装进信封里遞給解龙，解龙接过来放进柜里。

于　海　我要走啦，大叔。

解　龙　小于，今天咱給一队拨五千斤苞米，他們給咱拨两万斤地瓜。你去赶車去，先拉場上最南头那一堆苞米。

于　海　那一堆苞米砂子太多呀！

解　龙　井里蛤蟆酱里蛆，米里砂子老规矩。他們要娘孚就不要，这就够面子了！

于　海　（想了想，明白了）对，人家送的东西，再挑肥拣瘦的还像話啦。（欲下又轉回来）那么，棉花摘不摘？

解　龙　你告訴組长，她再不干，停止她劳动十天！

于　海　正不想干活哩，你停止吧！

解　龙　再不……扣她两天工。

于　海　这些办法都旧啦，不灵啦，队长！

解　龙　这些娘們！就应当拉在大会場上斗斗她們。

于　海　嗯！这个办法可一回兒还沒使喚过。

解　龙　你去告訴她，叫她赶快来！

于　海　她肚子痛的直叫喚，她能来嗎？

解　龙　她能来也得来，不能来也得来，爬也得爬来！

于　海　她要不往这爬怎么办呢？

解　龙　（气憤地）把她抬来！

于　海　是！（下）

解　龙　（自語地）这些娘們，眞落后死了，个人利益看的太重了。

（又去烧火，因为火不着，用嘴吹，忽然一股烟冒出。揉眼，抹了一脸黑）

王　荣　（拿了一个包袱，輕輕地走上）大叔，吃飯了？

解　龙　（正在揉眼，一抬头）啊，荣来啦！还沒做熟呢。

王　荣　（見解龙脸上有黑，笑嘻嘻地到桌前拿来鏡子和毛巾）大叔，你看看！

解　龙　（楞住，照鏡子一看，笑起来）嘿嘿嘿！做飯这个活就不是老爷們干的。（边擦走到柜前）你給青山写信了么？

王　荣　（走过去把火給点着）嗯。

解　龙　他沒給你来信么？

王　荣　昨天来了一封信。他沒給您来信嗎，大叔？

解　龙　这小子吊兒郎当的个毛病还沒改，他算摺准了，两个月就来一封信。（从抽屜里拿出一封信）这不，从他媽死后，这是第二封信。

王　荣　（接过信看着）他說部队忙，除了練兵就是学習，一点工夫也沒有。（發現像片）哎！还邮一张像片来呀！

解　龙　嗯，他說这张照坏了，不讓我給你。

王　荣　我看这一张比那一张还好，脸也胖了，还笑眯眯的。

解　龙　吃的飽，睡的足，怎么不胖呢。

王　荣　給我吧，大叔！

解　龙　好啊，那柜里还給你捎来一瓶藥。

王　荣　藥！什么藥？

解　龙　你自己看看吧，上回我听你媽說你有病，我就給他去了封信，他就捎来了。

王　荣　（从柜上把藥拿起来看了看，蔫答答地）他眞細心，我的病好啦。

解　龙　年青人自己小心点，别光逞强，得病容易治病难哪！（边說，拿起笤帚扫地）

王　荣　（把藥揣起来，赶紧接笤帚）大叔，你歇会兒吧，我来收拾。

解　龙　（坐在炕上，吸着烟）人要老了就算完了，白天干一天活，晚上回来飯也不想做，屋子也不想收拾，你說这不拉倒了嗎？

王　荣　这怕什么，再等一年半載的青山回来就好了。

解　龙　一年半載的？……是眞的，自从你大嬸死后，我是想青山哪！你看这还像个家？

王　荣　不要紧，早晨晚下的我来帮你做飯不好么？

解　龙　别累坏了你，孩子！一天到晚上山爬岭的就够受的了。

王　荣　年青人多干点活累不坏，河东河西的道也不远。

解　龙　拉倒吧，叫你爹知道啦，又好来骂我啦。

王　荣　我爹更关心大叔，他常跟我說，你們俩从小就在一塊看牛，受当家的那些气呀。从我大嬸死后，他叫我常帮助大叔洗洗浆浆。青山也在信上嘱咐我多关照您一些，我能不管嗎？

解　龙　咳！做姑娘的总是人家的人，总不如做媳妇……

王　荣　大叔，我有不到的地方嗎？

解　龙　（知道自己說錯，忙把話拉开）說哪里話啦，孩子！我是想早点像一家人家……天快冷了，我的棉衣服一点还沒做呢。

王　荣　大叔您放心，这些活放在我身上。（打开包袱拿出--双新做的棉鞋）我还給您做了双棉鞋，不知道能不能合适？

解　龙　（笑嘻嘻地接过棉鞋）怎么像买的一样！（穿上满屋走着）我穿上这双鞋，怎么两条腿也輕快了！是你做的嗎？

王　荣　嗯。

解　龙　眞是你媽的孩子，龙生龙，鳳生鳳，一点也錯不了。

王　荣　不挤脚么？

解　龙　不，一点也不挤脚。（走到柜前，拿出一塊花布）荣啊！你看看这塊花布俊不俊？

王　荣　（接过来）哎呀，这花这么俊哪！大叔，你眞会买。

解　龙　你稀罕嗎？

王　荣　嗯。

解　龙　那么就給你吧。

王　荣　尽破費大叔啦。

解　龙　（見有机可乘，边脫下棉鞋，放在柜里，边說）这算不了什么，早晚还不是一家人家嗎。我寻思你爹那么大的岁数了，养活八九口人，还不要他的老命啊。我，去了灶王爷就是我，省下

錢干什么，还不是你們倆的嗎。你們家今年分多少粮啊？够吃的嗎？

王　荣　能少两个来月的。

解　龙　我今年又弄个余粮戶，不但苞米得全卖，連麦子还得卖一些，我寻思……

王　荣　余粮戶不是光荣嗎？

解　龙　光荣是光荣啊，我是說你們家要是走一口人，少一个吃飯的，你爹不是寬綽寬綽嗎？

王　荣　大叔，你是說叫我……

解　龙　青山来信也提过这个事，他想叫你先过来，其实我也有这份心思。

王　荣　我不能过来，人多嘴杂的，俺可不願意听。

解　龙　这有什么，他們誰愛講他們就随便講。我也知道你有你的难处，可是你这不是全为了我嗎。

王　荣　大叔，你放心，以后不論是做飯、收拾屋子、洗洗浆浆，都是我的事。

解　龙　唉！自己家的人也不用說假話，家里的事倒好办哪，我是寻思队里的事。

王　荣　队里怎么的啦？今年不是去了四队就是你們嗎？

解　龙　这倒不假，我們今年沒赶上四队，就怪妇女劳动力沒發动出来。果树也多，菜园子和棉花都不少，用妇女劳动力的地方太多了，可就是發动不出来。棉花地的草沒拔出来，叫草咬了一下子，苹果間果間晚了，損失不少，要不四队哪行啊。

王　荣　妇女劳动力怎么沒發动出来呢？

解　龙　毛病都在妇女組长身上，三六九歇工，你說别人能不跟

她攀伴嗎？

王　荣　我怎么听說，她們都跟大叔有意見。

解　龙　有就有唄，反正我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大家。咳！孩子啊，总不是自己家的人，她們不能体諒我，也不能替我爭这口气。我寻思你要能过来嘛……

王　荣　大叔，就这么样……我过来也是弄不好吧？

解　龙　我琢磨只有你能担起这个組长，你要能担任这个組长，咱們兵打一处，将打一家，要文就文，要武就武，过年要实行包工包产，这不十拿九稳嗎，孩子啊！

王　荣　那么我爹……

解　龙　你爹这头你就不用管，有我。

王　荣　(聞了聞)哎呀，飯糊了！大叔你吃飯吧，我給你收拾。(把飯桌子放在炕上)

解　龙　好。你爹和我的交情和别人不同啊，他准沒有說的。

王　荣　(边拾掇飯菜)不，大叔，我是說我爹那队怎么办呢？

解　龙　噢，你是怕你爹那队的妇女沒有領导的，是不是？

王　荣　大叔这队不管怎么有了三四年底啦，我們那队今年头年入社，要是搞不好，大家的收入不受影响嗎？

解　龙　要不你就跟你爹核計核計，全家都过来，我这队是全合作社的搖錢树，全社的粮囤子啊。

王　荣　大叔，土生土长的就那么容易搬过来嗎？再說咱社十个队，哪一队都有搖錢树，哪一个队都有粮囤子，有一个队搞的不好，咱們也分不到这些粮啊。

解　龙　傻孩子，怎么說吧，你們那队山高地薄，沒有多大油水。

王　荣　大叔那么說不对，山高地薄有山高地薄的作物，来年不是要在我們一队栽果树嗎，再等几年能給咱社增加多少收

入啊！这不就是高級社的优越嗎？

解　龙　(驕傲地)哼，高級社？咱这个社要沒有我这个队，高級社就是那么个名吧！

王　荣　哎喲！大叔忘了和我爹看牛一塊受穷的那个时候了。

解　龙　(无話可說)哎，这个飯糊了倒不錯，这几天我的肚子就不舒服，开开胃倒挺好。

解龙在吃飯，王荣把花布包好。

此时二嬸一只手捂着肚子，有些气憤的样子上。

二　嬸　大哥，是你找我了嗎？

解龙想說几句，小荣在眼前，又不好意思。

王　荣　二嬸来啦，你坐着吧。

二　嬸　噢，荣也来了！好啊，自从你婆婆死了，你公公可难死心了，我老劝你公公办个老伴，他总是不肯。你这么办就算对了，两下里跑着点，你公公还少操点心。南屯北庄的誰还不夸奖，眞是个好丫头！

王　荣　你捂着肚子作什么？

二　嬸　唉！該死不死，我一来了那个病，后腰就像抽筋那么痛，滿炕直滾，不知道的就寻思我是装的。

解　龙　西山的棉花都要落啦，你說这能眼瞅着叫它糟蹋了嗎？

二　嬸　可不是，大哥，一年到头忙的炕都上不去，为的啥？头会小于去找我去了，我急的像什么似的，这个病又犯了。

解　龙　(不滿意地)我看啊，你家大兄弟要少掙两个錢，你这个病还少犯点！

二　嬸　(气憤地)这个話可也不能这么說，我在队里要能干点舒心活，我这个病还能少犯，也許不犯。

解　龙　(气憤)你的病我知道，你这是懶病。你有病也得給我去

干！

二　嬸　我就是沒有病我也不干，也别說我还眞有点病。

解　龙　你这是跟社里过不去，还是跟我治气呢？

二　嬸　我就是为了你，你今天扣明天罰的，誰还上队里惹这个閑气？

解　龙　你，你……

王荣示意不讓解龙講。

解　龙　你落后死啦。

二　嬸　我覚着我还挺不錯哩，别人都扣跑了，我还干九十多个工哩。

解　龙　你就这么整，违反社里劳动紀律，就得扣工！

二　嬸　大哥！你可不会說話，我問你，就你这么官僚，应該扣工还是停止劳动呢？

解　龙　你……（刚要爭論，被王荣拦住）

王　荣　二嬸，大叔不管多会，不論跟誰說話，嗓門就这么高。你到底是什么病啊？

二　嬸　傻丫头，妇女能有什么病？記住啊，下輩子再要托生人哪，管怎么的也别托生个老娘們！

王　荣　二嬸！該你这个病要好了，正好我有这个藥。（从腰中把藥拿出来）你看，还是北京貨。

解　龙　你……（示意不讓給嬸）你不吃嗎？

王　荣　我，我再另买。

二　嬸　这是什么藥啊？

王　荣　你看看吧，是青山从北京才捎来的。

二　嬸　（小声）益母膏。那么你不吃嗎？

王　荣　我的病好啦。

二　嬸　哪好这么办哪，我不能要，还是你自已留着吧！

王　荣　二嬸，你就别客气啦，留着吃吧，赶快吃好去干活，你沒听大叔說么，你們队里的棉花都要落啦，这要是糟蹋啦，咱大家的收入不受影响嗎？千家万戶的大眼瞪着，小眼瞅着，我大叔是个队长，你又是个組长，一操不到心受到損失，就要落到埋怨，当領导人的可不容易呀。

二　嬸　这一瓶多少錢？我給錢吧！

王　荣　这不說远了嗎？只要你病好了能干活，比給我錢都喜欢。（向解龙）你說是不是，大叔？

解　龙　嗯，只要能干活，我再給你买两瓶！

二　嬸　这可用不着，你要少要点官僚，我的病干脆就好了。

解　龙　你……（見王荣在旁）哼！（进里屋）

二　嬸　荣啊！你媽哪輩子燒高香了，养你这么个好姑娘！

王　荣　二嬸，你吃了葯好好休息休息，别去摘棉花呀。

二　嬸　你沒听队长說要扣我的工嗎？

王　荣　大叔不过是說笑話，哪能那么办呢。

二　嬸　这么說你还不知道，俺这个队长大口喊扣工、停止劳动，說是發动劳动力的先进办法呢。

王　荣　眞能这样做嗎？

二　嬸　这还假么，俺这队的妇女不是不干活，硬是扣工扣的大家伙都沒干活的心思啦。俺那小子才下学，可也眞是調皮，拉大会上好个斗爭，又停止劳动十天，他爹下班回来認为給他爹丢人啦，差点沒打死，你說打狗还得看主人，孩子不好就不能先告訴告訴我嗎？

王　荣　社員不給他提意見嗎？

二　嬸　哎呀我的媽呀！誰敢提？你一张嘴他那两个眼珠子瞪

的象个鋼鈴似的，可吓死俺了！要說他操心干活大家沒有不佩服的，就这一手不好。

王　荣　为了办好合作社，不用怕他。

二　嬸　我是个懶人嗎？头儿年沒参加社那时候，我領着孩子沒白天沒黑夜的那么干，我也沒懈劲呀，現在我一尋思起我們那个队长啊，咳！眞是够上加够。

王　荣　二嬸，咱們得帮助他呀，他是一片好心为了大家，可是这一弄，这不好心把事办坏了嗎？等我也跟他破解破解。

二　嬸　（忽然覚得自己失言）哎呀！小荣，你可别漏出来是我說的呀！你說我这是怎么了？这个嘴也沒有把握，怎么跟你眼前說这些呢？你可别生二嬸的气，我这人心里有了就要往外說。

王　荣　你放心吧，我不說就是了。

二　嬸　是啊，你这个孩子我是知道的，又是个团員，要不我也不能这样瞎扯。我要走了。（欲下）

解　龙　（从里屋拿了一张紙条上）他二嬸，你把这个单交給記录員，这是十三号那天你們那几个人摘棉花的工分，应該是九分半，因为你們今天不去摘棉花，每人扣一分半！

二　嬸　一分半够啦？

王　荣　我看看。（把紙单接过来看了看）大叔，你这么办我也不同意，二嬸不是偷懶耍滑不干活，怎么能扣工分呢？妇女干一天活可不容易啊，孩子哭老婆叫的，我看还是給人家九分半吧！（把紙单遞到解龙面前）

解　龙　（看看紙单，看看王荣，无可奈何地）那么你給改了吧。

王　荣　（把工票改好）大叔，你給盖个印吧！

解　金　（滿心不願意說不出来，把擺子交給王荣）这个工分給的都有点冤哪！

王　荣　（盖上印交給嬸）二嬸，那葯你回去吃一吃看，要是見强了，我再去信叫青山給你捎。

二　嬸　（感激地）眞是吃好了，二嬸該怎么謝你才好呢？（对解龙）大哥，头晌露水挺大的，下晌去摘棉花吧。

解　龙　好啊！

二　嬸　荣啊，有空上我家去玩吧！（下）

王　荣　哎。

解　龙　荣啊，看明白啦？我們这队的妇女，尽是这号貨，赶不上行市得多少錢賠，落后死啦！

王　荣　大叔也不好扣她們工啊！吭吃吭吃的干了一天，你再扣她們工，她們心里能願意嗎？

解　龙　我們这队的社員，你就得跟他們动硬的，要是动軟的那算行了，他就跟你講开民主啦！

王　荣　講民主不对嗎？

解　龙　講民主咱是不反对，可得分出在什么节骨眼上，你說棉花开了一地，天气又不大好，正是四五不讓六的时候，她們歇工，这不誠心找彆扭嗎？咳！我是眞想叫你过来呀！

王　荣　我也知道大叔你一个人的难处，也想过来，可是又想这不是拆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嗎？

解　龙　等我找你爹再核計核計吧！

幕后于海声："解队长，解队长！"

解　龙　啊！

于海声："社主任叫你赶快去！"

解　龙　好啊！（对王荣）荣啊，你給大叔看看家，我上社去一趟，

我刚才跟你說的那个事，你好好琢磨琢磨。（走到門口又回）今天給你們一队拨五千斤苞米，告訴你爹，头儿車分給别人，叫你爹留末尾那一車。当心些，省得社員七嘴八舌的乱反映。（下）

王　荣　（自語地）头儿車不叫我爹留？（想了一会兒明白了）噢，这个老人眞可笑！（边收拾飯桌子）还叫我过来，我要过来一队怎么办呢？叫小花当組长？不行，她快結婚啦。叫东院二嫂当組长？也不行。我要过来吧，我爹也不能願意呀；不过来吧，我大叔是不是能生气呢？眞难死我啦！（忽然想起）对，我写封信叫青山劝劝我大叔。（去柜里找信紙，發現給青山的那封信，打开看了看，忍不住笑了起来）这封信要是邮去，这不哭死青山了么？再說也是欺上瞞下呀。（坐下沉思）自从大嬸死后，老人实在是想兒子啊，怪可怜的！青山哥啊，我就不想你嗎，我多么想看看你呀！可是我不願意你这样回来，……对，这封信不能讓他寄出去。

幕后王祥声："这个老家伙怎么一早起沒出洞！"急上。

王　祥　在家想老婆子啊！（看見王荣不好意思地）你来啦！你大叔呢？

王　荣　上社里去啦。

王　祥　去做什么？

王　荣　誰知道，社主任叫他去。

王　祥　你給你大叔做的棉鞋，做好了嗎？

王　荣　做好了，刚才送来。

王　祥　好啊，你大叔是困难哪，他家的活你帮着忙乎点吧。

王　荣　刚才都跟大叔說啦。爹！你看大叔給我买的花布。

王　祥　这是你大叔給买的？

王　荣　嗯。

王　祥　这个老东西，眞是財迷轉向，他就不能买身料子的？

王　荣　你看我爹說的，一个庄稼人，买身料子上哪去穿呀？

王　祥　怎么，庄稼人不許穿哪？我看供銷社卖那些料子上面也沒貼上不許庄稼人穿呀。

王　荣　穿倒許穿，咱現在不是还沒到那个时候嗎？

王　祥　快，你放心吧，用不了几年！

王　荣　爹，你从哪看能說用不几年呢？

王　祥　嘿嘿，可惜你还在中学念两年書，連我这个老眼光都赶不上。去年沒成立高級社，咱們这队还是互助組，过八月节四十三戶人家就有十二戶沒吃上餃子，今年怎么样，一家也沒漏都吃上餃子了吧！

王　荣　是啊，今年咱这队要不入社，就憑那些破地，还能分那么些粮啊？

王　祥　你眞沒有出息，再往后学着长进点，别看地不好，今年咱的庄稼长的是不怎么样，可地瓜长的好呀。副业比他們哪一队都强吧？前天会計說光你領导妇女打石头子兒，就掙六千多元，能頂他們二百亩好地打粮。过年咱这队还要發展果树，听主任說叫你去学習果树技术，好好学習学習，丫头，弄个样給他們看看！（小声地）这屋里也沒有外人，咱爹倆吹两句也沒关系，再等十年果树要是起来啦，别个队就得吃咱們的！

王　荣　再等十年我早結婚了，怎么办哪？

王　祥　你人結婚，工作还能跟你結婚嗎？

王　荣　你是說我結婚以后，还叫我担任一队的組长嗎？

王　祥　啊，这不滿好。

王　荣　我大叔能願意嗎？

王　祥　五队的媳妇，一队的組长，到哪兒也說得过去呀。

王　荣　你錯了，爹，你应当叫我一輩子不找对象。

王　祥　你当怎么的，你是赶上这个婚姻法了，要是在早年哪，我得給你找个养老女婿。

王　荣　那么大叔非叫我在五队怎么办呢？

王　祥　打破头我也得和这个老家伙碰碰！

王　荣　（把解龙給青山写的信拿出来）爹，你看我大叔給青山写的这封信！

王　祥　你念給我听听。

王　荣　（念）“青山大哥：自从你媽死后，你爹吃了些掉頓的飯，穿了些寒热不均的衣裳，又得为社操劳，上了一股火，在昨天忽然得了半身不遂的病，人事不省，……”

王　祥　（忍不住大笑）这个老家伙，他眞用上心了！

王　荣　爹，你知道什么事嗎？

王　祥　怎么不知道，我耳朵早有風声了。（忽然想起）哎！怎么称呼“青山大哥”呢？

王　荣　这封信是臭魚用他的名义写的。

王　祥　这个臭魚，一肚子坏水。你赶快給青山去封信，别讓他信这个大謊。

王　荣　这封信不能寄出去。爹，你可别把这个事漏出去，叫大叔知道可不好，这是大叔一时沒想通，你也别問大叔，等我劝說他。

王　祥　你放心吧，我們老亲家倆不会紅脸。（欲走又轉回）丫头啊！我上社找你大叔去，你等一会兒回去吧。

王　荣　有什么活嗎？

王　祥　今天給你大叔这队拨两万斤地瓜，你回去照顧照顧，先拉老白地那些，千万千万可别拉下边那些。

王　荣　老白地那些地瓜还象个地瓜样嗎？

王　祥　怎么不象地瓜样？你还能叫它是蘿卜啦？

王　荣　人家能要嗎？

王　祥　不要还能扔啦！

王　荣　那么下边那些地瓜，你怎么不往外队拨呢？

王　祥　染房缸里头还能倒出白布？

王荣大笑起来。

王　祥　丫头，你笑什么？順便告訴你大叔，别叫他留地瓜了，一个人怎么还不好办，就从咱家給他背点来。

王　荣　你公平一輩子，就是沒亏着自己。（又大笑）

王　祥　瞧你这丫头笑的！（笑下）

于　海　（楞头楞脑的上，边走边喊）队长，队长！

王　荣　誰呀？

于　海　（逗趣地）哎呀，模范嫂子来啦！

王　荣　死臭魚！

于　海　沒臭，沒臭！

王　荣　沒臭也隔潮了。

于　海　今早起才上来，不过有点味，就这个貨你爱要不要！

王　荣　死样！

于　海　本来就沒有青山哥的样好，要不你怎么沒看中我呢！

王　荣　你再瞎白話撕破你的嘴！

于　海　你可别撕我的嘴，要是把我的嘴撕这么大，又好叫我大嘴魚啦。

王　荣　（笑）大嘴魚管怎么也比臭魚强啊。

于　海　謝謝荣嫂子，大姑娘不想干活都想往城市跑找汉子，把农村的小伙子都"晒干"啦，你再給我起个外名我就更找不到对象啦！

王　荣　不見得农村的姑娘都一样。

于　海　象嫂子你这样的，全社有几个呀？

王　荣　别給我戴高帽子啦！

于　海　这怎么是戴高帽子呢，全社誰还不知道你們一队你是把硬手。哎，王荣啊！說眞个的，你不好过来么？你要是能过来担任妇女組长，咱这队这份(比大拇指)稳拿。

王　荣　(故意地)你可眞說到我心里去了，大嬸去世了，大叔一个人，年紀老了，队里事情又忙，沒人照顧他，实在是困难，我有心想过来，可怎么能过来呢？青山又不在家。唉，眞把我难坏了！

于　海　唉呀，嫂子，你眞有这心思嗎？請放心，(一拍胸膛)包在我身上了！(突然覚得說冒失了，急改口)不是，不是，我是說包在我身上和二位老人家去說去，你自己当然不好开口。

王　荣　謝謝你，于海兄弟，开口我自己倒能开口，沒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倒想知道知道你有什么办法包在身上。

于　海　王荣，这……你还不知道我說話扎扎乎乎的嗎？就是好吹个大个兒的。

王　荣　不，你一定有办法。

于　海　其实大叔的确是希望你过来，我还劝他哩，不能光为自己打算，你一过来，一队的工作不就受損失嗎？去年才組織起来，不比咱这个队好坏有三四年的基础了。你爹不能同意，再說青山哥也不在家。——可是你要是覚得能过来，願意过来，我們当然欢迎，一百个欢迎，現在不是民主办社嗎？

爱在哪队干就在哪队干。再說大叔家里也沒有个人实在困难透了。可就是我們不能硬拉你过来，这不是太犯本位主义了嗎，你說是不是？王荣！

王　荣　(大笑)好你个死臭魚呀！你眞象是卖膏藥的出身，尽耍嘴皮子，你眞会耍猴！

于　海　这怎么是耍猴，咱尽說实在的。

王　荣　你还嘴硬？(去拿信)

于海見事不妙，欲往外跑。

王　荣　你回来！(将信遞到他面前)你看看这是什么！

于　海　(一見信，脸馬上紅了，口吃得說不出話来)我……我……我……

王　荣　你眞会替你的队长出主意呀！啊，臭魚！你这是干了些甚么？亏你还是个青年，你不害臊嗎？

于　海　是队长叫我写的，不是我……我的主意。

王　荣　大叔虽然有些落后，我估量他还想不出这种主意，一准是你肚里的坏水。

于　海　(抵賴)咱肚里沒有这样坏水……

王　荣　你說，把青山騙回来干什么？

于　海　把他騙回家結婚，你不高兴么？守着爱人……

王　荣　我打你的嘴！你說正經的。

于　海　結了婚你就过来了。我寻思这也不是为了我自己，为了咱們的队，为了生产竞賽，所以我就写了。

王　荣　为了生产竞賽？你說得眞好听！这不是什么生产竞賽，这是胡来，这是既損人又不利己，这是严重的本位主义。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

于　海　那不有日期嗎，才写不大会。

王　荣　打算什么时候寄出去呢？

于　海　明天。

王　荣　你看多险哪！寄出去要惹出多少麻煩来。你又来找队长干甚么？

于　海　今天不是給你們一队拔苞米嗎，我来找队长要秤。

王　荣　(試探地)把場底子苞米都給我們啦，是不是？

于　海　(吞吞吐吐地)有……有点砂子泥，不……不多，可不是場……場底子。队长怎么分派，咱就得怎么做，服从領导嘛。

王　荣　难道队长叫你死你也去死？你不能跟他做思想斗爭？

于　海　我可不敢和他斗，我别扭不过他，他是你的老公公，你不好跟他斗么？

王　荣　行，我跟他斗。你可得听我的話，你要是不听我的話，我就把这封信声揚出去，这信可是你写的，不是大叔写的。

于　海　我的小辮子算叫你抓住了，我一定听你的話，你叫我怎么我就怎么。好嫂子！只要你不把信声揚出去就行。

王　荣　看你又耍貧嘴，嫂子嫂子的！

于　海　是是是！再不敢这么叫了，(以手打嘴)看你还敢乱叫，看你还敢乱叫！

王荣忍不住大笑。

于　海　其实早晚不得叫嫂子嗎？

王　荣　到时候再叫，現在不准叫！好，你赶快听吩咐！

于　海　是，是！

王　荣　你拉苞米回来捎一趟地瓜，我告訴你送給誰家你就送給誰家，听清楚了嗎？

于　海　听清楚了！

王　荣　把場底苞米給我爹送去，把那些不好的地瓜都給我大叔送来。

于　海　那能行嗎？

幕后解龙声："你們那队，就等张着嘴吃我們的粮吧。"王祥声："我們分你們苞米也不白分哪，也得給你們拔地瓜呀。"

王　荣　我大叔和我爹来了，咱們走吧，这里沒秤，我去給你找秤去。

于　海　好。（要走）

解龙、王祥齐上。

解　龙　走嗎，荣啊？

王　荣　回去装地瓜去。

解　龙　我告訴你的事你别忘了！

王　荣　不能忘啊。

王　祥　丫头，地瓜怎么个装法你記住了嗎？

王　荣　哎，都記住了。

于　海　（小声）什么事，什么事？

王　荣　你管什么事，快走吧。（与于海下）

解龙从柜里拿出来一个小包，慢慢打开。

王　祥　（望着王荣的后影）写写算算，哪一样也不在他們眼皮下，（掏出烟袋去烟簍籣里装烟）我这一年多亏她呀！要不是工作上就得难看，这回她去学習，管怎么的也得給孩子买双鞋！

解　龙　五元錢够啦？

王　祥　买双鞋还不够嗎？

解　龙　年青人都好漂亮啊，就不买双袜子，买塊香皂什么的啦？我看你拿十元錢去吧。

王　祥　今年我分的粮还差两个月吃的，少花两个吧，吃粮要紧

哪。

解　龙　行啊，有个截长补短的我給你想办法。（把錢交給王祥，回来又把錢包包好，放到柜里）你看看这个柜象小市場一样。

王　祥　我說我給你办个老伴嘛，你不干，到时候热湯热水的給你做好好的有多好啊！

解　龙　土埋半截子啦，还扯那个啦！

王　祥　怎么，你才五十多，六十多岁的还沒有找老伴的嗎？

解　龙　你还想叫你姑娘找一个后婆婆嗎？

王　祥　你这个老家伙，脑筋还沒开縫，現在是新社会，怎么还講前的后的呢？

解　龙　咱不扯那个喲，有房好媳妇比什么都强。

王　祥　“老头不离老婆，秤杆不离秤砣。”老光棍也不好受啊！亲家，我給你介紹一个怎么样？

解　龙　我实在沒有那个心思啦，我說亲家，只要你能帮我的忙，我的困难就能解决。

王　祥　你說吧亲家，只要我能办到的就行。

解　龙　我本来不打算张这个嘴，兒子又不在家，可是我实在处在难处，咱俩不是一天的啦，我就老着脸皮說吧。老亲家，你看叫小荣先过来怎么样？

王　祥　我沒想到你打了这个主意，你兒子也不在家呀！

解　龙　过去抱着公鷄上轎的不有的是嗎？

王　祥　那是老八板，現在还兴这个嗎？

解　龙　那么你能瞅着我难看嗎？

王　祥　我的姑娘沒天天照顧你嗎？

解　龙　总是不如过来好，孩子还少受点累。

王　祥　我的孩子我知道，这点活累不着。

解　龙　你是当參的当然不管啦，花轎一去，你就了心思啦，可是我当公公的这后半輩还得靠她呀。

王　祥　你呀，嘿嘿嘿！恐怕不是为了这个吧？

解　龙　那么你說我为了什么？

王　祥　我的老亲家，你的小尾巴一撅，我就知道你往哪飞，我給你說开了吧，你是想叫她过来頂你們队的妇女組长，把你們这一队拔个尖，别的队好坏你就不管啦，你呀，喝口凉水打打妄想的心吧！

解　龙　(气愤地)你这說些什么話！我要不在难处能跟你张这个嘴嗎？幸亏咱还在一塊受过苦，我眞沒想到你这样琢磨我！

王　祥　得啦，得啦，算我沒說。你兒子要是明天回来，我后天就把姑娘送来。

解　龙　那还用你說，我兒子要是在家，我还不找这份麻煩哩。

王　祥　就因为这个，我才不答应你这么办。

解　龙　怎么，你眞就一手包办了嗎？

王　祥　可是你也不能替你兒子娶媳妇啊！

解　龙　要紧的不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嗎？

王　祥　你有节骨眼我也有个节骨眼，我的老亲家，你这是想要我的好看哪！

解　龙　算啦，算啦，就算我沒跟你张这份嘴。小荣会体諒我的难处的。

王　祥　亲家！你眞是人事不通嗎？

解　龙　(气愤地)得了，得了，我的錯，我的錯！

王　祥　你别生气，我要走啦。咱倆交情还是归交情，以后我按时叫小荣来給你做飯洗衣裳。(下)

解　龙　(望着王祥的后影)这小子比我还鬼！

解龙独自生气，吸烟，但是烟袋不透气，掐个草棍透烟袋，还不透气，气的把烟袋一摔。正好二嬸上。

二　嬸　哎呀，媽呀！吓我一跳。大哥呀！我回家去越寻思越不对，这本是青山給小荣捎的藥。我吃啦，小荣怎么办呢？我看还是給她吧。

解　龙　她給你的你就吃了吧。

二　嬸　哪好那么办，再不我給錢吧。

解　龙　我不知道多少錢哪。

二　嬸　大哥，我头会兒有了言差語錯的，你可别往心里去呀，那也是話赶話赶的呀。

解　龙　我成天要生这个气还气死哩。

二　嬸　大哥，我怎看你象有点不舒服。

解　龙　(应付地)嗯，有点不好受。

二　嬸　一个人眞沒法，不請个医生看看哪？

解　龙　不用，大概是伤風了。

二　嬸　可别大意啦，这么大的岁数了，經不起三灾八难的，我給你做点辣面發發汗吧。

解　龙　不用啦。

二　嬸　大哥，你就别客气啦，誰还不求人哪。

解　龙　不要紧，死不了。

二　嬸　可别这么說，大哥，你实在支持不住，我去叫小荣来不好嗎？

解　龙　别老叫啦，沒过門的媳妇。

二　嬸　她不是常来嗎？老公公有病沒有人侍奉，叫媳妇来侍奉，这能說不在理嗎？

解　龙　拉倒吧，我沒有这个福。

二　嬸　你这是怎么的啦？我听你这話里有味啊。

解　龙　咳！我的命不好啊！

二　嬸　又想起大嫂子来了吧，这也算不了什么，我看有相当的还是找一个好。

解　龙　找什么，就这么混吧。

二　嬸　大哥，今天一队給咱拨地瓜嗎？

解　龙　是啊！

二　嬸　你不知道，大哥，家里孩子多，吃起地瓜来沒有够，你兄弟也愛吃，我寻思多分給我几百斤，那管别的东西少給我点呢也行。

解　龙　你想要多少斤？規定一个劳动日給四斤半哪。

二　嬸　还不得千八百斤哪。

解　龙　行哪，等一会看看，多給你点吧。

幕后牲口蹄子响，解龙从窗戶往外望。

解　龙　正好，小于送地瓜来啦。

于　海　（背了一麻袋地瓜上）大叔，給你送地瓜来啦。

解　龙　多少斤哪？

于　海　你分了五百斤。

解　龙　好，这包放这兒吧，那些都給我扛下屋去。

二　嬸　地瓜长的什么样，小于啊？

于　海　地瓜长的地瓜样唄，还能长出茄子样啦。

二　嬸　你个死臭魚，就能耍弄嘴。（想打开麻袋看）

于　海　哎，哎，这个你不能看，你不能看！

二　嬸　怎么还怕看么？（还想看）

于　海　（忙拦住）誰分的誰看，你分的在外头，走，走，我給你送去。（拖二嬸下）

解　龙　(得意地)这个熊孩子就能整这个事，大概給我分的尽是好的！(走近麻袋打开一看，尽是些小地瓜，气的拿了一个摔在地下，又拿了一个，又摔在地下，最后拿了一个地瓜举起)他媽的，王祥啊！你这个心眼长肋巴条上啦！就这样地瓜給我們送来？我非找他不可！(要走)

王　祥　(拿了一把苞米气呼呼上)好啊，亲家！你看这是些什么苞米？(把苞米放在桌上)

解　龙　好啊，亲家！你看这是些什么地瓜？(把地瓜放在桌上)

二人互相看了苞米和地瓜，又对看了一眼，各自納悶。

王　祥　(自語地)我告訴小荣不讓叫她大叔留地瓜，这是怎么闹的？

解　龙　(自語地)我告訴小荣叫她參别留头儿車的苞米，这是怎么搞的？

王　祥　亲家，这样的地瓜也給你送来了嗎？

解　龙　那么，这样的苞米也叫你分去了嗎？

王　祥　小荣沒告訴你不讓你留地瓜嗎？

解　龙　小荣沒說不讓你留头儿車的苞米嗎？

王　荣　(急上)參，咱分那些苞米，都叫社員給倒出来了！

王　祥　(奇怪地)啊？

王　荣　社員都說："队长这么办不对，好的都分給社員了，場底子队长自己留下，管怎么公道也不能这样办，都倒出来摻一摻，好坏大家均摊，坏的給队长我們良心过不去。"齐帮对手的都給倒出来了！

王祥和解龙对看了一眼，有些慚愧，低头不語。

幕后二嬸声："好啊，臭魚！准是你在这里头鬧的鬼。"手拿个二斤重的大白皮地瓜，拉着于海手跑上。

二　嬸　怎么尽給我一些白皮的呢？誰不知道紅皮的好吃，我非看看队长分的不可！

于　海　(坐在贓袋上)今个就不能讓你看！

二　嬸　我今天非看不可，为什么队长分的尽是紅皮的呢！(又去拖于海)

于　海　你瞎扯！

二　嬸　那么你怎么不叫我看？

王　荣　(把于海拉起来)你叫二嬸看看吧！

于　海　你看吧！

二　嬸　(打开贓袋一看，楞住)啊？(拿起一个小地瓜来)这……这……

王　荣　二嬸，我大叔怕社員吃亏，特意告訴把不象样的地瓜挑出来自己留下啦。

二　嬸　(不过意地)哪好这么办？

王　荣　行啊，当队长的要是斗心眼，光想自己討便宜，社員怎么办呢？高級社怎么搞呢？你說是不是，二嬸？

这时，王祥与解龙默默无言，心里明白了，互相对視，目光里透露出一种慚愧的感情。

二　嬸　(感动地)你們这两亲家，心地有多好，大哥，我从前錯怪你了！

王　祥　小荣啊，誰叫你拉那塊地的地瓜啦？拉回去！拉回去！

解　龙　小于啊，誰叫你拉那一堆苞米啦？快拉回来換換！

于　海　得啦，小荣，里外里咱倆賺个不是人。我就喜欢赶車，走，去拉去。(又轉回从柜里把信拿出来向解龙)哎，大叔，这封信我給你邮去吧！我早跟小荣姐認錯啦，可还是躲躲閃閃的往你身上推，我还得好好检討，你看这封信还邮不邮？

解　龙　(把信搶过来就撕)这倒是怎么搞的，你看这……

王　祥　哎，亲家，那么小荣这个事怎么办呢？

解　龙　(笑)往后誰再要提这个事，就不算人。

王　祥　那么你这个半身不遂的病好啦？人事也省啦？

解龙楞了一楞，瞧着王祥，二人大笑起来。

王荣与于海也笑个不止，二婶莫名其妙地楞了片刻，不自主的也随着笑起来。就在这笑声中徐徐落幕。

选自"春雷"1957年10月号

矿　　工

札賚諾尔　刘　才

人物：

张有和——四十七岁，采煤班长。

张大娘——四十岁，有和之妻。

张振刚——二十三岁，有和之子，掘进队长。

孙世英——二十岁，第二掘进队长。

王鳳茹——二十岁，坑口統計員。

一九五六年夏，某矿区。一間整潔的矿工住宅，正面有門，門上挂着一对奖状，門房有柜橱，上边放着暖水瓶。在門的另一边放着衣褂，上边挂着矿工的安全帽和一件雨衣。正中心是一双扇大玻璃窗，从窗戶可看到远处的矿井架和屋頂的輪廓。桌旁两把木靠椅。右側是通向里屋的門，挂着門帘。

幕啓：屋里沒人。少頃，孙世英拿着一卷紙上。

孙世英　咦，怎么沒人？（走向里屋門）张大娘，振刚在家嗎？

张大娘　（扎着围裙走出）喲！世英来啦，快坐下。（用围裙擦手）

孙世英　大娘，振刚沒回来嗎？

张大娘　沒有！这不刚下班連衣服也沒顧得換，就去开团会去了，这孩子自从成了快速掘进队长，一点閑空也沒有了。昨天晚上，划拉了半夜才睡。

孙世英　我大爷也沒在家？

张大娘　咳！爷倆一个样。

孙世英　大娘啊，等一会我振刚哥回来，你告訴他在家等我一会啊。（站起要走）

张大娘　看你这孩子，刚坐下就要走！你有啥事呀？

孙世英　（拿起紙卷）这不是，和大伙提出个改編劳动組織合理化建議，我想和振刚研究一下，他文化高又有經驗。

张大娘　他有什么經驗，你們哥倆还不是一个样嗎？

孙世英　我可赶不上他呀。（指奖状）你看他得的奖状！

张大娘　那你大爷还总批評他呢，这两天爷倆一見面就吵嘴。

孙世英　父子爷們还有什么說的。我大爷是咱們矿上的老前輩了，就連矿长都贊成，誰不說我大爷是个好样的。别說振刚，誰有毛病他也一样批評啊！

张大娘　你大爷呀，就是不知足，振刚多啥也沒完不成任务，这才得了奖状几天哪，他又說他落后了，大侄，你背地里也劝劝你大爷。

孙世英　好吧！大娘我走啦。

张大娘　坐一会吧，忙什么的。

孙世英　不啦，我还有事呢。（下）

张大娘　（看孙世英的背影）这帮小伙子啊，就像一群小老虎似的，一天忙的头不抬眼不睁的。（进內）

张振刚上。他煩躁的摘下帽子扔到床上，順手拉开桌子的抽屜翻了一陣，但什么也沒找到。

张振刚　（向屋里）媽！

——张大娘声："干什么？"

张振刚　我那张草圖哪去啦？

——张大娘声："什么草圖啊？"

张振刚　就是我昨天晚上画的那个。（一面翻着桌上的东西）

张大娘上。

张大娘　沒在抽屜里嗎？

张振刚　哪有哇，八成叫你練字划拉了。

张大娘　你别又賴我，我連"草圖"两个字还不認識了！

张振刚　眞是的，放到这怎么能沒啦。（又翻）

张大娘　行啦，你别給我乱翻，我来給你找。（她翻抽屜和桌上的書，仍沒找到圖）哪有啊，准是你拿到哪去啦。

张振刚　我根本就沒往别处拿，准是叫我爹給拿去啦。

张大娘　你自己放沒了就怨山神怨土地，你爹拿那玩艺兒有啥用。

张振刚　那放到这就能沒有？

张大娘　你别抓住旋風就是鬼！我連桌子边都沒沾，誰能給你动。

张振刚　（煩躁地）你說，这上哪去了？赶明个，我非买把鎖，鎖起来不可。

张大娘　沒就沒了吧！什么好东西那样着急，快洗脸吃飯去吧。

张振刚　媽，你看你說的，我还全指着它打响炮呢！

张大娘　快吃飯吧，丢了就再画一个。

张振刚　我为了它好几夜沒有睡好覚。

张大娘　沒不了呀！一会你爹回来問問他，也許是他拿去啦。快去吃飯吧，啊！（走到里屋門口又想起世英来）刚才世英来找你来啦，叫你在家等着他。

张振刚　找我！找我干啥？（坐下）

张大娘　叫你帮他研究什么合理化建議。（想了想）什么劳动組織法……

张振刚　啊！改变劳动組織？叫他找别人去吧，我沒工夫。

张大娘　你呀，就是不知道香臭，人家来找你是看你能行，反正是为了多出煤。这还不是好事！

张振刚　多出煤！誰不是为了多出煤，可是最近有人說我落后啦。

张大娘　(坐在兒子对面)誰說我兒子落后啦？

张振刚　还有誰，孙世英唄。

张大娘　你可别胡說，世英那孩子我知道，你們倆从小就在一起，那孩子心直口快，是个……

张振刚　哼！你看他外表装的可到挺像，实际一肚子坏腸子，当面不說，背地里使坏。

张大娘　不能啊，刚才人家还来找你呢！

张振刚　听他那一套呢。媽，你說他当上掘进队长才几天，什么事他都想拔个尖，这个也管那个也管，可管来管去管到我的头上来啦。最近赶上他們掌子好干，超过我們点，就不知道姓啥啦，背地里当王坑长說，我們接交班制度不好。当我參面也瞎嗆嗆，在支部会上也給我提意見……

张大娘　准是你有毛病，要不人家能說你不好么？

张振刚　我不好！媽，你等着吧，用不上十天讓他們都得这样(仰着脸)看着我。(走到里屋門口又停住)媽，等一会不管誰来找我，你就說我不在家。

张大娘　为什么哪？

张振刚　看，有事唄。

张大娘　我不会撒謊。

张振刚　媽，今天可是火候了，每分鐘比金子都貴，我得抓紧哪！眞是的，怎么草圖就沒啦呢！？(进里屋随手把門关严)

张大娘　行啦行啦，快去吃飯吧，(自語)这孩子眞是的。(收拾屋)

王鳳茹上。

王鳳茹　大娘。

张大娘　喲，鳳茹，快坐下。

王鳳茹　大娘，振刚沒在家嗎？

张大娘　(偷看里屋)他……他們都出去了。

王鳳茹　他刚开完会呀？

张大娘　到家打个轉又走啦。

王鳳茹　大娘，等他回来你告訴他，說我找他有点事。

张大娘　什么事呀？你跟我說吧。

王鳳茹　等一会我再来吧。(站起要走)

张大娘　鳳茹，到底是啥事呀？是不是我們振刚工作不好啦？

王鳳茹　噢，沒有，我是想跟他談别的事。

张大娘　(自語)别的事？

王鳳茹　大娘，他回来你可告訴他叫他等着我。(欲走)

张大娘　鳳茹，我們振刚他在……

王鳳茹　沒什么，大娘。在工作上挺好！我一会再来。(下)

张振刚吃完飯換了一身新衣服，从里屋走出。

张振刚　我爹还沒回来？

张大娘　沒有。刚才鳳茹来啦。

张振刚　誰？

张大娘　鳳茹。

张振刚　唉！你怎么不告訴我一声呢。

张大娘　我說你不在家她就走了。

张振刚　看！你怎么說我不在家呢？

张大娘　不是你告訴我的嗎？

张振刚　(想追出去，在門口遇上了张有和)眞是的。

张有和　振刚，你上哪去？

张振刚停下不語。

张有和　今天头班你們队进了多少？

张振刚　按规定超过三十。

张大娘　行啦，你别一回来就是生产，快去吃飯吧。（进屋准备洗脸水去了）

张有和　你滿足啦吧？（解着裹腿）

张振刚　不，按我們生产条件……

张有和　你还要什么条件？你們队里大多数都是党、团員，和有經驗的老工人，这就是有利的条件。我問你，为什么我們叫快速掘进队？

张振刚　爹，你得看看我們矿上的生产設备，現在还不是完全机械化的。

张有和　为什么孙世英一班就能达到二米五呢？

张振刚　那是赶上他們掌子的煤層軟，好干。

张有和　你怎么不看看人家劳动力，照你們队可差多了。这不是掌子好坏的事。

张振刚　爹，你老放心吧，在季度末評比时見，我們一定爭取成为全矿的模范队。

张有和　你先别去想怎样当模范吧，你先想想怎样能够加快掘进速度。怎样才能够多出煤。

张振刚　爹，你为甚么总看我不行呢？

张有和　哼！当爹的总不願讓他的兒子是个狗熊！可你看看你們队，最近像話嗎？啊？班和班就互不团結，出了毛病乱推，你呀，你說你这个掘进队长是怎么搞的？

张振刚　可是我們也沒落到計划的后边，哪个季度我們队都有

十几个人得奖。

张有和　正因为这样，你才脑袋有点晕了。你呀，眞丢脸！

张振刚　您放心，我一定保証完成計划，我有把握超过百分之七十。

张有和　你有什么把握？别說大話了。

张振刚　可不我研究个新办法。

张有和　(从口袋里取出草圖)你說的是不是这个？

张振刚　(喜出望外)对，对，就是它。(接过来)这个深打眼方法我們明天就試驗。别看孙世英拉下我們点，那也不过是暫时的。

张有和　对。咱們就来研究一下，(拿过草圖，比划着)你看看你这三环眼的角度对不对，你再看看爆炸效率够不够。一次能崩下多少貨来？

张振刚　(看圖，有些紧张)角度，爆炸效率……

张有和　是呀，你說怎么办吧？

张振刚　这个……

张有和　这个恐怕你連想都沒想，你的脑袋光想得奖表揚。

张振刚　(想了想)不，我去找刘技术員去。

张有和　你别去啦，我已經叫刘技术員看过了，他也沒有好办法。

张振刚　……

张有和　我看你还是先去找孙世英，他研究的改編劳动組織建議是很有把握的，不但能够避免交接班时的混乱，还能提高劳动效率。再把你这个草圖給他看一看，叫他帮你想一想办法。他研究那个对咱們整个队都有好处。

张振刚　找他？我不去。

张有和　为什么？

张振刚　还是您帮我研究吧。我是掘进队长，我不能跟在别人屁股后边跑。您先吃飯吧，我还有点事呢。（下）

张有和　（看着振刚的背影自語）这孩子一身的驕毛，眞該捶打了……

张大娘上。

张大娘　你怎么还不洗脸，水都凉啦。振刚呢？

张有和　躲出去啦。

张大娘　哎！你一回来就訓他，眞不知道你这是安的什么心。

张有和　这都是你把他慣坏啦！看誰也不如他，鬧个人英雄主义！

张大娘　我不懂你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反正我兒子在矿上沒丢过脸，今年都二十多了，連个对象还沒有呢！你就不替孩子想想？

张有和　（靠近大娘）可我也沒反对他搞对象呀。

张大娘　都是二十多的大小伙子啦，你还总批評他。

张有和　那我快五十了，你应当打个佛龕把我供起来了。

张大娘　你就不会替孩子张罗张罗。

张有和　我怎么张罗，那是孩子自己的事，我还能到大街上喊嗎？哎——我們孩子二十多了，姑娘們快跟我孩子搞对象吧。你說这象話嗎？嗯？（笑）

张大娘　你不管有人沒人就批評他，他能抹得开嗎？

张有和　哎呀！和你也講不出个道理来，我要洗脸吃飯啦。（拿草圖进內）

张大娘　（向里屋指点）你呀，你呀。

王鳳茹上。

王鳳茹　张大娘，振刚沒回来？

张大娘　喲！鳳茹来了，快坐下。他回来了，跟你大爷吵了一

頓，气走了。咳！这个死老头子，一見面就連怨帶損的。

王鳳茹　那是恨鉄不成鋼啊！

张大娘　他那个倔脾气眞是越来越大了。

王鳳茹　还是振刚有毛病，要不我大爷能批評他啦；有了毛病我大爷能瞧着不管嗎？我大爷是咱們矿上的老工人，誰不知道张有和班长是个鉄劳模，咱們这里的小学生都把他編成歌了……大娘，振刚說沒說上哪兒去啦？

张大娘　这孩子和他爹一样，整天忙着生产，除了吃飯是他着家的时候。昨天晚上还划拉了半夜呢！

王鳳茹　划拉了半夜？大娘，你知道他画什么来的？

张大娘　我那懂啊！（一边說一边拿暖水瓶給鳳茹倒水）也不知道又創造什么呢？咳！这个家要沒有我这个老婆子，他們爷倆連飯都吃不上。可我呢，每天还得学两个鐘点的文化。鳳茹，你說我这个家要有个兒媳妇該多好啊！

王鳳茹　你老忙啥，慢慢还能沒有嗎！

张大娘　可是到現在連个影子还沒有呢。

王鳳茹　也許早就有了，还沒有当你老說呢。

张大娘　振刚的脾气我知道，有了还能不告訴我嗎？（想了想）鳳茹，大娘托你点事，你看要有合适的就給我們振刚介紹一个。

王鳳茹　（有些害羞地）大娘！

张大娘　看你还害啥羞呀！大娘就托你当个介紹人。

王鳳茹　好吧，我給他介紹一个。

张大娘　你不知道啊！当老人的就是这样，盼着兒子早点結了婚，就了啦老人的心願啦。

王鳳茹　大娘，我一定給他介紹一个。

张大娘　那可好了。(走近鳳茹)你先告訴大娘是誰家的姑娘?

王鳳茹　等妥了再告訴你。現在我也不知道誰能行啊。

张大娘　你一定知道,你們姑娘們在一起还有不唠这碼事的。你說,这姑娘識字不?

王鳳茹　現在的青年人还有不識字的嗎?

张大娘　她在哪个部門工作?

王鳳茹　还能出了咱們矿区呀。

张大娘　(靠着鳳茹坐下)我們振刚認識她嗎?

王鳳茹　(脫口而出)早就認識了。

张大娘　哎呀,早就認識啦!

王鳳茹　(有些脸紅)不,認識不久。

张大娘　啊,認識不久?

王鳳茹　嗯!認識不久。

张大娘　她做什么工作?

王鳳茹　……大概也是……也是个統計……这个姑娘……噢,还常当我面打听振刚的工作和学習,可是最近听說振刚有些驕傲了,这个姑娘对他很有意見。大娘啊,你得背地里好好劝劝振刚,别叫他一个人背地里研究,不願和别人合作。

张大娘　来,孩子,你喝碗水。(去取暖水壺)

王鳳茹　大娘,我这还有呢!

张大娘　咳,看看我,眞是的!(走向鳳茹)你要是給办妥了,大娘可得好好謝謝你呀,刚才世英来找他研究什么建議,他就是不願和人家研究。这孩子就是脾气不好,可是生产上不落后,(张有和由里屋出来)工作怎么累也不說熊話……

张有和　鳳茹来啦?

张大娘　可我們振刚……

张有和　你又在夸你那宝貝兒子哪！(向茹) 鳳茹，你爹在家沒有？

王鳳茹　在家呢，刘技术員也在那。

张有和　啊！正好我想找他和你爹嘮嘮呢。(走到門口又回来，拿出振刚的草圖遞給鳳茹) 給你，你把这个草圖交給世英，叫他看看，有問題卡住啦，叫世英帮他研究一下。

王鳳茹　大爷，振刚他能同意嗎？他和世英……

张有和　不要紧。他要問你，你就說我給你的。(下)

张大娘　这個老头子一张嘴就是計划、生产的。(向茹) 鳳茹，你坐一会，振刚快回来啦，我去收拾一下东西去。

王鳳茹　大娘，我帮你收拾吧。

张大娘　我自己来吧，你工作了一天不累嗎？

王鳳茹　不累。

张大娘　快坐吧，我自己来。(推鳳茹坐下。下)

王鳳茹　(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子向外看了看，自語) 他怎么还沒回来？

孙世英由外边上。

孙世英　哎，你多嗌来的呀？

王鳳茹　刚来呀。

孙世英　振刚沒回来？

王鳳茹　沒有。

孙世英　沒有？(不相信的走到里屋門口看了看) 怎么还沒回来？(想了想) 哎，鳳茹，他到哪去了？

王鳳茹　我怎么能知道啊？

孙世英　你們两个不是……

王鳳茹　怎么的？

孙世英　不是刚开完会嗎？

王鳳茹　可是开完会他就跑啦！世英，你提出那个改編劳动組

織的合理化建議怎么样了？

孙世英　这不，(拿出建議)我正想找他研究研究，看有甚么問題沒有。

王鳳茹　还不行嗎？不是合理化建議委員会都通过了嗎？

孙世英　通是通过了，因为过去也是振刚向我先提出来的，那时候也沒有人注意这个。

王鳳茹　可是振刚最近不象过去了，总是坚持自己的意見。最近队里交接班制度也混乱，别人給他提出来，他还不接受。

孙世英　这个我知道，所以这份建議我才交給振刚，先叫他們队做实驗，这对咱們整个矿都有好处。

王鳳茹　那好。世英，你先坐着，我帮大娘收拾一下屋子去，等他回来咱們好好和他談談。

孙世英　好吧！

王鳳茹　(走到屋門口停住，向孙)世英，张大爷給我一个草圖，說是振刚研究的，他叫我交給你。(遞給世英)

孙世英　(接过草圖)好啊！(看圖)这是深打眼方法。

王鳳茹　张大爷說，也不知那地方沒弄通，你看他这玩艺兒能行不？

孙世英　(看了一会)能行！不过角度有問題。不能發揮爆炸效率。

王鳳茹　那你說可得怎么办呢？

孙世英　有办法，鳳茹，我这就回去帮他搞去。这玩艺要研究成了，咱們的掘进效率就更能提高了。

王鳳茹　哎呀！那可太好啦。

孙世英　振刚虽然脾气有些古怪……。鳳茹，給你。你把这个建議書交給他吧，我这就去！(下)

王鳳茹　好吧，你回去順便告訴我爹一声，說我等一会回去，——

孙世英声：知道啦。

王鳳茹进里屋，张振刚上。

张振刚坐在桌前倒水喝，然后翻書，一不小心把茶碗碰翻。张大娘应声而出。

张大娘　看，把碗弄打了吧？

张振刚　（拾起）

张大娘　你一回来就翻，也不知你翻个啥。

张振刚　有事唄。

张大娘　（小声地）鳳茹来啦。

张振刚　啊，在哪呢？

张大娘　走啦！

张振刚　看，走啦你还說她有甚么用，眞是的。

张大娘　（神秘地）刚才鳳茹說要給你介紹个对象呢。（王鳳茹一露头听見娘語又退了回去）

张振刚　介紹个对象？

张大娘　說也在矿上工作，还認字，是个統計員。人家說那姑娘可好啦！說和你早就認識。

张振刚　認識？

张大娘　人家說那姑娘对你有意見呢，說你驕傲啦。

王鳳茹伸头看，表示着急的样子。

张大娘　以后你工作可往好里干，眼看都二十几岁啦。

王鳳茹在屋里有些沉不住气了，喊：大娘，水开了。

张振刚　哎，鳳茹。

鳳茹走出。

张振刚　媽，你看……

张大娘　（一时答不上）哦，哦……

王鳳茹　大娘可眞有意思。

张大娘　对啦，有人說你驕傲啦。喲，水噴出来了。（急进內）

张振刚　你看我媽今天是怎么啦？

王鳳茹　不知道。（拿出世英給的合理化建議書遞給振刚）这是世英研究的改編劳动組織合理化建議，上級批准啦，他征求征求你的意見。

张振刚　批准啦？（不理睬地）批准就批准吧，我能有什么意見。

王鳳茹　振刚，你这样做不对。人家世英在会上給你提了几个意見，也是为你好。再說你根本有缺点，人家世英队已經把你們拉下二十个啦。

张振刚　哼，他那两下子沒有什么了不起的，赶上掌子条件好了点就驕傲起来了。

王鳳茹　那你为什么沒把人家拉下呀？

张振刚　这个你别着忙，我一定叫流动紅旗在我們队里扎下根。模范掘进队是我們的。

王鳳茹　你有什么把握，說的这样肯定？

张振刚　把握当然有啦，鳳茹，等到那时候咱俩再結婚。我媽現在还不知道呢，她老人家要知道了一定会高兴，

王鳳茹　你想的可太美了。

张振刚　鳳茹，我研究个新办法！

王鳳茹　什么新办法？

张振刚　长釬子深打眼。

王鳳茹　你研究成了嗎？

张振刚　差不多了。

王鳳茹　差不多了？你下这么早的結論有甚么用，現在在眼前

摆着改編劳动組織建議你都不理睬，硬想个人露一手。

张振刚　鳳茹，你不了解我。

王鳳茹　我了解你，振刚。你最近不象过去了，队里交接班有問題，别人向你提出意見你还不接受。这样繼續下去会坑了你的。

张振刚　这个我知道，都是孙世英背地里搞的，他忘了过去我們在一起拣煤核了。現在他能耐大啦，可是你叫我跟着别人屁股后头跑那絕对办不到。

王鳳茹　振刚，我不同意你这种想法。你，你是个团員，这样做会……。

张振刚　算了，你向支部彙报吧，讓他們处分我吧。

王鳳茹　要求你对别人虛心一些，对自己严格点。

张振刚　我怎么的啦？

王鳳茹　問你自己吧！

张振刚　你别听别人瞎喊叫，我这个深打眼方法要成了，他們立刻就得变样。

王鳳茹　他們？他們是誰？你为什么不替全矿着想呢？

张振刚　难道这是为了我个人哪？

王鳳茹　可是你看到的就是你这一个队。

张振刚　謙虛是对的，可是做出了成績就是成績，一个队做出成績来也是全矿的荣誉。

王鳳茹　我不明白你这叫甚么荣誉。

张振刚　你慢慢就明白啦，等我參回来把草圖給你一看，你就知道啦。(和藹地)来，坐下吧，我知道你的意思，用不上几天保証能达到你对我的要求。

王鳳茹　算啦，张大爷已經把草圖給我看过了，我給孙世英啦。

张振刚　什么，你給他干啥？

王鳳茹　你沒弄对，叫别人帮助你还不好？

张振刚　我这回算明白你啦。原来你們倆一条心来搞我。在团委会上你也批評我，原来还是这样！

王鳳茹　可是你……

张振刚　你怎么交給他的怎么給我拿回来，咱倆沒話。

张大娘　(聞声而出)怎么的啦？

张振刚　(拿起世英的建議)給你，交給他，我不希罕这玩艺。我們倆是两条道，他走他的我走我的。

王鳳茹　振刚，我眞沒想到你会变成这样！

张振刚　怎么样？

张大娘　你呀，你这个脾气也不知道象誰？世英他爹活着的时候，跟你爹都是老朋友了。一塊鑽窑洞子，一塊受把头的气，老哥倆从来都沒紅过脸。别說他是为了咱們矿上多出煤，就是他个人求你，你也不应該碰人家呀！

张振刚　都說我不好！誰不是为了多出煤呀？(向茹)你赶紧給我把圖拿回来。

王鳳茹　张大爷叫我給的。

张振刚　我爹叫給的也不行……

张有和上。

张有和　是呀，我叫她給的怎么样！

张大娘　你别一回来就吹胡子瞪眼的。孩子是我养的，用不着你給瞎管教。

张有和　你寻思我回来和他打架呀！孩子是你的可他也是我的，我不能看着他走下坡路，給咱們全家丢脸。

王鳳茹　振刚，我明白你了，你想用这个深打眼方法压别人一

头，今天在团支委会上大伙批評了你，我心……

张振刚　反正我們都不能互相了解，唉，算了吧！

张有和　你給我住嘴！

王鳳茹　振刚，你……好吧。（急下）

张大娘追出。

张大娘　鳳茹，鳳茹！（下）

张振刚想要溜走，被有和叫住。

张有和　振刚，你别走，咱爷俩今天得好好談談。

张振刚走回坐在椅上。

张有和　我看你想把掘进队搞垮，你眞給青年团丢人，你……

张振刚　可我沒完不成任务。

张有和　你自己瞧着吧，就象現在这种情况用不上三天，你这个模范就得变成麻煩！

张振刚　不就是孙世英最近超过我們二十个，这不过是暫时的。再說……

张有和　我不是看你叫孙世英給拉下啦，我生你气，我是看你这种驕傲情緒，看不起人的思想……

张振刚　爹，你說我看不起誰啦？

张有和　你的眼里只有你自己，只有你这个掘进队。你忘了你这个模范称号是誰帮助你得来的。

张振刚　我不象孙世英。

张有和　怎么的，人家不如你？

张振刚　他为啥当您和王坑长講我，支部会上也提！您說这叫甚么思想？

张有和　这是敲打你这种洋灰灌的脑袋。只看到自己看不到全面，人家提出的合理化建議对整个矿都有好处，亲自送到門

口来，你都不采納。就自己抱着个深打眼方法想要超过别人，显显威風！誰帮助你，你都認为这是害你，夺你的功劳。

张振刚　爹，您别說了，我不好，我走还不行嗎？（收拾东西要走）

张有和　（看了看也火了）走吧！現在快給我走。我这个家不存你这堆料。

张大娘　（由門外上）你这是發的什么疯呀，放着好日子不过，一天穷吵。

张有和　（向刚）你現在翅膀硬了！你今后别想登我的門！你看我沒有你能不能过！

张大娘　（往里屋推有和）行啦，行啦，你可别吵啦……

张有和　（向刚）你这是当了掘进队长，将来你要当了局长就得把你爹給开除了。

张大娘　（向和）你还有完沒有啦。（把张有和推进里屋，指点老头）你个老不知足的，孩子在矿上哪点干坏啦？你这样說他？（發現振刚收拾东西要走）行啦，你叫我省点心吧！（把东西搶过来）鳳茹算教你得罪啦，刚才人家鳳茹还說給你介紹个对象呢，就象你这个穷脾气人家誰能跟你呀！

张振刚　（难过地）媽，您别說啦。

张大娘　我眞不知道你打的甚么主义，你快把那圖給我烧了，放着好好的活不干，穷嘮叨，惹的四邻不安，老的少的都叫你得罪了。

张振刚　（忍着气）媽，我先上独身宿舍住些日子……

张大娘　行啦！你能不能叫我多活几天呀！

张振刚拿起东西往外走。孙世英由外跑上。

孙世英　成了，成了。（和振刚碰个滿怀）哎，这是怎么的啦？

张大娘　世英，你看我們这个家，还象个过日子的嗎？

孙世英　为甚么呀，大娘？

张大娘　还不是为了研究那张破圖開的嗎！把鳳茹也給得罪啦，爷俩不住嘴的吵。怎么說也不行，非得往独身宿舍搬不可。

孙世英　这还有啥吵的。振刚，研究成了，王坑长和刘技术員他們都說能行。明天叫你就实驗。

张振刚　（接过草圖）……

孙世英　这回咱們有了这个办法，再加上那份建議，咱們一班就能进三米啦。鳳茹交給你那份合理化建議你看过了吧？怎么样，能行嗎？

张振刚　我……

张有和　（从里屋上）恐怕連看都沒看。振刚，这回你該明白世英对你是好是坏啦吧？你总以为别人都不如你，給你提意見是搞你。

孙世英　大爷，你不用說啦。（走向振刚）我知道你为啥生我的气，我覚得咱俩都是在一起长大的，說也是为你好。振刚哥，你别往心里去，我就是有不对的地方你也应当担待。咱們主要的是为了咱們全矿的生产計划着想！

张振刚　世英，我，对不起你！

张有和　应当仔細想一想，咱們家从你爷爷到你这是三輩子矿工了，你寻思当一个矿工是那么好当的嗎？

张大娘　都叫你們鬧的，把人家鳳茹也給得罪了。

孙世英　大娘，鳳茹也生气啦？

张大娘　因为那张圖，俩人也火了。

孙世英　不要紧，大娘，我去給你找回来。（下）

张振刚　（向外喊）世英！

张大娘　别喊啦，都怨你，还喊啥！

张振刚进屋。

张有和　哎，你去上街打点酒买点菜，一会有客人来。

张大娘　我不去，就說你饞得啦！

张有和　是眞的呀！

张大娘　那到底是誰呀？

张有和　你不是常惦念給振刚找个对象嗎？这回就該来啦。

张大娘　那到底是誰家的姑娘啊？

张有和　哎，刚才不还来了嗎？

张大娘　啊！（喜出望外）你說的是鳳茹！哎呀，你怎么不早告訴我呢？

张有和　那是孩子們的事。

张大娘　我可得預备預备。（进內）

张有和　（高兴地拿出香烟吸着自語）这小子要不好好捶打捶打还是改不过来！

大娘提籃上。

张大娘　我走啦。一会要来了可好好劝劝。

张有和　别忘了再給我打点白干。

张大娘　你就忘不了这个。（下。在門口碰上孙世英和王鳳茹）啊，鳳茹，你别生振刚的气，他不懂啥，一切事都看大娘我啦。

王鳳茹　大娘，我也沒生气呀！

张大娘　哎，可别說了，刚才都气跑了，我追你老远也沒追上。

孙世英　哎，振刚上哪去啦？

张大娘　在里屋呢。

孙世英　怎么还藏起来了。（进內）

张有和　鳳茹，你别生他的气，他是个四六不懂的人。

王鳳茹　大爷，我不生他的气。

孙世英推出振刚。

孙世英　来，快見見面吧！

张振刚　（走向鳳茹，大胆地）鳳茹，都怨我，錯怪了你和世英。

王鳳茹　……

张有和　鳳茹，你明天給我好好統計一下，看咱們这群小伙子能出多少煤。

——剧　終

选自“矿工俱乐部”8月号

异路人

温小钰

人物：

胡兴泰——五十多岁，印刷厂老排字工人，老党員。

李秀蓉——胡妻，五十多岁。

郭新城——排字車間党支部書記。

胡金生——胡的养子，烈士金广平之子。二十二岁，文科大学生。

黃　英——金生女友，二十一岁，文科大学生，反动刊物"强力"編委。

学生男——北京大学学生。

学生女——北京大学学生。

布景：

这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是老胡家吃飯放杂物的地方。正中一扇通外面的門，門外隐約可見一些花草。台左一門通老胡夫妻臥室，門上挂着一塊干干凈凈的浅花門帘。靠墙立着一个柜子，碗筷、針綫盒子、罐子，都放这里。台右有一小窗，窗下搭一小床，平时用毛毯盖住，金生回来便睡在这上面。屋子中間有张方桌、几把椅子，是吃飯的地方。

幕起： 初夏的早晨。阳光灿烂，鳥雀爭喧，屋里靜悄悄的。家俱都擦得發亮，一望而知，主妇是十分勤快的。稍停，胡兴泰从左門伸出头来张了张，断定老伴还沒回来，便走出朝門口溜去。他是个矮小的老头，嘴上稀疏有几根胡子，爱說爱講，有时还带点婆婆媽媽气。乍一看去，覚得他是个粘糊糊的人；但是那一对又深又小、炯炯有神的眼睛，会告訴你他很精明干練，在問題的节骨眼上，可是一点也不含糊。他正溜到門口，猛不防李秀蓉提着菜籃进来，把門

堵住了。

李秀蓉是个胖胖的老太太，看上去她比自己的岁数，显得年輕。解放前她逃过荒，要过飯，帮过人。残酷的生活并沒有摧毁她，解放后生活安定了，她便一天天胖起来。看上去她比丈夫能干得多，可骨子里她是个心慈面軟的人。老两口子二十多年来，在生活細节問題上，总是她占上風。現在她就当門堵住，像一道墙。

李秀蓉　哪兒去？

胡兴泰　（只得站住）你菜都买回来啦！（伸头看看菜篮）

李秀蓉　作了一宵夜班，不睡覚，大清早又上哪兒去啊？（走到桌边放下菜篮）

胡兴泰　（不由得跟过来几步）我，我睡不着，出去蹓蹓。（走）

李秀蓉　回来！

胡兴泰　（回头看了她一眼，摇摇头走回）干嘛？

李秀蓉　扣上，領扣扣上！

胡兴泰　本来就沒有扣子，叫我往哪扣？

李秀蓉　都五十多岁了，还这么邋邋遢遢的。等着給你縫上。

（走到柜边，取出針綫）

胡兴泰　唉，你别費事了，我还急着要走哪！

李秀蓉　着什么急呀！（穿針引綫）

胡兴泰　（不响，朝外走）

李秀蓉　哎，你到底上哪兒去？

胡兴泰　（无奈）厂里，厂里去看看。

李秀蓉　刚下夜班又去厂里，整天就惦念你那个厂，連休息都不管了。回来！不許去！

胡兴泰　人家有急事，你还……瞧你說話的那神气，就像个元帅似的。

李秀蓉　我就是領一个兵的大元帅，快脫下来吧。(帮他脫)你有什么急事？

胡兴泰　昨兒夜班的事，我不放心，你快点吧！

李秀蓉　夜班什么事？

胡兴泰　回来告訴你吧，我現在沒情緒。(搶衬衫)

李秀蓉　(一手紧紧攥住)你还老封建，瞧不起我們妇女是怎么的？

胡兴泰　瞧瞧，动不动就給人扣大帽子，你呀！

李秀蓉　我呀，我怎么啦！(得意，她拿过衬衫縫起来)在家就得听我的。

胡兴泰　(吸了口气)你这个人，眞沒法子。好，告訴你吧，昨兒晚班，我們接了北京大学一个刊物，叫什么"强力"的稿子，我和小张才排了几十个字，就排不下去了。喃，你不知道，那里說些什么呀，乱七八糟，什么要用火烧了現在的一切啦，什么憤怒，沉重，痛苦……啦，就像要造反似的……这些大学生，他們脑瓜子怎么长的！我和小张就沒給排下去，給日班留了个条。这会兒，得看看去。

李秀蓉　(快手快脚地縫好，懂事地)瞧你，不早說，这事是耽誤不得的，快去吧！(帮他穿)烟带啦，火柴呢？

胡兴泰　(走到門口又回来)哎，我說，金生这孩子，好久沒有回来了吧？

李秀蓉　可不，都快一个多月啦，連个信兒也沒有捎回来。

胡兴泰　不知道他这两天在学校里干些啥？这孩子啊，心眼兒活啊，都是叫你給慣坏的。

李秀蓉　心眼活，才念得好書呢！

胡兴泰　你得啦。

李秀蓉　(突然想起了什么，兴奋地)哎，那天东头老赵說，好像是在电

影院里見过他，和一个女的在一起。我看啊，八成是为了那个事——交上朋友啦！

胡兴泰　为这个事倒好了，就怕……这孩子，虽說不是我們亲生，可从小就是当亲兒子一样扶养大的，眞舍不得罵他，我一火了，正想开口，就想起他那死去的亲爹——我們的金大哥，唉，我就一句厉害話，都說不上来了。近两年来，他不大像先前那样啦，爱吃爱穿，花起錢来可不仔細啦，也显得挺傲气的，不听話了……。

李秀蓉　（急制止，四下看了看）得，这种話往后就别提啦，别讓传到金生的耳朵里去，你走你的吧。

胡兴泰　（仍旧念叨着）这孩子……（下）

李秀蓉拿起菜籃里的菜，預备去洗。郭新城上，他手里拿着一封信。

郭新城　（压低嗓門）嫂子，老胡睡着了嗎？

李秀蓉　（头也不抬地）沒睡，刚走，一大早起来上厂里去啦。

郭新城　这……（欲走）

李秀蓉　有啥事啊，說吧，告訴我一个样。

郭新城　大学里来了封信，要請个工人去給学生們講点什么，好了解了解我們工人的生活，我們工人对事情的看法。刚才研究了一下，决定要老胡去一趟。

李秀蓉　（高兴起来）这么說，我們老胡要去作报告啦！

郭新城　可不，大概还得求你給动員动員。

李秀蓉　（一撇嘴）他呀，算了吧，連句干淨利索的話都說不上来，成天嚕里嚕嗦的，誰知道他能說个啥呀，胆又小，見那么多人不早就把話給吓回去了……再說上大学作报告，哪是容易的呀！人家都是有学問的人，知道的还不比咱們多。

郭新城　話不是这么說，老嫂子，最近他們当中有些人这里（指

脑子）有点不通，咱們不該管嗎？再說老胡解放前和学生打的交道也够多，帮他們印传单，印秘密刊物，他們的事，他也清楚。以前那些艰苦的斗爭，他正好去講講呀！得，你再合計合計，我这就找老胡去。回見。（下）

李秀蓉　慢走啊！（自己念叨）老胡作报告！（不禁笑了出来）眞是乱弹琴，还不如叫金生写个稿子什么的，他照着念去呢！

她說話的时候，金生和黃英上。胡金生，中等以上身材，寬肩膀，一脸聪明样，灵活的眼睛，薄嘴皮，穿一件白衬衫，浅灰长褲，十分清潔漂亮。除了那一双大手外，几乎看不出他当过学徒工的痕迹。这时金生有意走快几步，把黃英拉在門外边。

胡金生　媽！

李秀蓉　（惊喜地）金生！怎么，今天回来啦，沒課？你呀……

胡金生　（急忙）媽，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李秀蓉　（發現站在門口的黃英，又是意外，看了金生一眼）这是……

黃　英　（停止了打量屋子，大大方方地走上前来。她可說是个漂亮的姑娘，穿得入时，显眼，一眼看去，她很随和，但和她处久了，你便会感到在她眉宇之間，有一股逼人的傲气，这使她在生气时，变得凶光滿面，她的眼珠好像时时在流动）我叫黃英。（热情地伸出手去）

李秀蓉　（欢喜得不知怎么才好，把手仔細擦了擦，这才伸过去，黃便捉住它，大搖起来）哦，黃鶯兒，这名字眞好呀！哦……你先坐坐，屋里乱得很，（拾掇茶盘，带笑地埋怨）金生也眞是，干嘛不先挂个电話？（对黃）好孩子，您别見笑……

黃　英　别客气，我是很随便的人，不講究这些。

李秀蓉　那，那好，我沏茶去。（下）

黃　英　你母亲挺有意思。

胡金生　（高兴地笑了，轉身向門外）媽，爸爸呢？

李秀蓉　(在門外)到厂里去了，夜班回来，沒顧上睡覚，說是为了什么……学生刊物的事，一会就回来。

黃　英　(高兴地对金生)学生刊物，一定是赶着排"强力"去了。誰說工人不贊成我們？金生，你看，我还要你带我来找你父亲談談呢。走，看看去。

胡金生　忙什么，小刘不是已經到厂里去了嗎？歇会兒吧，你这一礼拜已够嗆的了。昨兒还熬了个夜呢。

黃　英　是啊，(摸了摸脸，有点可怜自己)都瘦了，可是我一想到"五·一九"以来民主运动轟轟烈烈的情况，一想到那些演講啦，辯論啦，那些頑固脑袋，我不知怎么的就渾身是劲。(停了停，故意問金)近来我变丑了吧？

胡金生　不，小英，你又来故意問我，又要我称贊你了么。你知道，你刚才講話的样子，眞是太……你眞是个很容易激动的人。

黃　英　有人說过，爱激动的人要短命的。

胡金生　看你眞孩子气。

黃　英　不过这也比那些四平八稳、刻板公式的人要好得多，你說对嗎？

秀蓉提茶壺上。倒了两杯茶，又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大罐，抓了两大把葵花子摆桌上。

李秀蓉　(不好意思地)吃吧，姑娘，沒什么好的招待你。这瓜子是我特意炒了为金生留着的。你别看他，都这么大个子啦，(疼爱地)还像个毛孩子，就爱嗑瓜子啦，炒豆啦的。

胡金生　媽媽。(黃笑。秀蓉轉身收拾柜子)

黃　英　(嗑瓜子，不覚皺眉，輕声对金)我不吃这个，怪干的。我餓啦。

胡金生　我倒忘了。(走向秀)媽，我們还沒吃早飯呢。瞧，都快餓

瘾了。

李秀蓉　怎么不早說？我給你們烤两个饅头。

胡金生　不，媽，上合作社买点心吧，(不覚掏出皮夹，欲給秀錢) 她不吃饅头。

李秀蓉　(一把推开他的手)你这是干什么，我有錢。(对黃)唉！你坐坐。(不好意思地)金生这孩子，有人来也不跟家里說一声，也好准备准备。(下)

黃　英　你媽挺喜欢你。

胡金生　嗯。

黃　英　你們家很好。

胡金生　怎么，你已經看出来了。你喜欢嗎？

黃　英　(順口溜似地) 当然喜欢。看，你爸爸多进步，对我們的刊物那么热心，你媽又挺和气。

胡金生　我也沒有想到，我爸爸一向就是……照你的說法是挺教条的。(笑)你知道，他成天除了工厂就是家里，除了家里又是工厂。哪兒也不去，整天就是开会、生产、学習，就和我媽，他也光談这些。

黃　英　是嗎，那眞枯燥死了。你怎么呆得下去呢？

胡金生　他們很爱我，我也爱他們。因此，尽管我有时覚得家里很沉悶，但我願意陪着他們。(眞誠地)小英，你和他們处熟了，你就会知道，他們有多么誠实和直爽。

黃　英　这是說，他們并不有趣。

胡金生　(苦笑)这要看怎么說了。

黃　英　那你，你不能在他們生活中引起点新的什么。比如說，应該过更有文化的生活。你在家还像在学校那样，常爱唱歌嗎？

胡金生　有时也唱。不过爸爸不喜欢听我們唱的那些姑娘啊，爱情啊，月亮啊。他自己高兴时也唱歌。

黄　英　（感兴趣地）他唱什么？

胡金生　（調皮地学）他就像这样，（嗽嗽喉咙，咳一下，直着脖子，一本正經地唱）“咱們工人有力量，嗨，咱們工人有力量。……”

黄英大笑。

胡金生　（不高兴地）你笑什么？他就喜欢这些有力的歌。

黄　英　哎喲，我的眼泪都要笑出来了。现在他还唱这种歌！（怜憫地开玩笑似地）我可怜的有才华的小金生，你怎么呆得下去呢？如果是我的話，我就得憋死了。（突然严肃地）不，金生，这一点也不可笑，这种事情，实际上是很叫我痛心的。

胡金生　怎么？小英。

黄　英　想想看，在全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家庭啊……是的，我們人民的生活过得不丰富，不好。就拿你爸爸来說吧，你告訴过我，他撿字就撿了十几年，接触过不少文章，又是老党員，也許，在政治上，他是先进的；但是在生活中，你看，多么貧乏落后啊！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嗎？为什么几乎每个党員身上都有这样的矛盾？

胡金生　每个党員？

黄　英　（激烈地）当然是每个党員。光看看我們班上就够了。他們都像小老头似的。現在，人們生活过得并不丰富。可是以前呢……我們家有一架大鋼琴，常常在晚上的时候，我媽媽弹琴，我們就唱起歌来了。（被自己的講述迷住了）我們那时唱各式各样的歌，中国的，外国的。那时，我覚得生活就和那些歌一样，各有各的旋律，都是不同的，作曲家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人們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唉，一个人要能爱干嘛就

干嘛，那多好。

胡金生　(賣备地)小英！

黃　英　(不理他)可是現在，我一談起这些，他們就說我是資产阶級思想。豈有此理！是的，人是給一种說不出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一种无道理的互相猜忌束縛住了！我告訴你，这是个普遍性的、社会性問題。它的根源就是……

胡金生　就是你所說的社会制度？！

黃　英　当然是社会制度。

胡金生　不，小英，我不同意你这种說法，这怎能归結为社会制度呢？也許，我們的生活不够丰富，可是，生活是根本的改变了呀，你难道看不出来，現在的生活比解放以前的生活情况，这眞是翻了个个兒呢。

黃　英　比解放以前？(輕蔑地)为什么总是往后看，不願往前看呢？

胡金生　不，有时候朝后看看也有好处的，我就忘不了以前的苦日子。再說我們也并沒有滿足于現在的生活，我們还在不断改进，党不是号召大家除三害嗎？！

黃　英　除三害就能解决問題嗎？三害的根源就是……

胡金生　又是社会制度？！(生气了)小英，你这完全錯了，我不懂，为什么你近来变得这样偏激，总是跟着别人說話，我看你是个沒有独立思想的人。那你說該怎样解决呢？改变社会制度？那才眞是……

黃　英　誰也沒說要改变社会制度呀。(軟了)我，我也只是提出意見来，大家可以討論嘛。金生，你这样認眞干嘛，我是个直率的人，心里想了就說了，(娇嗔地)可是你，却和我吵。

胡金生　(沉默地)对不起，小英，我也太激动了。

黄　英　(一轉)以后你还打算讓这个家庭这样悶下去嗎？

胡金生　听爸爸談談工作，也沒有什么不好啊！

黄　英　哼，工作。还不是千篇一律的那一套。(突然想起)哦，金生，看样子，你爸爸一个月給你不少錢吧？

胡金生　你怎么突然問这个？

黄　英　你告訴我呀，(娇嗔地)你不嫌我問得太直率吧！

胡金生　不，我喜欢你的直率，(沉吟一会)我是享受調干待遇的，以前爸爸每月还貼补我一点，我过得很寬裕。不过……最近不知为什么，他对我严厉起来，說我把錢拿去乱花。你知道，他不喜欢我穿这样的料子褲，不喜欢我买这种式样的皮鞋，反正……他說我浮华起来了，因此現在每个月不但不給我，还逼着我拿伍元錢存到銀行去。現在我的零用錢很少了。

黄　英　眞是笑話，难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們就不該吃得好些，穿得好些嗎？

胡金生　我也是这样想啊！可是他說，年青人应該艰苦朴素。

黄　英　(冷笑)艰苦朴素，要把錢带到棺材里去么。(不在乎)哦，我又太冒失了。(停了停)这就是你不給"强力"捐款的原因？

胡金生　不，你明明知道，为了你，我可以捐款，可是……

黄　英　可是什么？

胡金生　你一定逼我同意"强力"的意見，我支持"强力"，才捐款的，这个我办不到。

黄　英　哎喲，你脑瓜还这么死呀！你有哪点不同意"强力"？

胡金生　很抱歉，我都不大同意。小英。

黄　英　那你还領我来找你爸爸作什么。

胡金生　是你一定要来的呀！

黃　英　那你自己的看法呢？

胡金生　我認为大家有話說出来的好。反正是“百家爭鳴”唄！也为了便于广开言路，讓大家都說話。

黃　英　（嘆了口气）你眞固执呀，金生！（媚惑地）你知道，有时候你的固执很叫我难受，金生，我如果連你都改变不了，那我还算什么“强力”的編委呀！你为什么总不能和我一致呢？……我知道，你还在怀疑我們的刊物，我不是已經告訴过你了，这个刊物只是一个文艺刊物，将来只以文艺的形态出現，百花齐放嘛。我們要在这里提倡各式各样的文艺流派，特别是浪漫主义。金生，你不是也很喜欢梅里美的小說“卡尔曼”嗎？今后多出現一些这样的作品，难道不好嗎？

胡金生　是啊，百花齐放，我同意各种各样的風格手法都有广闊的發展天地，但是，小英，就以你們“强力”的創刊号来說，虽然我只看过其中的三篇文章，但是听說你們的宗旨是只要是毒草就登。

黃　英　怎么說是毒草呢。金生，你又是跟着那些衛道者說話。哼，随大溜是不是？我看你才是个沒有独立思想的人呢！（戏敲他的脑袋）

胡金生　（認眞地）不，我有独立思想。小英，因此我不能随着你說东就是东，說西就是西。

黃　英　那你也用不着称我們为毒草呀。其中也許有些东西是偏激了一些，但是，这是可以理解的，人們的思想給压了那么久，話都憋足了一肚子，現在好容易冲出了一个缺口，就要痛痛快快地說呀。

胡金生　所以，我并不反对你們印刊物，有話說出来总比藏起来强，再說，文艺刊物也的确沒有多大害处。

黃　英　那么你是也不反对也不支持了？

胡金生　就是这样。

黃　英　那咱俩可能会吵一輩子，你就不怕我生气？

胡金生　那有什么法子呢，吵吧，小英，不同的观点可以爭論，我們俩还是我們俩，这沒什么影响的。

黃　英　好，走着瞧吧，我一定能使你轉变。

胡金生　（捉住她的手）眞的嗎！

黃　英　等着瞧吧！

秀上，二人急分开。秀一下窘住了，随后笑笑，把点心放在桌上。

李秀蓉　你們吃点心吧，本来打算給你們买肉包餃子的，一看队太长，那咱們今兒个就吃燉鷄，金生杀鷄可是把好手呢。（笑）

胡金生　媽媽！

黃　英　現在可眞不方便，吃点肉也这么难。金生，如果我們沒有在学校包伙，要自己管这些柴、米、油、盐的話，眞得煩死，哪有这么些时間排队呀。

李秀蓉　（开朗地）吃肉的人多起来了，大家都要吃唄，麻煩点就麻煩点吧。（看二人，猛然想起）哦，我里屋看看去。（欲下）

黃　英　（止住）伯母你坐着吧，你也吃。（遞点心）

李秀蓉　（看看二人，笑着坐下）你們在学校忙吧？

黃　英　眞忙，連喘口气的时間都沒有。

李秀蓉　我就說呢，金生要是沒事，是不会不回来的。（客气地）金生这孩子，楞头楞脑的，在学校里常跟人合不来吧。

胡金生　媽……

黃　英　（笑）沒有，他挺好！

李秀蓉　这孩子，从小就是个直心眼，我就不放心。

黃　英　不，他挺机伶。（討好地）老师、同学都喜欢他呢。

胡金生　媽，别听她胡說。

李秀蓉　咳，姑娘你也过奖了。（心里甜滋滋的，拉起黃的手，疼爱地）姑娘，我怎么瞧着你眼熟，你家住北京？

黃　英　（有点羞）不，住天津。

李秀蓉　老人家都在世？

黃　英　爸爸媽媽都活着吶。

李秀蓉　都在哪兒工作？

胡金生　（急忙）媽，您瞧您什么都問。

李秀蓉　你别管我，姑娘不会見怪的。

黃　英　（迟疑了一会，扫了金一眼）哦，爸爸是开印刷厂的，利民印刷厂。

李秀蓉　（心直口快）唔，資本家。

黃　英　（不安）都公私合营了，我知道你現在在想我是資本家的女兒，唉，大家都拿家庭出身来衡量人的。

李秀蓉　（亲切地）别急啊，孩子，不过是問問，問問。（忽然有所感触，一下子站了起来）你說，你父亲是天津利民印刷厂的經理。

黃　英　是啊，怎么啦。

李秀蓉　他是不是叫黃大忠？

黃　英　对啊！（更莫明其妙了）

李秀蓉　原来你就是那个在北京念書的三小姐。（激动）

黃　英　（更糊塗了，但秀声音中的某些东西，使她恼怒了）这是怎么回事，伯母，你这是怎么了？

李秀蓉　（压抑着）沒什么，三小姐，你忘了我从前在你家帮过。

胡金生　（在这段时間他一直惊訝地望着母亲和黃英，这时不覺失声）媽……怎么！

黄　英　（也一下站起来）怎么，原来你就是胡嫂！……（有点无心似的）

李秀蓉　（用一种生疏的眼光，望着她，想着过去的苦处）沒什么……不，火車站……金生他哥……

黄　英　（突然記起什么似地往后縮）……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李秀蓉　（压制着自己）姑娘，你别見怪，說句实話，在新社会里作人要学着厚道啊！孩子，别……别那样了。（忍不住抽泣起来）

胡金生　媽！

黄　英　（坐不住了，对金發作）怎么，这是怎么回事呀，眞使人不痛快！倒霉。（跑下，站在窗口气势汹汹）我先到厂里去看看，完了就回学校。眞沒想到，太使我不愉快了！（急下）

胡金生　（追，到門外喊）小英兒，我和你一起走！（对秀又气又急）媽，你說了些什么呀！（欲下）

李秀蓉　（厉声）回来，（金站住）由她去吧！

胡金生　（委屈地）媽，（要說什么，又沒說）咳！（欲下）

李秀蓉　站住，媽情願你討个麻子，也不要这么个俏人兒。

胡金生　（急了）您这是扯到哪兒去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李秀蓉　沒什么，我不喜欢她，也不喜欢你今天这个样子。

胡金生　……

李秀蓉　（慢慢地）孩子，她和咱們不是一路的人啊！

胡金生　媽！您别用老眼光看人，好不好，資本家的女兒不一定全是坏人。媽！黄英和别人不一样，她直爽、热情，学習上也是个好样的。

李秀蓉　反正我不讓你和她好。

胡金生　（也急了）媽！那您总得說出个道理来呀！

李秀蓉　你别对我嚷嚷，我是你媽！

胡金生　（痛苦地扑到秀怀里）媽媽，媽媽，媽媽也得和兒子講个理

呀！

李秀蓉　金生，好孩子，你安靜一点吧，别逼我再講我不願意提的事。

胡金生　媽，(急)你这不是要命嗎。媽！！我求您。

李秀蓉　(看着他，全身像松了似地坐下，沉在以往痛苦的回忆里，努力地抑制着自己)好，你一定要我說，我就告訴你……你原先有个哥哥，后来中毒死了。你不是不知道……那是个春天的日子，你哥哥采什么野果子吃，中了毒。自己难受，便摸到黃家来找我。一見了我，便跌在地上起不来了。两个小眼里，直流着眼泪。(哽咽)我急了，把他抱到厨房里，张罗着去請医生。可巧这天他們三小姐回来过春假，她父亲非讓我去接不行。我跟她父亲說，孩子中了毒耽誤不得。他却說，去一会兒就回来！火車已經到了，三小姐等久了要哭的。那时候，你在学校，你爹在印刷厂里，我眞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有什么法子呢，主人說一句得做一句。我是一路跑到火車站去的，指望着接了她回来，再請医生还来得及。到了車站，三小姐已經等急了，这小姐劈头劈脑，就是一頓臭罵，当着那么多的人……我都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她那时还小呢，罵人可罵的不輕，罵的我头都抬不起来。心里都急得就要炸了，我說，"快走吧，回家再玩。"她可不，蹬着脚非得要我陪她去吃冰淇凌，这頓吃啊……我坐在冷食店門外，可心里，直念着你哥哥那翻来复去地难受的样兒……足足过了两个鐘头。我們回到了家，你哥哥就沒有救了……我哭着埋了你哥哥，就辞了工跟你爹到北京来了……以后就也沒有看見这位三小姐……

胡金生　(难过地)媽，别說了。(他失去自信)也許，也許她不知道，她

那时还小呢。

李秀蓉　(伤心地)孩子，媽不是故意怪她，媽也不是把什么过錯都推在她头上，可是人心都是肉长的，看見她我就想起了你哥哥。你……你得替我想一想，替你死去的哥哥想想……

胡金生　(痛苦折磨着他，还有一絲希望，他天眞地幻想着)媽，也許她現在不会那样了。

李秀蓉　什么，"現在不会那样了"，刚才那凶样兒，你沒有看見啊！那好，你去躭她吧，躭上她替我，替你老母亲給她陪个不是，說我得罪了三小姐……

胡金生　媽！

李秀蓉　(又是伤心又是着急)孩子，你变了！

胡金生　(完全陷入迷惘中)是的，我变了，……噢，不，媽……我……我沒有变……噢，我說些什么啊……我心里难受啊！

金痛苦地徘徊在窗前。秀垂泪。胡上。他刚从厂里回来，脸上还残留着怒意，看見金生的脸色，緩和下来。

胡兴泰　金生回来啦！(看了看生气的秀)和媽鬧别扭了？

胡金生　(不知所云)是的，爸爸……不，爸爸，沒有，沒有。

胡兴泰　(被他逗笑了)你怎么啦，孩子！

李秀蓉　(心痛地一把把金拉在怀里)别难受了，孩子。媽不管你了，老头子，你讓他走吧，讓他去找那个黃大忠的女兒，那个三小姐吧……不然，这孩子要疯了。

胡兴泰　(惊)黃大忠，怎么回事？

李秀蓉　迷住了，金生这孩子，讓黃家三小姐給迷住了。

胡金生　(叫)媽媽，您别說了。(痛苦地望着秀)

李秀蓉　(急了)老头子，你，你說話啊！

胡兴泰　(为难地)我什么都不清楚啊，老婆子。

李秀蓉　不清楚，你就不会問問，你沒嘴啦！（命令地）过来，你讓他談談，我去給你們作飯去！（抹着眼泪下）

胡兴泰　（被訓得无可奈何）好，好。你干你的吧！（疼爱地安慰金）金生，别着急，你爸爸，你媽媽都不是老頑固，姑娘嘛，主要是看她現在，如果思想进步了，那咱們也不咎既往，你說对不对呀！孩子。

胡金生　（茫然）……

胡兴泰　（小心地探問）她是团員嗎？

胡金生　（摇头）

胡兴泰　（感到吃惊）怎么不是！解放七八年了，为什么还沒有入团？

胡金生　爸爸，我……我不知道該怎么回答您，可是爸爸……她是个思想活跃的女孩子，她和别的資本家小姐不一样，挺随和的。爸爸，为什么用老眼光看人呢？

胡兴泰覺出話头不对，便走近两步，仔細地看着兒子。

胡金生　（自語地）不是团員的人，也不一定是坏的呀，为什么这么教条呢。

秀上，默默地坐在一旁听他們講話，她显然是进去哭了一頓，但是，对自己兒子强烈的爱情，又使她不能不出来听听。

胡兴泰　（沉默了一会兒，尖銳地）金生，你今天怎么話头不对哇，我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过这种話……对了，你們学校有人办了“强力”，你知道嗎？

胡金生　知道。黃英就是編委。怎么，爸爸，印出来了嗎？

胡兴泰　（冷嘲）印出来啦。

胡金生　眞快啊！

黃英突然跑来，她站立門外。

黄　英　胡金生，你出来一下，有要紧事告訴你。（冷冷地盯了胡一眼）

胡金生　好。

秀起立，胡冷眼看着兒子。

胡金生　（为难地）爸爸，媽……我去去就来。（下）

李秀蓉　（跌坐，失声）你……你看他……

胡兴泰　（好像是恼怒了，他沉思地走到妻子身边，習慣地慰撫她）

李秀蓉　金生变啦，你看，他全給迷上了，他哥哥的死都打不动他啊……我早就看出来了，今兒个一回来，我就明白了。（委屈地）早上烤饅头他都不要吃，要我买点心这还不算，他也不知哪兒学来的派头，他給我掏錢，給……我掏錢，好像我是他雇的……（說不下去，抬头望胡，發現他正沉思）哎，你……你怎么不說話呢？

胡兴泰　（慢慢地）是啊，这孩子变了，“强力”，“强力”，（突然）他該不是編委吧？

李秀蓉　什么“强力”，編委，你說什么呀！

胡兴泰　咳！我說的是一份刊物。

李秀蓉　刊物。哦，今兒早晨，我說你去办刊物的事了，他們高兴得很。

胡兴泰　誰？誰高兴？

李秀蓉　（有点怕）那个姑娘高兴，金生也跟着……

胡兴泰　（猛的一击桌子）混賬！（向外走）

李秀蓉　（吓着了，以为是自己的不是，一把拉住）你怎么啦，就……就算我沒說吧。

胡兴泰　老太婆啊，你，你眞是什么都不懂。

李秀蓉　我，我什么都不懂？（气）我不許你去跟金生吵架！

胡兴泰　（无法，反身安慰她）好，你懂，你懂。我一会兒再来告訴你

吧。

胡向外走，刚好碰上男、女二同学上。

胡兴泰　（今見一見学生就有点反感）你們找誰？

学生男　胡兴泰同志在家嗎？

胡兴泰　我就是！

学生男　（热情地）哦，我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們来是想談一下关于"强力"的……

胡兴泰　又是"强力"！

学生男　（茫然）怎么……

学生女　（急忙）胡老伯，我們是金生的同学，情况是这样……。

胡兴泰　（急躁地打断）别做梦了，金生有了你們这样的同学算是倒了霉，别以为我們还会替你們印那些反动玩艺，更用不着走馬灯似的一个个地来催，（气起来）你們算什么大学生啊！……

学生女　您别誤会，我們是……

胡兴泰　我知道，你們是"强力"的編委。告訴你們，你們早上已經来过一次了，叫我們严厉的批評了一頓。你們吃人民的飯，穿人民的衣，上的是人民的学堂，告訴你們，不許你們成天吃飽飯沒事干，为非作歹的！

学生女　（明白了，笑）胡老伯！您……

胡兴泰　（气憤的走到門边，侧身向外喊）又来了你們的同伙了，有什么話都进来說吧，少在外面嘀嘀咕咕地，（走到桌旁气憤地坐下，回头对秀）你先进去吧，免得見了那位小姐又伤心。

秀下，金、黃上。

黃　英　（看見男、女二人楞了一会）徐芬、大炮，（无所謂地）原来是你們。

学生男　（迎向金）金生，回来啦！

学生女　（狠狠地瞪了黃英一眼）原来是你。

胡兴泰　(重重地)說吧！你們来干什么，有什么反动話都說吧！

胡金生　爸爸！您干嘛生这么大气呀……

胡兴泰　不生气，你們要挖掉我們的命根子，我能不生气！告訴你們吧，我們拒絕排印"强力"。

学生男女　(高兴)眞的？太好了！

胡兴泰　怎么！

学生女　胡老伯，您刚才恢会了，我們是反对"强力"的。

胡兴泰　(抱歉地笑)啊！对不起，我气糊塗了，这么說，你們和她(指黃)不是一伙？

学生女　不是！

胡兴泰　这还像点話。

学生男　(对黃)你成天吹牛，說工人阶級会支持你們的，呸！

学生女　(輕輕地)不害羞，这下沒話說了吧！

黃　英　我早就說过，任何新鮮事物的出現，总不是一下子就能被人接受的，頑固势力总要出来阻挡，可是明天……

胡兴泰　明天？你們不会有明天的。

黃　英　(凶惡地)既然你們确信我們不会有明天，那又为什么扣压我們的稿件紙张呢，为什么害怕呢？

学生男　誰怕你們！就是不讓你們乱說話！

胡金生　大炮。

学生男　怎么，难道我說錯了？工人做得对，这批家伙，是得給他們点厉害瞧瞧。

学生女　(制止地)大炮。

黃　英　(馬上反攻)好！大炮，話可是你自个兒說的，你們是想給我們点厉害瞧瞧，金生，你难道就是主张这样的广开言路

嗎，这样誰还敢說話?!

胡兴泰　沒有誰不讓你說話，可是你們說了反动話，我們就要反对。

黃　英　那印出刊物大家来討論不好嗎，为什么要扣压稿件紙张?

胡兴泰　为什么，我們工人不願意用自己的手印这些反党的毒貨。

黃　英　人民要發言嘛，沒有地方印，好一个民主制度!

胡金生　黃英。

学生男　你也配称人民?一小撮跳梁的小丑。

学生女　黃英，“你們”“我們”的說法，可是你自己提出来的，我和你同屋住了三年，今天我才知道，为什么你和我們的想法总不一样，原来你根本沒打算和我們站在一起，难怪你脑袋里会有那么多的“不平”、“憤慨”，难怪你的“琴弦是那么沉重”，难怪你要“火葬現在的一切”……

黃　英　(气急)够了!(又羞又惱)徐芬、大炮，我和你們同了那么久的学，我倒沒想到，你們是这样的蠢貨，連詩里打的比方都不懂。

学生男　我們怎么不懂，你用比方是掩盖不住你恶毒的用心的，我們就是不許你写出这样的詩来。写这样詩的人，沒二話可說，就是要打击、打击、狠狠的打击!

胡金生　大炮，这太过分了吧!

黃　英　(走近大炮)你好凶啊!你来打打試試。金生，我刚才对你說的話沒錯吧!他們是組織好了来斗爭我們的。(撒野地对胡)我知道了，你們都是預先安排好的，难怪刚才我們的一个編委差点被你們扣留了呢。

胡兴泰　你撒謊，你……(气得說不出話来)

胡金生　爸爸，我不贊成你們的态度，当然，你們的气憤是可以理解的。

胡兴泰　(对金爆發)怎么，你不生气？难道你不生气?!

胡金生　爸爸，你别这么發火，这和党的百家爭鳴方針是违背的。大炮，为什么要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他們呢？人家講出了心里話，即使是非常偏激，或者說，即使它是毒草，我們也应該听听才对呀!

学生女　你現在还想听听呀！金生，他們可不讓我們說話，我們一反駁，他們就用"老教条"，"老頑固"来封我們的嘴，他們現在已經在印刊物，在行动了，再听下去火就要烧起来了。

胡金生　徐芬，干嘛这么夸张呢。事情根本沒这么严重。

黃　英　(冷笑)神經过敏。

学生男　(气)沒这么严重，金生你瞎了！你聋了！你完全滾到他們那边去了。

胡憤憤的瞪着金。

胡金生　(气)我滾到他們那边去了？大炮，我看你头脑有点簡单。

黃　英　脑头簡单的不止他一个，金生，你該領教他們的邏輯了吧!

学生男　你！(女制止)

学生女　你不用这么囂张，現在到底还是人民的天下。

黃　英　徐芬，你也不用这么得意，我知道你打击我是什么目的，(对金)金生，今天这个情况你完全看到了吧！这全是事先安排好来侮弄我的。

学生男　又在耍賴皮啦!

胡金生　为什么这么吵呢，坐下談談不好嗎？观点不同可以討論嘛，……

胡兴泰　那你的观点是什么呢？

胡金生　爸爸……好，(迟疑了一下)你要我說，我就痛痛快快說吧！我覺得，党目前正在号召全国人民帮助党整風，大鳴大放，因此人家来了个"强力"，即使他們的观点有不正确的地方，但是言者无罪，聞者足戒，应該广开言路，使大家暢所欲言。要知道，我国是处在社会主义的时代里，"百家爭鳴"是关系着發动千百万群众建設社会主义的方向性問題，如果我們不同意别人的意見，便硬扣住别人的稿件、报紙，这样做对嗎？

胡兴泰　(站起来)金生，我問你，你七年沒要过飯了吧！你身上穿的是什么？脚上踏的是什么？

胡金生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胡兴泰　不明白，我看你是把旧社会的苦日子忘了啊！

胡金生　我沒忘。

胡兴泰　不，你忘了，你忘了共产党对你的好处，你忘了自己是个共青团員了。你嘴上說的是社会主义，实际上在替她辯护。

胡金生　(激烈地)爸爸，我只是說应該讓大家暢所欲言，应該讓大家說話；再說，一个文艺刊物，百花齐放嘛，沒有多大害处，就是毒草，也应該通过爭論来辨别呀！我們要抱着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

学生男　文艺刊物？治病救人？金生，你……你眞糟。

学生女　金生，你别信她那一套，什么文艺刊物，騙人的幌子。

黃　英　怎么是騙人，我們是百花齐放的文艺刊物嘛！

学生女　那为什么創刊号上政治性文章占了十之八、九呢？

黃　英　那……那是因为現在还来不及写出足够的文艺作品，来反映这次民主运动。

学生男　民主运动？不嫌說着嘴酸。

学生女　那为什么正面的反击文章你們一篇都不登，你們登的全是毒草，哪一棵毒草毒性大、顏色鮮，你們就挑它，这是为什么？

黃　英　（有点畏縮）那是因为……因为一个刊物必須有自己的目的和傾向性。

胡兴泰　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黃　英　（囁嚅）

学生女　是什么？

黃　英　（突然一轉）这不是笑話嗎？徐芬，金生完全知道我們的目的，金生！（金望着她迷惑地摇头，胡狠狠地看了兒子一眼）

学生女　黃英，我要你自己回答我。

黃　英　（冷笑一声）好，徐芬，我回答你。不过我先告訴你，你用不着这么气势汹汹，用不着公报私仇，我早知道你看不慣我，你嫉妒我，你……你用不着在胡金生面前摆出这个样子来吓唬我！（大哭）

胡金生　黃英！
学生男　（同时）住口，又耍无賴。

黃　英　（馬上收起泪，耍賴地）胡金生，你們家今天要开斗爭会是怎么的！

学生女　（起先气得跳起来，但馬上鎮靜了自己）不，我們是和你評理的，你为什么不講道理呢？黃英，我問你的是一个政治問題，你不要把对私人的恶意誹謗扯在里头，用不着談这些不清不

白的話，請你告訴我办刊物的目的。

黃　英　……。

学生男　怎么哑叭了？

黃　英　……。

学生女　你不願意說，我就替你說了吧！（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这是你写的信。

胡金生　信！

黃　英　（一見信叫起来）卑鄙，你偷看别人的信，还我！

学生男　（諷嘲）沒什么大不了的事嘛，何必作賊心虛呢！

黃　英　（凶惡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該死的賊！还給我，你們沒有权利。

胡金生　黃英！……（看到她的无賴相，心中动摇了）

学生女　我想我們是有权利的，任何一个忠实的愛护党的事业的人都有这个权利。我們今天就是为这封信来的，本来我們还怕工人同志們对学校的情况不太了解，想把这封信交給他們看看，知道了你們的目的就不会替你們印刊物了。可是工人的覚悟非常高，他們一下子就聞出了你們的气味，你們慘敗了，可是你們的目的，我想还是讓大家知道的好，这是她写給别的学校的右派份子的信，讓同学們硬挤出来寄給我們的。（看了金生一眼，念信）“現在其他大学空气太不活跃了，还沒有集中炮火向領导猛轟，‘强力’办成后，可以成为一个火种，燃起他校的火焰，‘强力’又是个軍火庫，可向有头脑的青年輸送弹葯，鼓励他們上街游行……必要时，也可以来一个波匈事件……。”

胡金生　啊?！波匈事件！你騙了我，哼，好一个百花齐放的“文艺刊物”。（袭近，看得出他很激动，一把搶过信来自己念）“‘强力’的骨

干，同意你的意見，我們中間有些人的确搞的太臭，工作不易开展。現在我們的骨干增加了一个胡金生，（胡兴泰一惊）他是工人出身，学習成績优良，群众威信很高，爭取到他，对我們的工作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件事我已在着手进行。”胡金生?!（回望父亲）

胡兴泰　（几乎与他同时）胡金生?!（突然一股怒火冲上来，昨晚所看的“强力”的詞句，今天在印刷厂的斗爭和兒子表現的不正确的态度都一一涌現在他脑海里，突然举起手来就是一个耳光）混賬东西！

胡金生　（从未被人打过，他呆住了）啊！　爸爸！！

学生男
学生女　胡老伯！

李秀蓉　（从里屋冲出来）怎么了，呀……兴泰，当着这么多人……

胡金生　（心里不知怎样好，一方面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極大的損伤，他遭受到了冤枉，一方面他又悔恨自己看錯了人，恨黃英的欺騙，突然他朝黃英冲去）我，我什么时候答应过做你們的骨干？做你的骨干！　你，你騙了我！（把信紙揉成一团，向她擲去，冲向黃，被男、女拉住）

黃　英　啊！

胡兴泰　（打人的那只手一直在發抖，放不下来，喃喃地）混賬东西！（怒火又升起来）你，你不是我兒子！

李秀蓉　（大惊）啊呀，兴泰！　你……你怎么說这种話，你……你不是要我的命嗎？

胡兴泰　老婆子，你别……

李秀蓉　你这个老糊塗，你自己生气就不管兒子啦！　瞞了那么多年的事，你就这么一下子說出来了，金生虽說不是我們亲养的，可……

胡金生　什么？

胡兴泰　(又急，又为难)啊呀！你扯哪去了，老太婆，你尽搗乱！

胡金生　怎么，我不是你們亲养的？媽媽，那么别人風言風語是眞的啦！

李秀蓉　(这才明白自己說錯了話)啊！(又急，又伤心)金……金生，算我沒說吧！今兒个……今兒个……。

胡金生　媽！是眞的？

胡兴泰　(果断地)金生，是眞的。

学生男
学生女　啊！

胡兴泰　事到如今，还是說开了的好，趁他們都在这兒，金生，我叫你知道你是誰的兒子，来，过来認認你亲爹吧！(从柜子里取出了一张照片)这就是你爹金广平。

黃　英　哎喲！(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甚至有点快乐)

胡金生　(十分吃惊)什么！(对秀)媽！(男、女二人面面相覷)

李秀蓉　(难过地点了点头)……

胡兴泰　来，認認你爹吧……孩子，本来我不想跟你提这件事兒，不想再叫你难受了，今天看起来不提还是不行啊！……我和你爹从小是一塊长大的，一塊受苦、一塊挨餓，一塊兒进工厂，就是那个利民印刷厂啊，那时抗战还沒开始，蔣介石可越来越不像話了，工人們的日子过得苦透了，一天吃不上一頓飽飯，一家子穿不上一件整齐点兒暖和的衣服，还得成天价挨罵受气的，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們老哥倆就認識了一个眞正为了我們工人大伙的共产党，你爹担惊受怕、起早貪黑地給地下党組織印报紙、印传单，你媽正怀着你，不管日子过得多苦，夫妻倆連一句怨言都沒有，……(稍停)后来，……后来你爹被奸細告發了，听說……听說他吃了不少

苦啊，……手指甲都給敌人拔光了，可他連吭都沒吭一声，直到給敌人打昏了，拉出去活活讓狗給咬死了，他始終沒說出一个同志来，眞是个好样的。……后来你媽生你又是难产，你媽身体太坏，搶下了孩子，大人就沒救了。为了紀念你犧牲的爹媽，我們才給你起个名兒叫金生。金生，你是个好工人的兒子，你永远也不要忘了他們——你的爹、媽。（忽而滿腔仇恨的）你知道不，告發你爹的奸細，就是这个黃英的大哥——黃尤。

胡金生　　我的天！爸爸！（倒在桌上哭了）

黃　英　（同时）啊！（大家全注視她，她想溜）

胡兴泰　（喝住）別走，你也該听听。

李秀蓉哭着走进屋去。

黃英躲在屋角發抖，学生男和学生女厭恶地望着她。

胡兴泰　（激动而伤心地）誰說我們不接受新鮮事物，我們是不接受新鮮事物的人嗎？解放前冒着生命危险我給北京大学同学印传单啊！我們不要命也干，这是为咱們工人大伙的新事物。可是像"强力"这样的反动刊物，倒貼我們五百两金子，我們也接受不了，这事你得好好想想。金生，你也是从小吃苦长大的，你忘了过去的日子，要沒有共产党，你能有今天嗎？你忘了厂里送你进工农中学的时候，工人对你說的話啦！他們說：金生，我們一輩子印的是别人的書，書里講的都是别人的事情，这回我們要培养自己的知識份子啦，将来你学好了，就替我們印刷工人写一本書吧，講講我們过去的痛苦和今天的幸福，写好了，我們給你印啊！（无限感慨）可是你，你忘了这些話啦，你也忘了这些好兄弟啦，进了大学，你越来越大样了，自以为有了学問就瞧不起工人了，你对得起

送你进大学的工人兄弟嗎?!你，你忘本了!

胡金生　(难受的高叫)爸爸，我沒有!　(男、女極感动的望着胡)

胡兴泰　(对黃)你說工人沒文化，不会生活，可是你不想想你的文化是从哪兒来的，沒有我們整天干活，你念的書是哪兒来的?咱們再說"强力"，你說讓大伙說話，我們也答应，可你也該听听咱們工人的話啊。(对金)今天来了一个"强力"編委，她一个劲說工人不懂得他們的詩，不能理解他們，是啊，我們文化低，可我們就懂得爱党，就懂得保住命根子，你还要坐下来和他們談談。你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工人阶級啊!

胡金生　爸爸，我……我錯了。

胡兴泰　那个編委是什么东西，簡直是无賴，当时工人气坏了，我們怕出事，把他們护送到办公室休息一会兒，他媽的，他倒嚷起来了，說工人打他們了，說工人扣他們了，还要到法院告状去。她，这位小姐刚才就这么說的，可是你，你还信她，你就和她混在一起。

胡金生　(对黃)原来你騙我，你說你們的人挨斗了，刚才还拉我去作証人呢!

学生男
学生女　太不像話了。

胡金生　(激动的)还要拉我去作証人，黃英，我今天算認識你了，你的刊物是为了反对共产党，你和我的接近是为了壯大你們的声势，你騙我是为了把我从工人阶級的队伍中拉出来。……你，你作梦。爸爸，我身上还流着工人的血，我是个工人的兒子，(对黃)我不許你破坏我們的制度，你……你是敌人。

胡兴泰　对，敌人。

黃　英　(哭)金生……

胡金生　你別来这一套了，以前我瞎了眼，可是現在……現在你还呆在这兒干什么，你还要什么？你还要什么？

黃　英　金……

胡金生　住嘴，咱們不是一路的人，你給我走！

黃　英　啊！

胡兴泰
学生男　滾。
学生女

黃　英　(吓了一跳，下)

胡金生　(轉向胡)爸爸。

胡兴泰　(同时)金生。

学生女　胡老伯，我們这就去开批判"强力"的大会，同志，一定要来給我們講几句話。

胡兴泰　走，这我就跟你們一起看看去。

胡金生　我也去，徐芬，我也要發言。

学生男
学生女　(高兴地)好！　走！！

胡金生　(轉向秀)媽媽，我走了。

李秀蓉　(跟上了)什么，你上哪兒去？金……金生，你不能离开我們啊！　(嗚咽)

胡兴泰　咳，老婆子，你眞是什么也不懂啊！

李秀蓉　好，我不懂，你懂。(气)我不許攆他走。

胡金生　不，媽，你們攆我，我也不走。我这是跟着爸爸参加批判"强力"的大会去。

李秀蓉　(放心地笑)啊……。

——幕落

选自"中国青年"第21、22期

缺　页

相親記

柯岩

人物：

于显祖——女，二十岁，某紗厂織工，小名改行。

于　母——女，五十岁，家庭妇女。

沈　林——男，二十二岁，某公园合作食堂服务員。

李亭亭——女，十九岁，某公园合作食堂服务員。

范　客——男，二十四岁，某报新聞記者。

王处长——男，三十岁，某区飲食业管理处处长。

吃飯的客人——男客、女客、小伙子。

时間：

一九五六年六月。

地点：

北京某公园合作食堂。

幕啓：合作食堂的一角，正面是一排玻璃窗，窗台上有花，台左是大門——顧客出入口，摆着許多桌椅，但观众看不見，看得見的只是舞台上斜放着的两张半飯桌，收拾得很整潔。台左一門通厨房，門框上貼着"非本食堂工作人員，請勿入內"。

李亭亭正在擦玻璃，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女孩子，热情，可爱，但很孩子气。現在她显然有什么心事，时而微笑，时而皺眉，擦玻璃的手漸漸停下来……

李亭亭　（突然猛醒）唉呀！我这是怎么的啦！（摇摇头，好象要摆掉什么东西似的）不想啦，說不想就不想！（又飞快地擦起玻璃来，还哼着歌，但歌声越来越小……）哎！唱歌也不行呵！（指点着玻璃上映出的自

已的影子）咳！亭亭，李亭亭！我說你可眞不象話，不想他就不行嗎？（爱娇地摇摇头，影子也摇摇头）怎么，不行？唉！那就想一会兒吧，可只許想一会兒，一小小会兒……（完全沉入自己的思索中，微笑着把自己發燙的脸頰貼在玻璃上）

于显祖上，她是一个沉靜的姑娘，她父亲是旧社会一个"跑堂的"，旧社会貧困与受歧視的日子使她很懂事，父亲死了以后，不能上学，很小时就到工厂做工了。她刚刚下了夜班，衣服还沒換，匆匆地走进来。

李亭亭　（于的脚步打断了她的思索，不快地，头也不回）現在还不到营业时間！吃飯十点鐘再来！（沒听到退走的脚步，回过头来）喲，是你！

于显祖　看你个小丫头子，又想什么呢？你就这样对待顧客呀？（故意粗声地）拿意見簿子来！

李亭亭　（不好意思了）是不到时間嘛！这又不对啦？（跳下来拿过意見簿）給你，給你！（一头扎在她怀里）你今天不提就不行！

于显祖　（撫摸她的头髮）你呀，眞是个孩子，告訴我，又想什么呢？

李亭亭　什么也沒想，什么也沒想！……

于显祖　沒想？（学她刚才沉思的样子）还沒想呢！說說，你那个新聞記者又給你写多少信来了，嗯！說呀！

李亭亭　（計算）他写了，写了……，（突然看見于的笑脸）嗯，不来了，不来了，你坏，你坏！（注意到于在寻找什么的眼光，狡猾地笑着，反守为攻）那你說，你干嗎来了，你說，說呀！

于显祖　（坦然地）找小沈！

李亭亭　喲！你可眞大方！

于显祖　得了吧。小沈呢？

李亭亭　取貨去了。

于显祖　什么时候回来？

李亭亭　回来的时候回来唄！（羞她）就急成那样呵！

于显祖　我找他有事!

李亭亭　(嘻皮笑脸地)当然是有事啦!

于显祖　眞的是有事,你看我刚下夜班,衣服还沒換呢!

李亭亭　眞有事?(正經起来)那我給你找他去,(丢抹布給她)你給我擦着玻璃!(突又止步)哎!眞想跟你多待会兒……,反正他在营业前一定回来!

于显祖　喲,那可不行,我还得赶着回家呢,要不我找他去吧!

李亭亭　你找不着的,你要眞急,你就先回去,他来我告給他叫他找你去。

于显祖　不,不用,大清早的我媽在家呢!

李亭亭　知道!还是胡同口拐角那个小書鋪見唄!

于显祖　小死丫头子,看精得你!……那好吧!你一定告給他快来,有紧急事,眞是紧急了紧急了的事,你看,我可从来不說瞎話。(欲下)

李亭亭　(一把抓住)到底是什么事呀?

于显祖　(欲言又止)咳!告訴你也沒用!(下)

李亭亭　(追出去拉回来)小于,你看,我不是問了好玩,我是看你眞急,也許……也許……我能帮点忙呢……

于显祖　好,我告訴你,你可不兴告訴别人,……嘻!这可怎么說呢!

李亭亭　怎么个事就怎么說唄!看你这个蘑菇劲兒!

于显祖　这不,我和小沈……你不都知道嗎!

李亭亭　知道,知道,又怎么的呢?

于显祖　我不是怕我媽不乐意,老也沒有告訴她嗎?这回呀,这回……

李亭亭　这回？呵！这回你媽脑筋轉了，你又想告訴她了，是不？

于显祖　才不是呢，是——

李亭亭　是什么，你倒快說呀！

于显祖　你倒听我說呀，我媽的脑筋一时半会轉不过来，这也难怪她，你知道我爸爸……

李亭亭　知道，知道，你爸爸从前在飯店当服务員，在旧社会人人看不起，挨打受气的，后来就窩囊死了……。你看你，还非得从头說起呀！你光說現在出了什么事就得了唄，眞急死人。

于显祖　現在呀，現在我媽又給我找了个对象，今天就叫我們見面。……

李亭亭　唉呀，又找一个？……还有呢？

于显祖　还有什么，沒有了，就这事！

李亭亭　哎，你这又过于簡单了嘛！倒是个什么人哪，干什么活兒的，多大岁数，什么长象，她在哪兒給你找的？……

于显祖　誰打听那个干嗎呀，我今早下夜班回家，一听說我就上这兒来了，嗯，听說我媽也沒見过，是我大姨她表妹子給介紹的，說还是个知識分子，在什么报社工作……。咳！管人家那个干嗎！

李亭亭　在报社？哎！兴許也是个記者？哎！这下子可热鬧了，……(突然地)哎呀，小于！你說……你說……会不会就是我那个記者呀？

于显祖　(哭笑不得)唉，亭亭，别乱攪和了，你那个記者追你追得一个劲的，他还托人找对象干嗎！

李亭亭　(完全被自己的想象激动了)嗯，那可說不定，我不刚才还告

訴你，證我沒拿定主意嗎，就是这，我……老有点信不着他！你想，一个新聞記者，知識分子！見过的世面多广呵，什么样的姑娘沒見过呵……你說……可他怎么，怎么偏偏就爱上我了呢？我……

于显祖　咳，他爱你，那是因为，……因为他是个新知識分子，他尊重一切劳动，他沒那种坏思想。……好了吧，我該走了。

李亭亭　（拖住）嗯，不！那他也可以爱别人呀，为什么就偏偏爱我呢？

于显祖　唉，好！（一字一頓地）他爱你，因为你可爱，你是个好团員，是个好姑娘……唉，你呀！你还得我每天給你背上一遍呵！亭亭，亭亭！你这样可不好，他爱你，你也爱他，可你偏鬧小心眼，胡思乱想。折磨他也折磨自己，你这是何苦呢，你呀！……今天他来找你就确定了算了，听見沒有？呵？放我走吧！

李亭亭　不，不，我还要考驗考驗他，也許，也許……反正呵，我不想明白他为什么爱我，我决不答应他，决不！

于显祖　那你就想吧。

李亭亭　我想啦，我天天想……可想呵想的就是想不明白。

于显祖　我的傻丫头，你不要想了，你是永远想不明白的，爱情就是爱情，它不象我織的花布那样大明摆白地摆在机子上，也不能用算盘珠子一二三四地算得清清楚楚，可它就是藏在心里，心里，……就是这样。我为什么要爱小沈呢，不知道，也許是我們小时候同过学，同学都罵我爸爸是"臭跑堂的"，看不起我，欺負我，可他对我好，給我拿废紙訂本子，帮我撿破烂。……也許，因为我爸爸死了，我在工厂学童工那

会兒，他偷偷給我寄过一张画片。也許，因为去年在先进工作者会議上，他一見我就高兴得了不得的那个样子。……也許，……也許，就因为他是小沈……。不，眞不知道！也許世界上还有人比他更好，也許，……可我就是爱他，說不出的爱他，在我心里，再沒比他更叫我惦記的人了，……再沒有了……。

李亭亭　我也是，你說我那个記者有什么可爱，个子也不高，人也不漂亮，給我們食堂写篇特写，还說我是个不惹眼的平凡的翘鼻子姑娘……哼！你看，哪兒翘，一点也不翘！……哎！反正我是……

于显祖　信不着他！

李亭亭　对！信不着他，可又老想他，睜眼閉眼他老在眼前，想不想都不成，小于，小于，你說这可有多怪呀！

于显祖　唉！就是怪呀！

李亭亭　要有誰能說出爱情到底是什么，給他叩头咱也干哪！

于显祖　是呵！也干哪！

两个姑娘互相拥抱着，越抱着越亲密，越說越低声……突然有人叩門。

李亭亭　（头也不回）还不到营业时間。

于显祖　吃飯十点鐘再来。

王处长　（上）我不是吃飯来的。

李亭亭　哎呀，王处长呵！

于显祖　哎！上回我在这兒見过您，您不是咱們区飲食业管理处王处长嗎！您这又是来帮忙的？

王处长　对啦！来参加劳动的，一个星期一次。

李亭亭　哎，（学他）“一个星期一次”！在党中央动員干部参加劳动之前，你可是一次也沒来过呵！

于显祖　亭亭！

王处长　你不用拦她，她批評得很对，可現在我不是来了嗎？你就分配任务吧！

于显祖　我走了，亭亭。

李亭亭　别，别，咱們还沒合計完呢！分配給他工作就完。今天叫你干什么呢？你身体又不好，又沒技术……

于显祖　亭亭！

王处长　（笑着）身体倒是不好，技术嘛！慢慢就有了。

李亭亭　要不，你还是記賬吧！

王处长　到这兒还老叫我坐办公桌呵，这可不行，还是叫我"跑堂"吧！

李亭亭　好吧！可这次不許再砸盘子了，上次呵，一下就砸了仨！

王处长　哪兒仨？俩！还是这个碰了那个呢！好，决定了呵！

李亭亭　决定了！王处长您可别生我的气，我是逗您玩的，要叫說头一次跑堂只砸仨俩盘子算什么，我头一天哪，一气兒就砸了……您猜多少？

王处长　五个！

李亭亭　十五个！嗐！扣了我好些薪金呢！

于显祖　亭亭，我眞走了，要不我媽該找我了。

李亭亭　别，别，我們已經完了。

王处长　完了，完了，（抄把扫帚）我先扫扫后院去。

李亭亭　别，别，您身体不好！……您把花浇浇吧！（王下）哎！可不許跟上回似的偷着干重活兒呵，我可是得为您負責的喲！

王处长　是！（下，靜場片刻，两人一时撿不起話头）

李亭亭　你說你媽給你找了个記者？……

于显祖　不是記者，是在报社工作的。

李亭亭　好，好，管他干嗎的，你說，你倒爱小沈不爱？

于显祖　爱呀！

李亭亭　小沈爱你不爱？

于显祖　唉呀！还老叨咕这个干嗎！

李亭亭　不，你說！

于显祖　哎呀！小蘑菇！爱！爱！爱！

李亭亭　那不就得了。我給你出个好主意，干脆，你現在就不用回去了，等小沈一回来，你們俩就手拉手往区上一走，回来記也登了，婚也結了，你媽这脑筋是轉也得轉，不轉也得轉！

于显祖　嘻！就这个好主意啊！那可不行，我爹死得早，我媽就我这么一个閨女，我长这么大沒一件事不是問过她才做的，这婚姻大事呵……不，不行！哎呀，都过九点啦，我这心都乱死啦！小沈怎么……

李亭亭　别乱，别乱，我又想起个法兒，你就回去見那个对象，見完就說"不行"！

于显祖　这法子还用你想呵！我二姑她舅姥姥介紹的那俩人，不就是这么回的嗎！

李亭亭　管他什么七大姑八大姨，反正介紹一个就說一个"不行"唄！

于显祖　那也不是长远之計呵，再說我这明明有了，还叫人家在那兒瞎跑，这算干什么的呀！

李亭亭　我的天，你的心可眞好，又怕你媽恼，又怕别人跑……那可就沒法兒了。

于显祖　要不，就硬把小沈帶家去？……不，不行！……

李亭亭　(突然想出个主意) 慢，慢……呵……呵！对了，你說你媽沒見过那人？

于显祖　沒有！

李亭亭　你媽不是也沒見过小沈嗎？

于显祖　沒有呀！

李亭亭　唉呀，唉呀，全妥了，你别打岔，讓我一口气說完，(吸一大口气，拿起桌上的醬油瓶和醋瓶比划着) 这，是那个对象，沒見过；这，是小沈，也沒見过；那就叫小沈上你家对你媽說，(用手点着两个瓶子) 他就是"他"，不就得了嗎！

于显祖　(用手撫着醬油瓶子) 可他不是"他"呀！

李亭亭　嘿！看你这个死心眼兒，这不是先胡弄着叫你媽相相，哼！这可不是吹，小沈一去，你媽准相中，一相中就能有感情，有了感情再这么那么一說服，不就妥了嗎？

于显祖　(想)这样：呃！也只好……不，不行，不行！(举醬油瓶子) 小沈去了，(举醋瓶子) 那个家伙也去了，这，(两个瓶子一碰) 怎么办？

李亭亭　唉呀，是呵！……呵！不怕，不怕，不会叫那个家伙不来嗎！退了他！(当的一声把醋瓶子放到隔壁桌子上)

于显祖　看把你能的，我上哪兒退人家去，知道人家是誰？再說，我……我也不去！

李亭亭　不是你大姨她表妹子介紹的嗎！我去問，問了我去退！

于显祖　越說越离格了，你去又算哪一出呵！再說也怕小沈不干……

李亭亭　唉！眞急死人，如今也不兴女扮男装，要不我去讓你媽相相……

于显祖　我媽也不是挑"长相"，是挑"工作"呵！

李亭亭　得，滿吹，我去也不行！（泄气地坐下）

于显祖　呃，想起来了，这么着，我回去給我姨打个电話，就說我媽不舒服，叫她这两天别来。对我媽呢，就說我大姨病了，再把小沈带家去……

李亭亭　不行，不行，你大姨一听她妹子病了，准不放心，那主兒一听机会来了，还不快探个病买个好的，这两人一塊来探病，那会兒，得！（做个手势）

于显祖　对，是不行，……

李亭亭　（想，高兴得跳起来）哎！你听着，听着，这回可全成了，眞成了。（神秘地伏在小于肩上耳語）

于显祖　（兴奋地）嗯，……好，……对，……好極了！……唉呀，万一大姨問……

李亭亭　大架子定了，小瞎話临时再編吧！

于显祖　（跳跃地）唉呀，你眞聪明！就这么办！（亲她一下，跑下）

李亭亭　嗆，疯了！

在她們前面一段对話中，王处长出出进进地搬花……不时地听見几句，几次想阻止她們，但因不了解情况很难發言，这时不得不开口了。

王处长　我說，你們这样好嗎？

李亭亭　怎么不好！

王处长　我总覚得这样撒謊弄圈套，不大好似的……

李亭亭　什么撒謊弄圈套，这是方式方法，又不是做坏事，有什么不好呢？

王处长　想法去說服她媽媽不更好些嗎！

李亭亭　这会兒火都燒到眉毛上来了！您……

于显祖　（跑上）你告訴小沈，十点，准时，要准極了准極了呵！（于下）

李亭亭　知道，知道。

于显祖　（又上）你告訴他換件衣服！（于又下）

李亭亭　知道，你就放心吧！

于显祖　（又上）亭亭，小沈可個着哪，你可得耐心地說服他，可别一下說撑了……

李亭亭　知——道——啦！

于显祖　該教他的你都教好，呵？

李亭亭　嘿！（推她下）你就去你的吧！（对王）您看，这不就全妥啦！

王处长　往下呢？

李亭亭　往下，往下也挺好，您这个人怎么尽給人泄气？……

王处长　我不是泄气我是担心……我……

外边有馬車进院的声音，小沈吆馬的声音，車停，小沈进来。这是一个挺沉稳挺健康的青年，乍看也許沒什么出奇，可是和他相处之后，就会强烈地使人感到他那可貴的踏实，淳朴，渾厚。

沈　林　（匆匆上，直擦汗）王处长，您来啦！嘿，这貨一天比一天多，这馬駒子，都拉不动了，今天差点沒爬下。

王处长　上次我回去就和馬科长研究了，你們这兒是游覽区，需要量大，决定給你們換个三輪小汽車。

沈　林　眞的，那太好了，（对亭亭）嘿！你听見沒有？……你怎么啦？

李亭亭　小于等你半天，叫你快去，有急事。……

沈　林　就上班了，下班再去吧！

李亭亭　今天不是你的班呀？

沈　林　对了，我忘了告訴你了，今兒老赵請假了，他老婆生孩子！

李亭亭　哎呀，这事兒怎么都赶到一塊啦！……他老婆生孩子，他請假干什么！

沈　林　在家侍候她呀。

李亭亭　这个死老赵，早不生孩子，晚不生孩子，偏偏这会兒人家越忙他越生孩子！

沈　林　工作忙还能不讓人家生孩子，你今格倒是怎么啦？（匆匆出去卸貨）

王处长　看，出了岔子了吧！

李亭亭　什么出岔了，出岔了，您这个人怎么尽盼人家出岔子呢！要人尽盼您跟您爱人出岔，您准不願意吧……

王处长　我？我还沒爱人呢！

李亭亭　您！（一楞，但仍生气地）可不，誰跟您談恋爱呀！連点同情心都沒有！（气冲冲的出去，从玻璃窗可以隐約地看見外边卸貨的人們，亭亭出去找小沈，小沈忙着……）

王处长　我？（摸摸头）沒人跟我談恋爱？……沒有同情心？……（摇摇头笑了）咳！这姑娘！眞象一团火！

沈　林　（搬一大桶醬油上）躲开，躲开！

李亭亭　我說你倒是听見沒有哇？

沈　林　沒看見我这工作忙嗎？开什么玩笑呵！

李亭亭　誰开玩笑了，是你丈母娘要相你嘛！不信你問他！（王处长做一无可奈何的样子）

沈　林　眞的！

李亭亭　小狗騙你，馬上就来，就在咱公园前边廊子上，十点鐘以前，……

沈　林　（看看鐘，往外就跑）

李亭亭　（一把拉住）等等，等等，小子叫我告訴你三件事，第一件，

要准时……

沈　林　那你倒讓我走呀！

李亭亭　第二件，讓你換件干淨衣服。

沈　林　哎！（答应着忙下）

李亭亭　等等！第三件……嗯……第三件，你得装着不認識小于。

沈　林　那是干嗎呀？

李亭亭　因为……怕她媽不乐意，小于說你是她大姨介紹的……

沈　林　嗐！哪那么些个事！（匆匆跑下）

李亭亭　等等，我还沒說完呢！……（沈已跑下，对王）您……您看……往下再怎么說？……

王处长　我看，我看照实說！

李亭亭　哎，您呀！（沈上，穿上工作服了）唉呀，你看，你怎么穿上这件衣服了。

沈　林　嗐！都叫你給鬧糊塗了。（指鐘）还差五分鐘就上班了，我……

李亭亭　快脫下来，这兒有我呢！

沈　林　今天礼拜，你一个人哪行？

李亭亭　那……那……（指王）叫他在这頂住！

王处长　我？頂住？（亭瞪他一眼）你瞪我也不行呵！……

沈　林　他业务不熟……

李亭亭　不熟不会問我，有我呢！（时鐘打十下）

沈　林　十点了！劳駕快去告訴小于，改一天見吧，我得开門去了。

李亭亭　那哪兒行呵，人家老太太好不容易来了……

沈　林　那叫他們上这兒来吧，我眞得开門去了！（下）

李亭亭　唉！不行，不行！

門一开，許多顧客进来，王、亭匆匆下去招呼。

沈　林　（开完門回来，拿菜单、碗筷欲下）

李亭亭　（一把抓住）放下！放下！

沈　林　呃！怎么你还沒去！那你在这兒頂会兒，我去叫她們来……

李亭亭　别，别，你听我說……（沈已下，对王）你看，都是你！

王处长　怎么又怨上我了呢？

李亭亭　本来人商量得好好的，您偏給人泄气，鬧得人心里乱嘈嘈的，連話都沒說清楚……（小沈又上）你怎么又回来了？她們沒来？

沈　林　来了！

李亭亭　那你怎么又回来了？你沒有叫小于？

沈　林　我們不是不認識嗎？

李亭亭　呵！对了，对了，我去，我去。你快換換衣服吧！（匆匆下）

沈　林　我？（又有客来，他匆匆送碗筷去）

王处长　（上）人呢？

沈　林　亭亭去叫去了，您看眞别扭，偏赶这么个日子，也不知小于怎么想的？……

王处长　唉！这說来話可长了，这两个丫头嘀嘀咕咕商量了一早晨……（有客人叫）哎！来了！来了！……其实呵，早挑明了早好，来啦！

李亭亭　（跑上）来了，来了！（对沈）哎！你怎么还不脫衣服，脫了，回头老太太不乐意！

沈　林　干嗎她不乐意呀？

李亭亭　嗯，……誰头回見丈母娘穿工作服呀？

沈　林　誰讓她挑工作时間来相女婿呀！

李亭亭　哎！工作时間你穿工作服，顧客就得叫你，你可怎么跟她說話呀。你脫了衣服陪她坐一会，哎！就一会兒……（沈无奈脫下）唉呀，来了！（回头）大娘，您上这来！对了这边走！（对沈匆匆地）对人亲热点，記住你"不認識"小于，見了老太太叫"伯母"别叫"大娘"！記住了呵！她要問你工作忙呵什么的，可千万别說"够嗆""够瞧的"！要說"嘿！忙極了，忙極了……"总之要挺率，挺有礼貌……

沈　林　干嗎呀，这是演戏还是怎么的？

李亭亭　嗐！你呀！反正你听我的沒錯，大方点！随和点，少說点話！……这可是小于說的。（廚房鍋勺响）来了！来了！（下）

于和母上，母是个五十来岁胖胖的老太太，于已換了衣服，她也显得有点紧张。

沈　林　（欲招呼，一想不对，又忍住了）嗯……嗯……

于显祖　（退在母后向他打手势，叫他向前）

沈　林　（不明其意，欲站还坐，不知怎么好）

于　母　喲，改行，你别老閃在后边，你大姨倒是怎么說来着！

于显祖　媽！大姨說她赶着下乡到我表姐家去，来不及上公园来啦！

于　母　她是說去半个月呀！

于显祖　嗯，反正她說最近您别去找她，省得扑个空！（一面对沈打手势，意思是叫他"快，快，上来答話！"）

沈　林　（站起，走过来，又不知怎么說）嗯……

于　母　（打量沈，故意答話）你大姨呀可眞是，几十岁的人了，做事

还这么慌里慌张的，光說个地点，又不認識，这可上哪找去呀！

于显祖　（对沈打手势，暗示他）問呀！　問呀！

于　母　（以为对她說呢）上哪兒問去呀？人家姓什名誰，你姨都沒交代清楚呢！（打量沈）也不知……这位同志？……

沈　林　是，就是……我……（于急了，怕他說"是"——因为該不認識呀，又拚命对他打手势）

于　母　（恰好一回头）你这是干嗎呢？

李亭亭　（匆匆奔上）喲！大娘，小于，您們还沒坐下呵！刚就是这位同志說要等两位姓于的，我一猜呀……

于　母　你个小精灵豆子，怎么猜着的？

李亭亭　我看他一会坐下，一会又上廊子上轉游，我……就跟着往外一看……

于　母　那你是看着的，怎么是猜着的！

李亭亭　那还不是一样，您快坐呀！

沈　林　大娘，嗯，伯母，这边坐，坐！

于　母　坐，坐，您就是她大姨說的那位同志呵，嗯！（重新打量）您看眞笑話，我还不知道您貴姓呢！

沈　林　我姓沈。（自己起来欲去拿茶水）伯……（不順嘴，干脆不說了）大娘，您是先喝茶，还是先吃飯？

于　母　嗯，大清老早的，也不餓，先来壺茶吧。哎！您自己就别动啦，叫他們給张罗吧！

李亭亭　对，对，这位同志您只管叫我們。再說，我和于大娘，小于，我們都熟着哪！（过去附耳和小于悄悄說話，小于大惊……）

于　母　（对沈解释）这两个丫头呀，好得呀就别提了。看，这前天还見了面的呢，这一会兒不知哪来的那么些个話。我說你

們别搗咕了，看叫人家沈同志笑話！

沈　林　（不明白为什么要向他解释，答訕地）是呵，她們是一个区里的团干部，整天在一塊兒开会，……

于　母　喲！您怎么知道！

沈　林　我們（指亭）整天工作在一起……

李亭亭　（不容說完）做沈同志这样工作的，什么不知道呀，他們整天往外跑，什么都得了解。（有顧客叫）哎，来了……

于　母　呵，这工作难做吧，整天往外跑。

沈　林　不，熟了也就好了。

于　母　沈同志，你們这老往外跑，算不算缺勤，扣不扣工資呀？

沈　林　我們上外边也不是瞎跑，也是工作……

于　母　呵！那叫出差吧？离不离北京呵！

沈　林　基本上不离北京，可是近郊合作社要有什么新菜，鮮貨上市，有时候也得去接接头……

于　母　新菜上市你們也管哪？

沈　林　可不，我們干这一行的嘛！

于显祖　媽，亭亭不說了嗎："做他們这一行的，什么都得了解！"

于　母　哎！不离北京就好，（对于）頂怕就是一出差一年半載不着家的了，（对沈）您这整天往外跑，这交通……还方便哪！

沈　林　我們自己有大車，就是馬小点，拉不动。

于　母　喲！怎么坐馬車呀？

于显祖　媽！您問这些干嗎？

沈　林　是呵！大車是不方便，这不今天王处长說要給換輛小汽車呢！

于　母　小汽車！？（对于）听見沒有，还有小汽車呢！（对沈）这小汽車是归您自己个用呀？

沈　林　不，大娘，工作时候用的，不是自己坐的。

于　母　哎！我說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对于)这么年青，能沾上点汽車的边就算不錯了，我还得問問他掙多少錢……

于显祖　媽，媽，不是說好了不問这些，光看看……人品嗎？

于　母　媽不是貪財，媽是为你好！(对沈)还沒問你家里老人家好不好呢？在哪兒住家呀？

沈　林　老人家好，也住在北京。

于　母　喲，也在北京！兄弟姊妹多嗎？都住一塊兒呀！(对于)家里人口要是太多呀，也不行，这大姑小姑，妯娌間的……

于显祖　媽！

沈　林　哥哥姐姐都結婚了，单住，我現在一个人住宿舍，不住家。

于　母　喲！那是为什么呀？

沈　林　我父母对我的工作不大滿意……

于　母　有什么不滿意的呀！

沈　林　嫌我沒出息！

于　母　喲，还要怎么有出息呀！

于显祖　一个人一个看法唄！

于　母　你先别插嘴，大姑娘家家的，等我問妥了再叫你們交談！(对沈)老人家怎么說呀？

于显祖　媽媽，别問啦！再問我走啦！

于　母　你給我老实坐着！……

沈　林　(看出有什么不对，不多說話了)嗯，反正是不滿意唄！他們看不起我干的这一行……

于　母　喲！照理不該說，可是这老人家也太心高了点。可不，虽說这办报館的也得滿街跑，不如那老坐办公桌的，可怎么

着也是拿笔杆的，比那干重活卖力气的强呵……再說兒子年紀輕輕，干部当着，汽車坐着，这……

沈　林　（越听越不对）不，不，您这是……

李亭亭　（于母說話时已上，这时大叫）唉呀，来个人，……沈同志，来帮帮忙，倒倒酱油……我倒不动……这桶太重！……（沈去）

于　母　唉！你就不会叫个别人哪！我們这兒正說着話！……

于显祖　媽媽，帮帮忙怕什么！

于　母　他一个文人書生，叫他弄那个！

于显祖　弄那个怕什么，我看挺好！

于　母　你今天是怎么了，老跟我嗆嗆着，这也不許說，那也不許問……

于显祖　本来您問得出奇嗎！您是相女婿来了，还是卖女兒来了，尽問些……

这时这边亭亭和小沈显然已經談僵了。

沈　林　难怪呢，我說怎么越談越不是个味兒，你們也怪，何必欺騙呢！

李亭亭　这不是欺騙，是爭取婚姻自主的斗爭方式……

沈　林　（生气的穿工作服）工作时間，丢下工作不做……弄这套……

李亭亭　你先别穿，你先听我說嘛，人家好容易……好容易……（拦不住他，急了，放下酱油瓶子，拉他）你别穿，别，小于，小于！来……倒酱油！

于显祖　（忙过来）媽，我也去帮帮忙。

于　母　嚯！这頓館子下的！（也走过来）小亭亭，沒見过你这样的！……

李亭亭　（正在对于說）他非穿工作服，他……

于　母　（走过来）这沈同志也死心眼兒，你帮一下忙，何必还非穿

他們的工作服呢！

沈　林　这就是我的工作……（工作二字还沒說出）

李亭亭　（紧接）脾气！嗐！眞是一个人一个脾气，（忙迎过来）大娘，您别生气，我实在忙不过来了，一时又叫不着个人……大娘，誰叫你是我大娘、小于是我姐姐呢！大娘……

于　母　看你这小嘴吧唧吧唧地惹人疼的劲兒，八成也要叫我給你帮忙吧！

李亭亭　对了……可是不多，您只帮我拿上这几个小瓶灌灌，劳您駕，就是这几个小瓶！（这边亭亭把母拉到这边桌上，那边小沈和小于吵开了）

沈　林　……反正我不干，我就是我，看得上就看，看不上拉倒，……干嗎！？……

于显祖　誰看不上你了，誰看不上你了，这是为了媽媽，是为了……

沈　林　那也不能楞叫我冒充别人呀，再說我也冒不来！

于显祖　人家想这些办法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誰？反正，反正你就一点不替人家想想……

沈　林　别急，别急，咱們来想办法……

于显祖　想什么？有什么可想的？反正你是好人，你不能跟着我們撒謊，不能跟着我們？……亏你說得出来！你！（突然两顆眼泪滾下来）

沈　林　哎，别哭，别哭！你听我說，我沒这个意思，眞沒有！哎，我……你听我說，你……你先冷靜点！呵？

于显祖　我，我沒法冷靜，这七大姨八大姑的，三天两头的給我介紹对象，我……

于　母　（不时地瞥他們一眼，不安地）这醬油怎么还沒灌完哪，我去看

看。

李亭亭　我去，我去，可不敢再劳累您了。（母做势欲去）哎，您疼我就疼到底，这兒就剩两小瓶了，装完这两瓶您再歇着去，呵，行不？

于　母　你呀！（爱怜的蓋蓋她的脸，两人都笑了）

这边小于还一个劲的抹眼泪，小沈显然已經妥协了。

沈　林　……好……好！……我照你們的意見办！

于显祖　（看他一眼）你……你不用擲气！

沈　林　我沒擲气，我是——思想通啦。你說得对！事赶到这兒啦，不这样又怎么办呢？

于显祖　眞的？

沈　林　唉！眞的！只是要……快点，顧客越来越多，我老……

于显祖　快，快，一会兒咱就讓媽走，往后……往后的工作統統我来做，这总行了吧？（回去坐下）

沈　林　行呵！（脫下衣服）嘿！眞他媽是个事！（走回坐下，于母也回来。亭亭送菜单子上）

李亭亭　我謝謝你們啦！你們請点菜吧！

这时来了一对青年夫妇，王从后跟上。

王处长　您二位，这兒坐，要点什么吃呵？

男　客　你們这兒什么好吃？

王处长　嗯，（一时答不上）这菜单上都有。

于　母　想吃点什么，改行？（見沈和于都注視邻桌，低声）干嗎这么扭着脖子坐着！給我坐好，有什么不乐意回家再說！听見沒有？

于显祖　随便吃什么吧！（低声）我沒不乐意呵！

于　母　那沈同志要吃什么，您点吧！

女　客　（与母同时，对王）还是您給介紹几样拿手的吧，我們不大下飯館……

王处长　（看沈）嗯，我看，我看您来个……

沈　林　（忙提示）干烧鲫魚，全家福，炸丸子……

王处长　（照本宣科）干烧鲫魚，全家福，炸丸子……这都是拿手的。

于　母　（以为沈在点菜）喲！沈同志，您可别客气，要那么些，哪兒吃得了哇？

沈　林　呵！（明白她誤会了）呵……我这是……我……

于显祖　（忙解圍）他这是，呵！沈同志这是給您提名讓您点呢。

于　母　呵！那我看就来个全家福吧，听这名挺好听，再要个魚呀什么的就行了。

沈　林　好，好，一个全家福，一个干烧鲫魚，您喝酒不喝？（習慣地要去叫，于"咳，咳"直咳嗽，沈明白过来，又坐下）喂！

于显祖　（幫忙）同志，同志！

王处长　来了，来了，您点好啦！（别处叫）哎！来了，来了！（欲下又来……）

于　母　您先去那边吧，我們倒不忙……这么大个食堂也不知有几个服务員？

沈　林　两个！

于　母　哦！（搭訕）沈同志在这兒挺熟？

沈　林　嗯！……也不。

于显祖　这不，您看，只这两人轉嘛！

于　母　刚才光問了您整天在外边忙，可还沒問您在报社当个什么职位呢？

沈　林　（不知該怎么回答，看着于）我……

于显祖　媽，姨不是說了是……是記者嗎！ 您还問。

沈　母　喲！ 姨是說了嗎？ 看我这記性，（低声）你别老乱插嘴，大姑娘家家的头一会相对象！（对沈）工作挺忙嗎？

沈　林　够嗆，不，忙，忙得很！（这时那半桌也坐上了人，在要酱油，他忙給送过去）

于　母　我看这沈同志还不錯，比前几回我相的都强，可就是不大会說話似的。

于显祖　誰見了生人那么会說話呀！ 这是老实！

于　母　嗯，（看見沈又給别桌送酱油去了）他怎么跟这兒挺熟似的，也許老下飯館？

于显祖　他才不，嗯，那才不見得呢，人家这是看服务員忙不过来帮忙呢。

于　母　帮忙？ 难得一个有学問的人，不嫌弃干跑堂的活兒。

于显祖　本来就不該嫌嘛，有什么可嫌的！

于　母　（瞪她一眼）这么說你又沒意見了？ 怎么早上一提就那么發火生气的呢？

于显祖　那是早上呵，这会兒我不挺好嗎？

于　母　（对沈）你快坐会歇歇吧！（見沈虽回来坐下，眼却老盯着王，以为他要催）不，不用催，咱也不忙，这么些人可真把服务員給忙暈了。

女　客　（正在問王）干烧魚辣不辣？

男　客　辣就辣嘛，怕什么？

女　客　你怎么了，我不能吃辣的嘛！

男　客　呵，我忘了，那就不要吧！

女　客　先問問清楚再說，（对王）辣不辣？

王处长　辣？ 不辣？（向沈求援，沈点头示意"辣"）

于　母　（与此同时留沈）你的工作挺累人吧？

沈　林　（摇头）不，不累！

王处长　（先見沈点头，对顧客）辣！（又見沈摇头，糊塗了）哦，不辣！（只好自做主张）反正不大辣！

女　客　那就来一个。（写）

沈　林　（一見錯了，拚命点头，表示"辣，辣，辣"）

于　母　（先見他摇头）不累，那就好，（又見他連連点头，也糊塗了）呵！累！挺累吧！那身子骨受得了嗎？……身体好嗎？

沈　林　（根本沒听見，以为还是問工作累不累，忙賠笑摇头）不，嘿，嘿！……（又回过头去看王）

于　母　喲，身体不好！（对于）身体不好可不行！别的再好也不行！

于显祖　（知道两下弄僵了，看見沈直要站起来，急了，突然大声）干烧魚辣極了，媽，咱可别要了！

王处长　（接到暗示，对女客）嗯，可不，說不辣不辣，可怕辣的吃着还是不对味，我看您二位来个紅烧吧，一样好吃。（女客改写，王只擦汗）

沈　林　（也松一口气，这才轉身坐下，向母）呵！您說什么？身体不好？我身体好極了，（显示）您看，結实着哪！

于　母　（也松一口气）哎！这就好啦！

李亭亭　（这时抽空来看他們）喲！大娘，您还沒吃上呵？（看鐘）我給您催催吧。

于　母　好，劳駕。沈同志你出学校还不久吧？

沈　林　可不，才两年多点。

于　母　您是大学畢业呵？

沈　林　哪里，刚念完初中。

沈　母　喲！刚念完初中当記者，这行嗎？

于显祖　（瞪沈一眼）媽！这是沈同志客气。

沈　林　（明确了自己現在的身分）呵！是客气，不，不是……（擦汗，快挺不住了）

这时上来一个人，东张西望地，王过去招呼，这人說"不！不，我找人"，突然直奔沈桌。

李亭亭　（正端一叠空盘上，突然見这人直奔沈桌，"呼"的一声，盘子都砸了……）呵！……

王处长　（过来帮她拾碎盘子，安慰她地逗笑着）亭亭，你怎么啦！

李亭亭　（直瞪着那人，原来他是范客）你，眞是你！

范　客　（不知怎么得罪她了）我？……是我呀！

李亭亭　你来干嗎？

范　客　（以为她是不高兴工作时間来找她）我……我不是来找你的，我……我有别的事。

李亭亭　知道你有别的事，哼！你倒来得快呀！

范　客　（不知为什么發这么大气，越發慌了）嗯，嗯，不快不行，催的紧哪！

李亭亭　哼！那你就快去吧！那不，在那兒等你呢！（用手一指，眼泪夺眶而出）

范　客　（覚得不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来？你为什么發这么大气？……

李亭亭　为什么，为什么？唉！那你为什么还老找我？

范　客　我找你，为什么？亭亭，这还用說嗎？

李亭亭　不用說，……哼！是不用說了！（下）

范　客　（莫名其妙，抓抓头）又怎么得罪她了！

王处长　（送碎碗碴回来）您几位？这边坐。

范　客　不用，不用，我找人。（王还沒答，亭亭从内端东西上，忙去拦住）亭亭，亭亭，听我說一句，只一句，我訪問沈林，也是你建議的，我决定写他的先进事迹，也是因为你給了我許多宝貴的材料。这会兒我好容易爭取到这个任务来写他的特写，你怎么，又，又不高兴了呢？

李亭亭　（先还不听，慢慢靜下来，破涕为笑）唉呀，你是来找小沈的，你干嗎不早說？唉！你呀！嗯，也怪我……

范　客　我不是一开口就說我不是找你来的嗎！自从你上回提不許我工作时間来找你，我多会再来过？（委屈地）看，就發那么大气，脸都白了。

李亭亭　这，这，哎！（笑）咳！一会兒再說吧，这可眞热鬧。（大笑起来）

范　客　这倒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呀？

李亭亭　（和范耳語……有人敲碗，叫"同志"）哎！来了！

范　客　呵……呵……（亭又上）咳！你可眞"鬼"！

李亭亭　鬼？但願平安无事吧！（指指小沈）你看他那个样子，我眞替他热得慌！

范　客　那我現在当然不能訪問他了，（突然）不，为什么不能？也許現在訪問他更好，他是个先进工作者，难道这对老太太会沒作用？

李亭亭　先进生产者可还是食堂服务員呵，問題是得扭轉她对这一行的錯誤認識。（突然地）呃，你看这样行不行？（两人低語）

范　客　好，太好了！

这时男女客人已吃完，王来收拾。

李亭亭　呃！（抓住王）您来一下，这事非得求您不行，您看，这位新聞記者，是訪問小沈来的，可他（指沈）……只好您来代一

代……

王处长　我，代小沈？这不是瞎胡闹嗎？不行！

李亭亭　那您就眼看着他們垮呵？一百步都走了九十九了……

范　客　您帮帮忙吧，帮帮忙吧。

王处长　我？……反正我不能冒充小沈，这……太不象話了。

李亭亭　那好，那您就不冒充，您只一般的談談，从思想上教育教育老大娘就行。

范　客　那怎么行？总不如代小沈更好……

李亭亭　（使眼色）嗐！行！行！就这样吧！呵！

范　客　（会意）好，好，就一般地談談，您只要回答我的問題就行。（又盯一句）只要别所答非所問就行。

王处长　（直摇头）这不行，……哪有这样拖人下水的呢？

二　人　您下吧，下吧，这是下水救人。

范　客　与您无損。

李亭亭　救人一命呵！（恳求地）您帮帮忙，帮帮忙吧！

王处长　我？……我……可先說好，只是一般地从思想上談談……可不許……

李亭亭　当然，当然！（对范示意）

范　客　好，好，当然，当然！

李亭亭　（拉住他，亲热地）哎！原来您还是个好人！

王处长　嗯。好人？别把好事办坏了就行呵！

李亭亭　（带他們走近沈桌）这是一位記者要訪問一下这位沈……（王瞪她一眼）嗯，这位同志，星期天太挤，劳駕拼个座行不？

于　母　（不悅）亭亭，你怎么尽找事？

李亭亭　别处实在沒空，我只得又求您来了……

于　母　好吧！坐吧！我們快吃快走。

范　客　别，别，我們快，一会就完，謝謝您呵！

沈愕然，于也不明所以，范搶着讓王坐下。

范　客　（对王）我的来意都跟您談过了，我們的社会是很尊重您們这些无名英雄的，你們平凡的劳动为社会主义建設，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了很大的貢献……

亭在一旁挤眉弄眼，催王說話。

王处长　呵，……你太客气了，服务性行业是社会主义事业里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們就要勤勤恳恳地搞好这个事业。您想，要是沒有售貨員，人們就什么也别想往家买，要是沒有汽車售票員，沒有浴池服务員，理髮員……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只怕人人都得蓬头垢面地滿街跑了，您再想想，要是沒有飲食业服务員，只怕大伙都得餓肚子了！所以呀，（看母一眼）看不起我們这些服务員的，可眞是該換換脑筋啦……

范　客　（一边偷看母，一边装着記）是呵，是呵，要不"北京日报"最近就發表那篇社論"向你致敬，无名英雄！"啦！

于　母　（对于）怎么，报上还眞登了这話？

于显祖　我不那天都念給您听了嗎？

于　母　呵！我可沒往心里去，我还当是你为了逗我喜欢添枝加叶編的呢！……

范　客　（更进一步）昨天那个服务性行业代表会議您当然参加了？

王处长　我……我……恰恰因公……（瞪他一眼）

李亭亭　（忙插言，对范）記者，您請他談談一般感想吧！

范　客　对，对！我們只是請您談談一般的感想，这……您是不該拒絕的！

王处长　（无奈）我……我認为这个会議是極有意义的，是曠古未

有的……

沈　林　(突然插言)眞是盘古开天地头一遭呵！几千年来，哪个朝代哪个社会能对服务員这么尊重呢！昨天全国总工会主席去了，共青团市委副書記去了，各有关局长，市工会主席……嘿，全都去了，大家就象一家人一样，亲亲热热談家常，临了吃飯的时候，这些首长还亲自給我們摆桌端飯，上菜……唉呀，那会兒我这顆心哪，都快跳得掉出来了……

于显祖　(直瞪他，不叫他說)……

范　客　(忙制止)这位同志，您先别插話！

于　母　怎么？沈同志您也去了？

沈　林　呵，呵！(想說什么，被于制止)

于显祖　媽，新聞記者可不什么会議都得去参加嗎？您……怎么老打岔？

于　母　我多会兒老打岔了。

范　客　好，(更进一步，对王)您是不是再談談您……当选社会主义积極分子的心情？

王处长　我……这可不好！(起立)我不是什么积極分子！(众愕然)

李亭亭　(連忙拉住)你看你，你答应了談談的嘛！

王处长　可是我早就說好不能这样……

范　客　(忙插入)您……您别謙虛，我早就听說您这个人很謙虛，可沒想到您謙虛到这个程度，您还是可以一般地(挤眼)一般地談談，工作已經进行一多半了……这，有什么不好呢？

李亭亭　談談对人家有好处，对您也沒害处，您……您别太机械了！

于　母　請您，請您談談吧！

王处长　(无奈)好，可我眞只能一般地談。当选社会主义积極分

子，这是非常大的光荣，更重要的，服务員当选，說明我們的社会对所有的劳动者都是尊重的。

于　母　眞的！你們这行的积極分子，也眞和别行的一样算全国英雄劳模嗎？

于显祖　媽，我不早說过嗎？

于　母　嗐！耳聞不如眼見嘛！

范　客　大娘！是眞的，他們还見了毛主席呢！

于　母　什么！"跑堂的"見毛主席！这事也是眞的？(一把抓住手)你，这么說，你也見了毛主席啦！

王处长　(要否認，但看看众人恳求的目光，只好忍住，但不回答)

于显祖　(代他回答)当然啦！媽！(用眼光乞求王首肯)"跑堂的"見毛主席明明是眞的，可是您不点头我媽就不信，您……(王只好点头)哎！

于　母　这都是眞的？

众　　是眞的，大娘！

于　母　(无語，突然眼泪滾下来)我那早死的老伴，我那苦命的当家的呵！

于显祖　媽，媽，您别……您这是干什么？

于　母　唉，你們别笑話，我那当家的，就是我們改行她爹，这一輩子沒个人看得起他，就为他是旧社会的一个"跑堂的"。……那会兒可不管你多勤謹，多卖力气，多忠厚，干死干活的还是个人人看不起的"臭跑堂的"，别說見毛主席这样的大人物啦！那会兒什么芝麻綠豆官都不拿这行当人看哪，要不她爹就夜夜做梦盼改行，給我們这丫头起名都叫改行啦！

于显祖　媽！媽！

于　母　改行，改行，可到了也沒改了行，一輩子就那么蹩蹩屈屈地死了……我那苦命的老伴，你可是怎么就沒等上这一天呵！

于显祖　媽，这苦都受过去了，您就忘了吧……提起来招人难受，您这是何必呢？

于　母　我，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的啦。……我是高兴的呵！您們可别見怪，我把您們的正事都給攪了。

范　客　哪里，哪里，我們今天收获太大了，嗯……（不知怎么再談下去好）

王处长　（事情急轉直下，他也积極起来）大娘，我可是还有一句話，也不知該不該說？

于　母　喲！我說同志，你有什么話，只管說吧！

王处长　是呵！現在样样都挺好，可就是还有些人看不上我們。

于　母　眞的，什么人呀？連你这号人都看不上，可眞有点太难啦！

众面面相覷。

王处长　不是别人，就是……（見于搖手，不敢莽撞）就是有些老人家不肯把閨女給我們……

于　母　（笑了）呵！这終身大事呵，你們可别怨老人家，这"女是娘的連心肉"，誰不盼着自个的閨女享福呵！

王处长　（进行說服）大娘，可您說什么叫享福呢？

范　客　（看着亭亭）找个知心合意的人，那才叫享福呢！

李亭亭　（也看着范）大娘，歌上都这么唱："要是找个知心的主，吃糠咽菜不嫌苦，爹娘給寻个不遂心的人，手捧黃金也泪盈盈"……（說完忙躲开）

于　母　說得也是呵！（对王）你有对象了嗎？

王处长　有了，就是她媽不干哪！

于　母　嗐！这我告訴你个窍門，老太太不乐意不要紧，她不乐意不是，你就見天去磨，叫她閨女給她哭上两頓，这娘哪有不疼閨女的呢？这日久天长的呵，水滴石穿……

于显祖　眞的？

沈突然起立要說什么，大伙紧张地期待着，突然邻桌一个顧客大叫。

小伙子　喂，喂，倒是有人沒有？快点行不行？

王处长　来了，来了。(去取碟筷)

于　母　喲！吓人一跳，我說你这位同志怎么这么"横"呀？

小伙子　我有事等走呢，声大了点，对不住！

王处长　叫您等了，对不住……对……

小伙子　喲，您不是王处长嗎？怎么您……

王处长　别嚷，别嚷，嗐，小张，先别嚷……

小伙子　咳！这是怎么說的，王处长，快坐下一塊吃点……您……

于　母　喲，他怎么还是个处长？(对众)是受处分降到这兒来的吧！

王处长　(对张)看你这一叫不打紧，可把人家快成的事給攪了……

于　母　攪了！什么快成的事攪了呀？(疑)你們倒是干什么呀？

沈　林　呵！我說这一叫倒叫好了，这半天可把我給蹩坏了，我又說不了瞎話，可又……赶上今兒座兒又多，他又生……咳，我都說了吧，該怎么的就怎么的吧！

于显祖　小沈！

于　母　喲，你这丫头，(低声)你疯啦？怎么管人家叫起小沈来啦？

王处长　大娘，你听我說，我倒是处长，也沒受处分，到这兒是帮忙来了，可社会主义建設积極分子不是我，是他！

于　母　怎么又变了他啦，你們可眞把我給鬧糊塗了。

于显祖　媽，本来就是他呀！（掏出相片）您看，这是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建設积極分子合照的相，媽，您看第三排边上这个人是不是他！

于　母　（看沈，对相片）喲！可不眞是他嗎！

范　客　我今天来訪問的也是他……这一来材料更生动了，（一边記，一边說）我看您就答应了吧，他們……

李亭亭　他們倆……

于显祖
沈　林　我們倆！……

于　母　你們倆！？……

众　早就好了，就是沒敢告訴你知道。

于　母　喲，你不是她大姨介紹的那个呀！你是个服务員？不，……不行！

于显祖　媽媽！

李亭亭　（推她低声）哭吧，快哭呀！（于捂脸嗚嗚哭起来）

于　母　哭也不行！你姨介紹的那个呢？

李亭亭　对了！小于！快，快！就要到十二点了……

于显祖　（对母）那个人十二点就来，他一来我就退了他，反正我……我除了他（指沈）誰也不嫁！（不哭了）

王处长　哭呵！再接着哭，大娘說了，多哭两頓，这娘哪有不疼閨女的……哭呵！

于显祖　（果然又哭）嗚……媽……嗚……

于　母　唉呀，别哭，别哭啦！有这会兒哭的，早干嗎不說呀！

于显祖　嗚……嗯……嗚，这不都說了嗎！

于　母　呸！这会兒我还用你說呀……这可叫我怎么办哪，这……这养兒养女煩死人哪。

范　客　大娘，养得了女兒的人……

李亭亭　管不了女兒的心！……

王处长　强扭强管伤感情呵！……

于　母　这話倒是理……(对王)这可叫我怎么办呢！处长，你可眞是处长吧？

王处长　絕对眞实。

范　客　一点不假。

于　母　那……(看沈)你……(看于)你……(于又大哭)别哭啦，我这当娘的是想害你还是咋的？(对王)好歹您是个当头的，您給我这老婆子拿个主意吧！

王处长　这主意好拿，您只(点个头)这样就行啦！姑娘有眼力呵！这样的小伙子沒处找呵！

于显祖　媽！

沈　林　大娘！

于　母　(木已成舟，沈又实在不錯)那……倒叫大伙受累了，唉！誰叫人老脑筋旧呢？……

沈　林　这也难怪，大娘，嗯，媽！我一出学校上这兒来，思想也好久才打通呢，别說您这受过多半輩子苦的人啦！

王处长　看您这女婿多能体貼人，大娘，好福气呵！

这时一陣鍋勺响，王、亭都匆匆下，沈欲走未走……

于　母　(对于、沈)咳！看叫你們折騰我这一早上！

于显祖　(撒娇地)媽，您还耽誤了人家的工作呢！

于　母　嗯！我这又背上不是了，(对沈)还不快去你的！

沈　林　哎！(匆匆下，亭、王端許多菜上)

王处长　刚这一忙乎，把我都弄乱了，这是誰要的呢？

李亭亭　这是我的，这是我的，(取走)这样您就容易想了吧！

沈　林　能行嗎？要不我去問問……

王处长　不用，不用，你等我想想……这丸子，是个胖子要的。(用手比圓的)这个糖醋排骨，是11号的，排骨，11号。(用手划两道)这个，干烧魚，又是一对夫妻要的，这回我可知道是辣的了。这个沙鍋二元，是誰要的呢？(想)呵！对了，是个戴眼鏡的，二元！(用手划副眼鏡)对！一点不錯！

李亭亭　看不出您还眞有两下子。

王处长　什么两下子？我的身体又不好，又沒技术，还不得找窮門呵！(亭亭笑)这，(端到母桌上)是你們要的！

于显祖
于　母　(百感交集，相視而笑)

范　客　(拉沈上，他已穿上工作服)来，来，快坐下，坐下照个相。(摆地位)你坐这兒，你坐这兒，再靠近点，大娘您坐这兒。

李亭亭　(走过)拉上手，拉上手！(又下)

沈　林
于显祖　(指母，叫她别开玩笑)

于　母　哎！拉上就拉上吧，这如今的社会，老脑筋算吃不开了。

王处长　(后边一陣鍋勺响)来了，来了！

范客給他們照完相，走近刚上的亭亭。

范　客　亭亭，亭亭，咱俩哪天也能照一张相呵！唉！

李亭亭　嘆什么气，下了班吧！

王处长　(端上菜来)全家福，这也是你們的，(把菜双手放在桌上)祝你們……全家幸福！

——幕落

选自"剧本"12月号

在候車室里

华　銓　倫

人物：

赵　福——步兵班长、上士，二十五六岁。

李万生——步兵战士、列兵，十九岁。

海軍少尉——二十七八岁。

售票員——中年人。

农民——合作社社員，二十五六岁。

旅客若干——其中有一老头，五六十岁。还有学生、店員、复員軍人等。

地点：

某小鎮长途汽車站的候車室里。

时間：

某日下午末班汽車到来之前。

布景：

舞台正面偏左是車站售票处，有两个售票口，左边一个窗口上写着："軍人售票处"。舞台左右，均有几张靠背长椅，周围墙壁上貼有乘車規則、时間、价目表、标語等。

幕啓：售票处的窗口关閉。旅客們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售票員快些售票，他們有的坐在靠背椅上，有的似排队非排队的站着，也有的在看价目表、时間表，人声嘈杂。

众旅客　售票員同志，怎么还不卖票，早点卖吧。

售票員　（从窗口露出脸，他戴着近視眼鏡）旅客們！請不要着急，时間一到，馬上卖票。

众旅客　早点卖吧！

旅客老头　今天去宁波就这一趟車了，我看能不能买到票，还是个問題呢！

旅客学生　售票員同志，到底还能不能买到票啊？

售票員　票是准有。可不一定你們每人都能买到，今天大站旅客上的太多啦！

在旅客噪嚷声中战士李万生、班长赵福上。

李万生　（身上背着自己和赵福的背包，滿头大汗）班长，快坐下歇歇吧，这一陣走的伤口又疼了吧？

赵　福　（右腿有些瘸拐，勉强的走着）不要紧！你快放下背包吧，看把你压的……

李万生　这怕什么，虽說我肚子給我开玩笑，一天拉几回稀，可肩膀还有的是劲兒呀。（忙着放背包）

旅客老头　（看赵福腿）哎！同志，这边坐。你这腿是怎么啦？

赵　福　啊！（見老人讓坐过意不去）沒什么，您老人家坐吧！

李万生　这沒什么。来，快坐下吧！

旅客老头　（向小李）这位同志的腿怎么啦？

李万生　老大爷！咱們班长的腿是打演習摔的！

旅客老头　打演習摔的！噢，就是端着槍，喊冲，喊杀的練軍啊。

李万生　对！我們班长，就是想讓我們新战士快点学会本領，自己多带头示范，把膝盖摔坏了，要不是部队刚才出發了，他还不肯去休养呢！

赵　福　小李，你給老大爷說这干啥！

旅客老头　（見赵福腿伤）啊喲！嘖嘖嘖……你們解放軍同志打演習就是猛啊，那天我在地里干活，忽然間山上一帮人，（学战士样子）一个个端着槍，“噢”！还喊着“冲啊！杀呀！”直往我

这边冲，要不是我老头子知道你們这一手是叫打演習，早吓掉半条命了。哈哈哈！眞像些小老虎。

老头子，自覚好笑，引起其他旅客也随之大笑。

售票員　（打开售票窗）各位旅客注意，往宁波方向去的51次車开始售票了。

旅客們一窝蜂似的拥到售票口。

众旅客　我去宁波，我买两张宁波的。

啊呀，别挤，后边排队么！

赵　福　（想起来买票，刚一站起疼得厉害）哎喲，休息一会，反倒更疼起来了。

李万生　誰叫你起来的！我去买就是了。（急轉身跑到軍人售票处）售票員同志，我要两张到俞范的票。（李只买到一张）怎么，只有一张了？

旅客一陣噪曛。

众旅客　怎么，沒票啦？为什么就卖这几张票啊，这怎么办呢？

旅客老头　咳，小站就是这点吃亏。

李万生　售票員同志！我們是两个人一塊到医院去的，一张票怎么能行呢？

售票員　同志，对不起，今天大站人多，这趟車一共只有三个空位子，明天赶早吧！

李万生　請你想个办法好吧，我們班长腿坏了，他实在不能走。

售票員　明天赶早吧，（电話鈴响）要有办法，就不会讓你为难了，再說你們又都是軍人。（拿起电話听筒）喂，哎，是我，我就是……

李万生　售票員同志！哎，我买张站票好吧！（見售票窗口关上，无奈的轉过身）班长！巧事都叫咱碰上啦，部队实弹演習要看眞本領的时候了，咱們来休养！买車票呢，两个人只有一张！唉！

你看这事……

赵　福　只有一张票！那——我跟售票員同志商量商量去。

李万生　不行，不行！他說，大站的車，今天調不过来。班长！你看这样，这张票給你，我拉开两腿跑去，这里到衛生連只有一站路，頂多二十里，眼一眨也就到了。

赵　福　这怎么成，你拉肚子，那还有劲兒跑，刚才就把你累得够嗆了！

李万生　我沒有問題，保险有劲。

赵　福　有劲兒？有劲連首长就不会讓你来休养了。拉肚子我有經驗。还是你坐車吧！

李万生　我沒关系，腿有的是劲，还是你坐吧！

赵　福　小李！要不咱俩一塊走，两个人扯扯談談就不覚累了！

李万生　(一本正經地)班长，你可要对自己負責啊，你腿上的伤口都化脓了，你想不要这条腿啦！

赵　福　(好笑)哪有那么严重，过去打仗負了伤，也沒坐过車，还不是一样跑着！

李万生　过去是过去嘛！現在……(急的說不出話来)那得看具体情况嘛！反正受了連首长和全班同志的委托：一、叫我好好休养；二、把你安安全全的送到衛生連。好班长，别讓啦，这不比平时啊！

赵　福　李万生同志，你怎么不听話呀！咱俩一塊走也好，把这张票讓給一个有急事的老乡吧！

旅客老头　哎，我說班长，这个小同志說得对啊，还是你坐車吧，你这腿不能再跑啦，看你那样，还不得走到天亮！

李万生　看，这位老大爷都同意了。你坐着，我給你放行李去。

(拿起背包)

赵　福　(很感激)哎，小李，那把你的背包也放上，你空手跑要輕快一些的。

李万生　那好。(提背包下)

售票員　(脖子上挂着哨子上)各位旅客注意，买好51次車票到宁波庄市駱駝桥去的旅客，請剪票上車啦。(重复一遍)旅客們！今天的末班車已滿，沒买到車票的旅客，明日請早，明日請早。

众旅客　再加班車吧！我們还有那么多人呢！

再加几张票吧！

我有要紧的事啊！

售票員同志，請你給想想办法吧！

售票員　(耐心地)旅客們，国家过渡时期，交通运輸还有一定的困难，不能完全滿足大家的需要。你們要求加班，我也請求宁波总站，刚才来了电話，今天車輛調拨不过来，都派出去了，沒法加班，只好明天請早。

旅客們又一陣嚷叫。

售票員　(詼諧地)哎呀，别吵，别叫，别嚷好不好！我只有一个脑袋，两只手。我要是孙悟空，一下就变出一百輛汽車，把你們都送到家門口！可惜我沒有那样法术！(忙着給旅客剪票)

沒买到票的旅客們漸漸散去。

赵　福　(把票給售票員剪)同志，把你累坏啦！

售票員　(擦汗)哎喲！鬧得我脑袋瓜子嗡嗡直响！

赵　福　还有几分鐘开車？

售票員　还有十五分鐘，就上吧。

赵　福　还有一个同志沒买到票，給我上行李去了，我等一下。

售票員　同志！你能买到票就算好运道啊！你沒看刚才那样子，买票的人像潮水一样，险些把售票口都冲場了！哈哈！

赵　福　哈哈！幸亏你堵的严，要不就决了堤啦！

售票員　哎！第一汽車厂不是出貨了嗎？再过几年，自己的解放牌汽車大量出产，就好了，到那时，馬路上的車子来来往往的像流水，那咱这項工作也該是机械化了。現在啊，哨子吹吹，話筒喊喊，手工业方式……（風趣的大笑起来）

海軍少尉滿脸是汗，急的奔上。

海軍少尉　售票員同志！有票嗎？

售票員　明天头班車。

海軍少尉　今天末班車沒票嗎？

售票員　（苦笑地攤了一下手）……

赵　福　（發現海軍少尉，敬了个礼）少尉同志！您好！还認識我嗎？

海軍少尉　（忽然想起）噢！你是〇〇八〇部的赵福同志？对！打一江山的时候，你們就坐在我們那只登陆艇。

赵　福　是呀！那天战斗，多亏了你們，要不是你們照顧得周到，我們到了一江山，还能打仗啊，早吐得爬不起来了。我們連的同志都很想念你們，心里都非常感激啊！

海軍少尉　啊呀，还感激什么。你到哪里去？

赵　福　我到前面一站——俞范。

海軍少尉　那好，我到宁波，咱們正好一路，待会上了車再拉拉，我先买票。（問售票員）售票員同志！今天的票，眞沒有了嗎？

售票員　同志！早就沒有了。

海軍少尉　你們站长呢？

售票員　这个小站，站长，售票員二为一体，都是我！

海軍少尉　請你帮帮忙，我有要紧事，我参軍七八年，从来沒回家看过，我那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想我，已經来到宁波好几天了，我在海上执行任务不能上岸。前天去信約好我今晚上

去接她，請你想个办法吧？

售票員　海軍同志！（指赵福）你問問这位同志，实在是一点办法沒有！明天清早来，赶头班車吧！再一說，就差这一晚上，您母亲大人，也不会怪你不孝啊。

海軍少尉　过了今天就不行啦，昨天我收到我母亲三天前在宁波發出的信，她說，如等到十三号沒有人去接她，十四号一早便乘火車回河南去啦。

赵　福　那今天就是十三号啊。

海軍少尉　可不是，要不我就这样急嚥！售票員同志，請帮个忙，給我个站票也行！她这么大年紀的人跑来扑了空，路又那么远……那多不合适。

售票員　哎呀，这倒是个急事！可是車上連站的地方也沒有啊！

海軍少尉　（焦急地）那怎么办呢？

售票員　（无計的搔头皮）唉！

赵　福　（也随之焦急）明天早班車，这兒开出是 6:30 分，什么时候到宁波？

售票員　7:20 分到。

海軍少尉　赶不上，宁波的头班火車是 7:10 分，赶不上，咳呀，眞急死人！

赵　福　（犹豫，而后坚决的向海軍少尉立正）海軍少尉同志！我这张票讓給你吧！（遞票給海軍少尉）

海軍少尉　（意外地）給我，那你呢？

赵　福　我不走啦。

海軍少尉　那怎么行呢！

赵　福　行！少尉同志，我是請假归队的，明天下午才到銷假日期，今天我順便去看位老首长，明天一早走也耽誤不了。

售票員　这眞是一举两得呀！

海軍少尉　（万分感激）謝謝您，赵福同志，不过，这太对不起你啦！

赵　福　沒什么，沒什么。（把票給海軍少尉）不过，票是到俞苑的，你得換去宁波的。

售票員　那好办，那好办！你二位說妥了嗎？

赵　福　說妥了！你快換吧。

售票員　換去宁波的？（感兴趣地）这就叫下級尊重上級是不是？

赵　福　（不好意思）不是，不是！哎！售票員同志！請你告訴那位同志把我們的行李留下吧。

售票員　（点头）好办！好办！

海軍少尉　（紧握住班长的手）謝謝你，赵福同志！

售票員　来来来，快快換票！（拉海軍少尉下）

李万生　（手拿几个热腾腾的饅头上）班长，快上車呀，你晚飯还沒吃，这个好带到車上吃。

赵　福　不！小李，（悄声）咱們还是走吧，天快黑啦！

李万生　什么！走，咳，临到开車了，你还变卦，咳，眞是，我一个人跑，保証沒問題，放心好了，快上車。（拖班长上車）

赵　福　（怕讓海軍少尉听到，輕声地）小李，我問你一个問題。你要是碰上这么个情况怎么处理？

李万生　（不解地）什么情况？

赵　福　你已买好汽車票，刚巧有位首长的事比咱紧急，要坐車，可是票已經卖完了，你說怎么办？

李万生　这还用問嗎？当然把票讓給首长啦！

赵　福　（兴奋地反問）为什么？

李万生　我的好班长！别考我啦，你平时对我的教导我沒有忘記，这是叫：下級尊重上級，也是咱革命軍人应有的礼节嘛！

快上車吧！

赵　福　好，小李，說的对！(輕声)哎！我已經把票讓給那位海軍少尉同志了，他路远，事情比咱紧急，再說他是上級，应該尊重他。

李万生　(不解地)怎么！你把票讓啦，这……这……这怎么成？

赵　福　小李……怎么，平时学的条令，碰到实际情况就……

李万生　不，班长！你……咳！得看具体情况嚜！你是伤号，瞧你腿还瘸着，哎！你看血都流到外边来了。(急)这个少尉同志也是，不看看班长的身体怎么样，好意思嚜，我去找他商量一下。(急向海軍少尉处跑)

赵　福　(拉住)小李，不要去！

李万生　去商量一下！

赵　福　李万生同志，应該听我的命令！……

海軍少尉　(在售票处听到語气不对)噯！售票員同志等等……(走过来)赵福同志，这是怎么回事？

李万生　(一本正經地)报告海軍少尉同志……

赵　福　(也一本正經地)李万生同志！报告少尉同志：我們在商量今天不走了，請你快上車吧。

海軍少尉　(看出苗头)不是这么回事吧？(严肃的問李万生)你报告吧。

李万生　是，少尉同志！我們班长在打演習中把腿摔伤啦，部队已經去实弹演習，决定班长和我去医院休养，他实在不能走。

海軍少尉　啊呀，赵福同志！你怎么不告訴我呢！

赵　福　沒什么！摔破了点皮。小李，别吓唬人了。(暗示)我还去看老首长呢？

李万生　这哪里来的首长，首长和部队一塊出發了。

海軍少尉　啊，原来是这样子！你准备走去是吧，这不行！

赵　福　我不走啦，少尉同志！你快上車吧！

海軍少尉　(看赵福的伤) 那不行！你坐車走吧。我另想办法。

售票員　(由售票房出) 海軍同志！給你換好啦，10号座位，正是个好位子，快上車吧！

海軍少尉　对不起，售票員同志，我不坐了。

售票員　(不解地) 噯呀，我說你們是怎么啦，說換又不換，一个說另想办法，一个說我不走啦，我听誰的好？

赵　福　我請求你快上車，要不，明天你母亲就走了。

相互爭着，正在这时，有位农民，手里拿着一把雨伞，一盒針葯，喘吁吁地上气不接下气，滿身大汗匆匆上。

农　民　站长！哪位是站长同志？

售票員　我就是。

农　民　(气喘) 站长同志，……請……你救救命，汽車……末班車，請救救命。

售票員　(大吃一惊) 啊，汽車压坏人啦？

赵福、李万生、海軍少尉都惊奇。

农　民　(急摇头) 不是……不是，我要买票。

售票員　啊，早就沒票啦，你看，这三位解放軍同志都有要紧事，可只买到了一张票。

农　民　站长同志！我求求你……我們合作社主任，吃中午飯的时候，得了什么急性"脑壳炎"，我是来买針葯的，医生还在社里等着哩，要我越快越好，說是一分鐘也不能耽誤……，請你救救命，卖給我一张票，要不就讓我趴在汽車頂上也好，只有二站路。

海軍少尉　急性脑膜炎！那是个很厉害的急病啊！

农　民　可不是，牙咬得比鎖还紧哩，四肢抽筋！站长，你千万救救命。

海軍少尉　(坚决地)赵福同志！我的意見把这张票讓給这位老乡。

赵福、李万生　对！給他吧，救人要紧！

农　民　(几乎要跪下叩头)解放軍同志，那……那眞謝謝救命大恩！(想走又回来)哎呀，我走了，你們怎么办呢？

赵福、海軍少尉、李万生　我們，我們另想办法，你快上車，救命要紧！

农　民　謝謝，謝謝！(向海軍少尉)同志給你錢。站长同志，我是去江桥的，請你換一下吧。

售票員　这好办！(即去換票交給农民)这眞是亏了解放軍啊。

农　民　(万分感激，接过票轉身就走，又轉回)海軍同志，(笑容)請問你的姓名、单位。

海軍少尉　我，(想好)我是解放軍〇〇八〇部赵福。

农　民　(雨伞忘記拿)謝謝你，我記住啦！(下)

赵　福　(才感覚到)海軍少尉同志，你怎么把我的名字告訴他啦！

李万生　哎，售票員同志，請你告訴那位老乡，是海軍少尉同志，不是我們班长。

售票員　唉呀！还分什么你呀他呀！我告訴他們——是解放軍！解放軍就是好，下級尊重上級，上級嬤爱护下級。咳！还得加上軍爱民哩！哈哈……(想吹哨子开車)

农　民　哎呀……哎呀！(慌张上場与售票員撞在一起)

售票員　啊呀，要开車啦，你还回来干啥？

农　民　我……我……我的伞掉啦！

售票員　啊呀，眞是！

赵　福、海軍少尉、李万生　(哈哈大笑，目送农民下)

——幕落

选自"解放軍文艺"4月号

两个新人

方　春

时間：

一九五六年春天的一个黃昏。

地点：

靠县城不远的农村里，一个农家。

人物：

王成德——复員軍人，年三十岁，在部队里当过班长。平时不大說話，好像性格很綿軟；但是作起战来或遇到紧急的事情，眼睛瞪起来就像只小老虎。

王　母——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大娘，五十多岁，很自信，很健談。

桂　英——成德妹，十八岁，目前农村中的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有点任性，也有点泼辣，健康而有活力。

孙百順——成德自小要好的朋友，現在是农业合作社的社长。他是一个对工作、对朋友、对一切事情都热心的人。

秀　琴——合作社的生产队长，二十岁。她虽然不大爱講話，可是心眼滿多，主意不少，很有主見，目前担任社的青年团書記。

布景：

台右方是一間房子的横断面，占整个舞台的三分之二。房子已經粉刷过，看样是准备做新房用，里面有新桌、新床、新凳子，靠桌子的墙上有两个鏡框，一个是成德的立功喜报，一个是許多小相片組成的相片专栏，显然框里已經装不下了，框子外边还插着一两张。

房子外后方是一間正房，我們看到的只是它的門和拐角的墙，房門外边有一棵桃树，树下有一小石桌，目前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桃花盛开着，近黃昏的阳光照上来，显得分外美丽。大門是用 柵 栏 做

的，开在台的左前方，但观众不一定看得到。

幕啓：母亲刚扫完院子，又进到屋里来整理房子，看到床上的軍用白被单和黃布面的被子不称心，就費力的搬出成德的箱子，从里面拿出一条新的花被单，鋪在床上，把旧被塞到箱子里，又跑到正房拿来一床新被子換上。然后看了看，又把旧被子从箱子里拖出来，拿出新枕头，箱子里有書，拿出来又放进去，發現了箱子里有一只口琴，拿出来看了看，吹了吹，又放进去了。这一切都在匆忙中完成的。老人是那样的兴奋，不时地自言自語和微笑，有时甚至自己笑出声来。孙百順匆忙的走来，看到她的經心布置，不禁拍手叫好。

孙百順　嗬，收拾得这么漂亮呀！

王　母　(受惊)看你把我吓的。

孙百順　亲还沒有說成，新房先布置好了，大娘你可眞是盼孙子盼迷了。

王　母　百順呀，要是說旁的我都不能承認，要說我盼孙子，不怕你笑話，虽說沒着迷，可也差不多了。你成德兄弟一出去就有七八年，七八年連个媳妇也沒混上……

孙百順　沒混上媳妇，把你老人家的孙子也給耽誤了。

王　母　这話是咱娘倆說，要守着你成德兄弟說，他那大道理可比我多。每逢我一提这事，他就說：(学着成德的腔調)“我参軍不是为的討老婆，队伍上要都討个老婆，生一大堆孩子，仗可怎么打……”話虽是这么說，他可不知道，这有年紀的人可就是孙子要紧，上了年紀的人要是跟前沒有个小的抱着，就像炒菜沒放盐一样，沒滋沒味的，每逢我看到人家手里抱着那又白又胖的小子，从心里饞的發慌呀……

孙百順　成德复員了，明年你老人家就有孙子抱了，說不定还是个双生，叫你一只手里抱一个。

王　母　(喜不自禁)这可要托你的福。你們倆自小要好，你这又

当了社长，大小是个头目人了，这个事全指望你了。那个人什么时候来？

孙百順　田秀琴是个忙人呀！并社后担任咱社的青年团書記，到上边开会七八天了，今早上才捎信来說，下午准回来，也許回来的晚点。大娘，这事不光我着急，我們几个干部都急，就連县上的张同志还給她談过哪。

王　母　唉喲！为着成德的事連县上的同志都惊动了。

孙百順　是这么回事，张同志是才来咱县的一个女干部，誰知道，无巧不成書，偏偏秀琴到省里开先进会的时候認識她，妇女見妇女自然是无話不談，許是秀琴把这事給她說了，她一打听成德的为人就很贊成，成德这事得她的力不少啊，要是光憑我这两片嘴，怕說不动田秀琴。

王　母　什么样的千金小姐，还这么費事，这算是答应了？

孙百順　沒有，不过口还活着，說是等見面亲自談談再說，事成事不成，就看今天两人見面了，如今这事也不好办呀！

王　母　說的是，要擱从前憑俺成德，走过南，闖过北，能文能武，这一回来那說媒的还不挤破院子……可話也不能这么說，要擱从前我这老骨头也不知道埋到哪里去了，如今什么事都怪舒坦了，就差这一条难办的事。

孙百順　本来这事也好办，就是成德这年龄，姑娘們一听就搖头，先前我一接到成德要复員家来的信，我們几个干部就給他盘算过，先后也給两个姑娘談过这事，眼看要說成了，可是一問年龄就又打住了。这回算是第三回了，要再說不成，我們也覚得不是意思。

王　母　这回人家就沒意見了？

孙百順　这回我們多了个心眼，干脆瞞他几岁，說是二十六。

王　母　往年說亲的瞞岁不希奇，如今說亲也还得瞞岁？

孙百順　这是沒办法的事，要說成德，哪一条都好，就是因为年龄大一点，这事老說不成，那不是越拖越大，越来越难办嗎？年龄本来算不了什么大事，可是大事就叫这小事給砸了。

王　母　这事你們办的不牢靠，等会兒两人一見面，要問起这事，不上了两岔里去了？

孙百順　所以趁人还沒来，我就来給您老人家說一声，也給成德說一声，反正想办法把这事說成，結婚以后就好办了，好在秀琴是并社以后才过来的，不知道底細。成德和桂英呢？

王　母　成德呀，出去了七八年，那老毛病一点也沒改，屬孙猴子的，一会也閑不住，家来才几天，可是就沒在家老实待过，今天这么要紧的事也留不住他，桂英丫头也不知好歹，又叫着他和牛娃子挖井去了，整天挖井、弄河的……

孙百順　許是桂英那一組怕完不成任务，叫他去帮忙了。成德兄弟对自己的事就一点不着急？

王　母　說不着急也是假的，这不是（指床上的新被单，枕头等物）自己都准备齐全了。三十的人了，还有不想找个媳妇的，可有时候又不像是眞着急，我也弄不清他的心思。

孙百順　桂英妹和牛娃子的事怎么样了？

王　母　看样算是成啦，两个人沒大沒小的，除非不見面，見面就吵嘴。閨女的事我是一概不管，可管也管不了，我不管有人管，只要那青年团說上句話，两个人都像領了聖旨一样，說东就东，說西就西。上一回两个人在这里不知为了什么事，吵嘴吵恼了，我說他們不听，我就找到青年团上告了他們一状，第二天两个就乖乖地給我賠不是来了。如今的世道，眞是怪有意思。

孙百順　只要你老人家覚得有意思，那年青的就覚得更有意思了。成德那不爱說話的老古板脾气，不知道出去这几年改了沒有，要是今天两人一見面，成德光悶在那里，可就要坏事，如今姑娘們都喜欢那能說会道的，說不上三两句話，引的姑娘們笑的肚子痛，那姑娘們就从心里高兴。

王　母　自古到今，誰不喜欢說話帶味的人，成德这会比以前强多了，和他妹妹整天嘰嘰嘎嘎的沒个完，不过待会他回来，你还是教他几句的好，也許見了生人，那老毛病又犯了。

孙百順　我可教不了，还是你老人家教教吧。

王　母　說話不沾边，我拿什么教？我知道現如今年青的喜欢听什么？我看呀"有緣千里来相逢，无緣对面不相識"，还是看他俩的吧。

孙百順　这又是封建話。

王　母　有年紀的人不能张嘴，一张嘴就封建，如今叫你們年青的摆弄的我都糊塗了。反正这事你着急、我着急都不頂事，还得看他俩的。

孙百順　对！看他俩的吧，我得先回去了，待会成德回来叫他找我去吧。

王　母　你再等他一会兒吧。

孙百順　不行，趁空去办点事，如今又是公事又是私事，簡直分不开了，一会再說吧。(下)

王　母　(繼續在整房子，床上好了，桌上；桌上好了，地下；又一面自言自語的)也难怪人家嫌大，都三十的人啦，要擱从前不是好几个孩子了嗎？瞞岁数，岁数能瞞得了嗎？早晚也得叫人知道，媳妇要是个好說話的还好，要是和英丫头一类貨的，看以后的眼可怎么算，唉，什么事也不好办呀……

王成德急急促促的上。他穿着一件海兰衬衫，卷着裤腿，腿上、手上都是泥，脸上冒着热气，一面用毛巾擦着脸上的汗，一面喊。

王成德　娘，咱家的粗繩子呢？

王　母　(走出屋外来)唉喲！一会人家就来了，你看你弄的浑身是泥，天到这会了，还要繩子干什么？

王成德　打井的繩子断了。

王　母　繩子断了向社里去領啊！

王成德　社里沒有了。

王　母　社里沒有，我也沒有！

王成德　唉呀！快給我吧！桂英他們等着呢！

王　母　讓他們等着吧，你該办你自己的事了，整天挖井、弄河的，就不把自己的事放在心上，刚才百順哥来过，叫你去找他，有要紧事……

王成德　就快完工了，我把繩子送去就回来行不行？

王　母　不行，不行！(要进屋)

王成德　不給我，我自己去拿……

王　母　(回身来)我的繩子誰也不許动。

王成德　連根繩子也舍不得？

王　母　什么舍得舍不得，这是公事公办。

王成德　桂英又要說我自私了。

王　母　我才不怕鬼丫头說呢，我自私？上回社里盖鷄窝，麦秸不够了，我自动送去二十斤，我自私？

王成德　(笑)好了，把繩子也自动給我吧。

王　母　唉！我說你能不能在家待一会，想想自己的事？

王成德　想，我天天想，睡覚也想，吃飯也想，挖井的时候也想，行了吧？我去拿繩子了。

王　母　我不管。（假气的返屋，王成德去正屋拿出一条褲子，走了，王母赶出来）快回来呀！（王成德应着）該找件干淨衣裳給他換上。

王母又返回屋子，一边滿意地打量着，一边拿出王成德的一件衣服，看着少了一个扣子，就戴上老花鏡，准备釘上。

秀琴来到了院里，她迟疑了一下，想要进屋去似乎又下不了决心。母亲在屋里看到了，赶快拍拍自己的身上，扫視一下屋子，看看还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要出門去，但是也迟疑了一下，还是秀琴在院里先說了話。

秀　琴　这是王成德同志的家嗎？

王　母　（迎出門来）是呀，是呀，屋里坐吧，屋里坐吧。你找他有事？

秀　琴　（进到屋来，迅速地扫視了一下屋子）沒事，我从县里来，县里的同志叫我給他捎来的东西。（拿出一包东西放在桌上）

王　母　（頓时輕松下来）你是县上来的同志呀，（自語）我还当是俺成德的对象哩。看把我急的，就說的是嘛，对象哪有自己跑来的，头一回見面总得有个人領着来。就說是解放了，自由了，大姑娘見男人总有点害臊，哪能就这样来呢。

秀　琴　（不安的）大娘，王成德同志不在家？

王　母　不在家，你有要紧事？我給你叫他去，在村前挖井哪。

秀　琴　不用，沒什么事。

王　母　等他一会也行，反正就快回来了。（一边說話一边費力地引針）

秀　琴　大娘，我替你認上，这么大年紀了，还做針綫活？（接过来引針）

王　母　唉！有什么办法？家里沒有年青人。

秀　琴　（引好針）我替你縫吧。（拿过衣服）

王　母　沒什么縫的，給他釘上这个扣子。

秀　琴　来，我来。（接过扣子釘起来）

王　母　（看見秀琴熟練的做活，非常高兴，話也就多起来了）成德复員刚家来，大伙都覚得該成个家了，給介紹了个对象，說定的今天在这里見面，我找件干凈衣裳給他換上，你沒見我，从早晨起来就收拾。

秀　琴　收拾什么呀？大娘。

王　母　人家头一回进咱的門，总得弄的干干凈凈的，別叫人家看着笑話。如今年青的講究衛生，有年紀的人也跟着衛生了。要說講衛生俺成德是第一，家来不到三天，院里院外收拾了个干凈，你看連房子都用石灰刷了，說是要打扫的和軍艦一样的干凈。俺成德是从海軍上回来的呀，这不是陈年老輩子的塵土叫他都收拾光了。

秀　琴　縫好了。（把衣服交給王母）

王　母　（接过衣服看了看，贊賞的）如今年青的像你这样好針綫的不多了，看縫的多板正。

秀　琴　哪里，我才学着做活呢，大娘，日子过的不錯吧？

王　母　比往年那是好多了，原先沒大劳动力进項差点，成德这一回来，加上再說上媳妇，就許更好了，小日子再加上两个大劳动力，全家劳动起来收入就多了，如今土地归了堆，講究的是劳动力。

秀　琴　以前就沒人給介紹对象？

王　母　介紹过，干部們为这事費了劲啦，社长刚才还跟我說，这是第三回啦，前两回都沒說成，干部們还怪不好意思哩。

秀　琴　（一怔）前两回都沒說成？那是为什么？

王　母　人家都嫌成德年岁大。

秀　琴　啊，原来是这样。

王　母　（站起来小心地看看門外，关上門，大声地）今年整三十，屬兎的。

要不我这么着急，这回要再說不上，要到哪輩子才能說上？閨女們不懂，这人大也有大的好处，知道冷热知道疼呀！

秀　琴　其实，年龄大几岁也不是什么缺点。

王　母　說的是呀，可这陣有的姑娘就要講究这个哩，这不是，干部們商量着要給瞞几岁，說二十六，可是瞞能瞞的了嗎？

秀　琴　(随和他)是呀，瞞能瞞的了嗎？

王　母　事到如今，也就顧不得許多了，人家叫瞞咱就瞞，二十六就二十六。

秀　琴　成德同志年龄这么大，以前就沒成过亲？

王　母　唉！这話怎么說呢？(余味深长地)

秀　琴　以前成过亲？

王　母　(回忆地)他爹活着的时候，有一年大荒，咱村来了逃难的，有一个张老头带着一个小閨女，老的老小的小，生活实在困难，成德他爹常常送些粮食給他，日子一长，两个人要好起来，那张老头有意把小閨女配給成德。成德爹也有心，后来就送到家来，算是团圓着，当年张老头就病亡了，成德爹待他閨女像自己閨女一样，成德和她也要好，可是两个人都还是孩子，我盘算着，等两个人都长成人，找个好日子給他們合了房。

秀　琴　后来就成亲了？

王　母　唉！那时候咱的命是在人家地主手里攥着，那年俊秀才十六……

秀　琴　叫什么？大娘。

王　母　俊秀，地主看上了，要叫去当丫环，他爹不乐意，可穷人不乐意有什么办法，还是逼去了，沒几天就把这孩子給糟蹋了，(流泪)他爹找去算賬，还挨了打，把他爹一气給气死了。

秀　琴　俊秀呢？

王　母　(回忆)有一天夜里，阴天，伸手不見影，她猛的偷跑回家来，孩子已經不像人样了，誰知道受了多少委屈呀，几天的功夫，就把这个孩子給折磨的又瘦又黄。她回到家来又是害怕，又是难过，我們娘兒几个面对面地掉泪，一句話也說不出来。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給她燒了碗热湯喝了，包了一包干粮，当天夜里，我就叫成德送她过河逃走了。临去的时候两人抱头大哭……这十几年也沒信，一个女孩子家又在那时候，能逃到哪里去了呢？想必早不在人間了。

秀　琴　(感动地)这个事就算完了？

王　母　过了几年成德长成人了，这一肚子悶气沒法出，就跑到地主家放了火，放了火你还不赶快跑，可不是，他站在那里看着燒，叫地主逮住了，就在这要命的时候，咱的共产党来了。(破涕为笑)

秀　琴　成德同志是个好样的。

王　母　在家里劳动是好样的，給地主搗蛋是好样的，在队伍上打仗也是好样的，可是如今的閨女光看长像，光論年紀，有什么办法，人再好还不是得做光棍汉。同志呀，有年紀的人不能給他提过去的事，一张嘴就沒个完，可是人一高兴就好想起以前的事。你等他会吧！我給你燒壺水喝。(欲下)

秀　琴　大娘，我不能等啦，一会我再来，这包东西是县上张同志叫我交給他的，放在这里吧！

王　母　你带回去吧！带回去吧，我可不替他收，县上来的物件一定又是什么秘密，还是你自己交給他吧！

秀　琴　(笑)好吧。(下)

王　母　(看着秀琴走去，自語地)看人家这閨女长的多好，手巧嘴也

巧，又会說話，又会做活，年青青的就当了县上的干部，要是成德能找上这么个媳妇，我这一輩子也就算沒有白活了。

母亲刚刚轉回屋里，桂英气喘喘的上来。

桂　英　来了，来了。

王　母　(迎出来)来到哪里了。

桂　英　我刚才看見的，到社长家去了。

王　母　你看看，你看看，人家都来了，他还在那里挖井、弄河的，都是你，也不看什么时候，又把他調出去了。

桂　英　嗨，这也能怪我？我不叫他，他在家里也呆不住，再說挖井也是正經事，不把井挖好准备着，要是遇上天旱，社里打不下粮食，俺哥哥娶了媳妇吃什么？叫他俩和你老人家一塊坐到門口喝西北風……

王　母　我說一句，你就有三句等着，你就不能少說一句，我的小姑奶奶！你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桂　英　就来了，他誤不了相媳妇。

王　母　快屋去看看，我收拾的行不行？(二人进屋)

桂　英　唉喲，把娶媳妇的东西都摆上了，要是人家不答应，看怎么办？

王　母　你不会說句吉利話。

桂　英　(看枕头)这对花枕头我怎么沒見过？

王　母　(指箱子)你哥哥呀，我看会盘算着哩，什么东西都置备齐了，箱子里还有物件哩！

桂　英　我看看。(开箱)

王　母　你給他乱翻，等他回来不答应你！

桂　英　怕什么，我又不要他的，看看还不行，(拿出几本書)書摆在桌子上，(放在桌子上)还有口琴，(拿出来吹了吹)这个得送給我，

我打早就想买一个呢。

王　母　你想要，等你哥哥回来要，这会可别拿他的！

桂　英　娘呀！我看你就是偏向哥哥，等娶了嫂子，眼里就更沒有我了。

王　母　当娘的心不是偏，是多几个兒女多几个心，一人一个。

桂　英　一点不錯，原先两个心，哥哥一个我一个，如今要娶新嫂子了，就把我那一个要回去了。

王　母　(笑)你这个閨女呀！嘴巴和針尖一样，一句也不饒人。

桂　英　(發現了一包东西)娘，来看这是什么？

王　母　管他是什么？給他放到箱子里！

桂　英　我打开看看。(說着說着就打开了)唉喲！(放声大笑)

王　母　怎么啦？和得了精神病一样！

桂　英　快来看！这是什么？(抖开来，是一身小兒的海軍服)

王　母　皇天喲！怎么連小人的衣裳也买下了，快給他包好放到箱子里，叫他知道了，看不和你算賬。

桂　英　哥哥眞不害臊，媳妇还沒有，就把小孩衣服准备下了，还整天古里古气，好像沒那么回事一样。

王　母　快給他放起来吧，一会兒人家就来了，要叫人家看見多不好。

桂　英　(發現了小衣服背后一个紙条)"送給王班长将来的小英雄"，是队伍上同志送的。

王　母　队伍上的同志也眞会送礼，怎么想起来的。(笑)

成德上，桂英听見脚步声，赶快把东西放到箱子里，成德进来看見了。

王成德　好呀！我不在家乱翻我的箱子。

王　母　我不叫她翻，她不听。

桂　英　看看有什么秘密。(忍不住笑)

王成德　我有什么秘密。

桂　英　眞不害羞，(又拿出小衣裳)还說沒秘密。

王　母　还不放到里边，又拿出来干嗎？

王成德　(笑)这个呀，这算什么秘密，(又从箱子里拿出一个小包，打开来是一双小鞋)这个还沒見吧！

王　母　(命令地)都給我放到箱子里，一会人家就来了，还不快去洗个脸，昨天进城也不知道把胡子楂刮刮，等会人家看見，灰头土脸的成个什么样。

桂　英　(整理好箱子)快去打扮打扮吧，人家就来相女婿了。

王　母　(拿起那件衣裳)快去換上，这些事还用我給你操心。

王成德　是，保証完成任务。(到正房里去了)

王　母　什么是不是，吓人一跳，越大越成小孩了。孩子再大也离不了娘。

桂英拿起口琴不熟練的吹着秧歌曲。

王成德　(在另一屋)好呀！連我的口琴也翻出来了。

桂英不理他，还在吹。孙百順匆匆进来。

孙百順　成德回来沒有呀！

王成德　(在屋里)回来啦！

孙百順　干什么啦！

王成德　(从屋里伸出头来，用手巾擦着脸)进行战斗准备。

孙百順　快来商量个事。(进門对王母和桂英)人来啦！

王成德　(穿着衣服进来)还有什么商量的，反正这个时候，你們說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都服从命令听指揮。行了吧？

孙百順　(正經地)田秀琴已經来了，这个人你可知道，那是刮刮叫的妇女，原来前村的生产队长、青年团書記，說人品說模样，那是咱邻近儿个村的鳳凰。

桂　英　他这个新来的支部書記要能相中你，就算你福气不浅，你知道多少小伙子眼巴巴的盯着她……嘿！站起队来够一个团……

王成德　一个团？

桂　英　可不是！

王成德　你知道一个团多少人？

桂　英　多少人？反正不够一个团也够一个連。

王　母　(对桂英)你少說两句，听你百順大哥講。

孙百順　以前确实不少小伙子，还有县上来的一个干部都向她伸过手，她是一概沒答应。

桂　英　連眼皮都沒翻翻。

孙百順　唯独这回对你，算是活了口。

王成德　田秀琴在咱县都算是有名的，我虽然还沒見过，可是我复員到县轉介紹信的时候，县委同志也說过，我能找到这个对象当然很滿意，自然也要謝謝你們的帮忙……

王　母　是呀！听你孙大哥說，干部們还和她談話呀。

孙百順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說今天見面是个关口。

王成德　这我知道，見面談不成就完了。

桂　英　完了，可是打着灯籠再也找不到这个样的了。

王　母　完了，都三十岁的人了，到哪輩子說上个媳妇。

孙百順　是呀！我說的也就是你的年龄問題。

王成德　年龄有什么問題？

孙百順　秀琴今年才二十，你今年……

王成德　我今年三十。

桂　英　(順口地)大十岁，要叫我……

王　母　你少說話……

王成德　田秀琴不同意？

孙百順　不不，不是不同意，是……

王成德　是什么意思。

孙百順　是这个意思，她問过我，我怕她也和别的姑娘一样呀！

桂　英　当然啦！誰找个对象不先問問年龄。

王成德　难道你沒告訴她？

孙百順　这个……告訴是告訴了……不过……

王　母　告訴了，說你今年二十六。

桂　英　啊？

王成德　这是干什么？

孙百順　这也是不得已的事，前两个都嫌年龄大，这一回不能不少說几岁。

桂　英　那怎么行呢？以后人家早晚要知道。

王　母　以后知道就好办了。

王成德　不行！我不答应。

孙百順　成德，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怕机会錯过了可沒处找去。

王成德　找不到算啦！沒对象就不能过日子了？

王　母　你說話輕巧，算啦！你算啦，我可不能算，我还想过两天有兒有女的日子哩！

孙百順　問題是这样，如果妇女們不計較这个問題呢？那也就好办了，偏偏如今的妇女講究的是"年青美貌"，那我們也就不能不灵活点。

桂　英　"年青美貌"是你們男人提出来的，許你們提，就不許我們提呀！

王　母　小姑奶奶，你少說两句吧！成德呀！你不为你自己想，

也得为我想想，我也不是貪圖兒媳伺奉，現在也不兴这个了，可是我看着你这么个年紀，还不能成个家，我能好受嗎？

王成德　这样办总不对头，这不成了騙人了嗎？这是原則問題，要考虑考虑！

孙百順　这也說不上騙人，这也算不上什么原則問題，一不是隐瞞成份，二不是隐瞞历史，我看这是个小事，以后感情好，說开也就算啦！再說你也該替大娘打算打算，五六十的人啦，眼都花了，还要給你縫縫連連的，还得給一家人做飯，到什么时候是头呢？

王　母　你百順哥說話实在，这算不了騙人，就是騙人，也就是这一回，那怕以后我和你一塊給她賠不是都行，我看就听你百順哥的話，这样办吧！

桂　英　哥哥，我看要是人家不問你就别說，省的显得怪不好的。

王成德　要是人家問呢？

桂　英　要是問，那你就說二十六呀，幸亏秀琴还沒好意思問我，这事暫时还瞞的住。

孙百順　就这样办吧！

王　母　天塌了有地接着，就这么办了，我去燒壺水等着。(下)

孙百順　我这就去找她。(下)

桂　英　我也去。(欲下)

王成德　桂英，先不要去，我問你：你覚得这事这样办好嗎？

桂　英　有什么办法，百順哥已經和人家說你二十六了，你就先算二十六好了，百順哥不是說这不是什么原則嗎？只要不是原則就沒关系，唉喲！你看你这鞋，还不換上双新的，这又不是下地劳动，穿旧的蹬破的为的节約，这是談爱情，(从床

下拿出皮鞋)快換上，(王成德順从的換上鞋) 把帽子也戴上吧！

王成德　在屋里戴什么帽子。

桂　英　我叫你戴你就戴上，(替王成德戴上) 戴上显得年青，好看……你在家，老实的等着，我去啦。(下)

王　母　同志呀！成德回来了，(对室內說) 成德呀，县上的同志来了。

王成德　(走出室外) 县上的同志？

王　母　是呀！县上的同志来給你送东西的，(然后迎出院去，在幕后) 同志，屋里坐吧！

秀　琴　(在幕后)不了，不了，大娘……

王成德　(赶出来)同志，快屋里坐吧！

王　母　(領秀琴上) 这就是俺成德，我給你烧水。(下)

王成德　屋里坐，同志。

秀　琴　我不是……

王成德　不要客气，屋里請坐，(引秀琴进室) 县上給我什么东西？

秀　琴　张同志讓我捎来的。(交物)

王成德　(看看东西，放在桌上)麻煩你了。

秀　琴　沒什么麻煩。

王成德　同志，我回来十多天了，区里要分配我在社里工作，县上說要叫我到拖拉机站，到現在还沒有确定，人不能老閑着呀，閑长了就閑出毛病来了。

秀　琴　不，我不是……

王成德　噢，你不是組織部門的，可是等你回去的时候給捎个信，催催。

秀　琴　我是……

王成德　我知道，你是来帮助工作的，很需要，目前并社后，还有

点乱，組織紀律性差点，不过大伙的积極性很好。出去几年家乡可眞是变了。……

秀　琴　你眞能講話，一句話也不叫别人說，……

王成德　高兴呀，人一高兴話就多了。

秀　琴　什么事这么高兴？

王成德　高兴的事多了，在部队上就知道家乡合作化了，可是究竟什么样不知道，家来一看，嘿，一切都变了，有年紀的人也年青了，家家有吃有穿，欢天喜地能不高兴？在部队上愁着复員后工作不好找，但是到家后，各处都要人，最要紧的是覚得做什么工作都能使上劲了，能不高兴？

秀　琴　还有什么？

王成德　(玩笑地)在队伍上还愁着回家找不着对象，你看这都成笑話啦！

秀　琴　怎么，不成問題了？

王成德　我是不成問題了，人家成不成問題目前还不知道，同志，对象馬上就来了，你在这里帮助我动員动員，怎么样？

秀　琴　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王成德　你們女同志就关心这些事，你看我多大年紀了。

秀　琴　看不出来。

王成德　看不出来算了，目前还是个秘密。

秀　琴　秘密？

王成德　秘密，同志，你也有了对象了吧！

秀　琴　你看呢？

王成德　看不出来。

秀　琴　看不出来算了，我这也是秘密。

王成德　哈哈，有意思。

桂英跑上，母亲迎出来。

王　母　来了沒有？

桂　英　找不到了，社长又到处去找了。

王　母　找不到了？

秀　琴　（听到有人說話，有些不好意思）我走了。（出門）

王成德　坐会嗎？同志！

桂　英　（看到秀琴，一怔）唉呀，到处找你，你自己先来了。（王母、王成德均窘住了）

桂　英　快屋里坐。

秀　琴　（不好意思）不，我要走了。

桂　英　唉呀，还不好意思哩，是不是两个人已經說好了，快，屋里坐吧！（将秀琴推到屋里）

王成德　你这同志，来了，也不告訴人名字……

秀　琴　你从来就沒問人家的名字。

王成德　你說你是县上的。

秀　琴　我从来沒說我就是县上的。

桂　英　原来你俩談了半天，誰也不認得誰呀！（介紹地）这是我哥哥，这是田秀琴同志，（忍不住笑）对了，对了，还是你俩談吧！我走了。（順手带过門来，并向王成德示意，下）

桂　英　（出門来看到母亲呆坐在石桌上）这就是秀琴同志，你看多好。

王　母　（懊丧地）早見过了。

桂　英　怎么你不滿意嗎？（听見屋里有声音，伏在門口听）

这时屋里的兩人都有些窘，刚才的活跃劲沒有了，显然都在想說些什么，但是不大容易想起詞来了。

孙百順　（匆匆赶来）怪不怪，找不到了……

桂　英　（赶紧地）噓！（去到百順身边）人家自己来了，两个人都在那

里，沒話找話哩……

孙百順　自己找到門上来了，大娘，这事包成。

王　母　包不成。

桂　英　娘，你今天是怎么啦！（屋里有声音了，桂英又到門口听，百順也凑过去）

王成德　百順哥說，你要找我亲自談談。

秀　琴　（不好意思地）这种事不見面能行嗎？

桂英与孙百順互相愉快的示意。

王成德　我是个庄稼汉出身，虽說在部队里待了几年，可是自己学習不好，进步不快，文化程度不高，对于这个問題，我是一点意見也沒有，現在就看你有什么意見了。

秀　琴　你在部队里待了几年？

王成德　七年。

秀　琴　那你参軍的时候是多大年紀？（王成德沒有馬上回答）

門外的人着急了。

桂　英　一点不錯，她就关心这个問題。（孙百順仍注意的听）

王　母　怎么啦？

桂　英　她問哥哥什么时候参軍，参軍的时候多大年紀。

王　母　我就知道这个閨女不是好纏的，刚才把我的話都套去了，現在又套你这个傻哥哥的了，我看反正这事沒有成，也不用談了，就是談成咱們惹不起这位姑奶奶。（进另室）

王成德　（忽然高声地）我是一个軍人，我不能說假話，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都应該告訴你，社长对你講的那个岁数是假的……（門外騷动）

孙百順　完了，完了！这人眞是死心眼。（扫兴的坐在石桌上）

桂　英　哦！（也凑到石桌上坐下来）

王成德　我今年三十岁，参軍的时候十三，許多人好心的叫我少說几岁，可是我認为不应該那样做。

秀　琴　你結过婚嗎？

王成德　沒有，小的时候家里給我找过一个，我們在一个鍋里吃了几年飯，可是因为我們穷，她被地主逼去了，后来从地主家逃出去，沒有飯吃，又不敢回家，受了很多罪，吃了很多苦，可是就在活不下去的时候，碰上了共产党……

秀　琴　（急切地）她还活着嗎？

王成德　活着，很好的活着，你說的县上的张同志就是她。

秀　琴　（感到突然，激动地）这是眞的嗎？

王成德　眞的，我怎么也沒想到她还能活着，更沒想到我还能見到她，可是复員到县的时候見了她，当然她結了婚，有了孩子。（指秀琴带来之物）这东西不是部队上寄来的，是我当年送她逃走的时候，从我身上脫下的一个小褂子。（他取出来，果然是一件破旧的小褂子，他看了看又包上）因为她听說我为了給她报仇，叫地主逮去弄死了，所以这十几年，她一直留在身边做紀念，但是共产党来了，我沒有死，現在見了面，她把这件东西还給我，叫我送給我的对象，我沒想到她讓你带来了。

桂英坐了一会还是放心不下，又到門口来听。

秀　琴　这都是眞的嗎？（自語地）俊秀就是县上张同志嗎？

王成德　是她，我是一个軍人，沒有說过假話。

桂英听到这話异常惊訝。

秀琴对这一切都感到太突然，太激动，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想說什么又說不出。

桂英听不到声音很着急，想推点門看看　和秀琴的眼光相遇了，秀琴突然的扭轉身跑了，这时母亲也走出房来，众人目送秀琴跑下。

孙百順　完了，完了。（懊丧地下）

王　母　早知这样費这么大事做什么！

成德在屋里納悶，桂英走进屋来。

桂　英　（走近成德）你說的都是眞的嗎？俊秀眞还活着嗎？

王　母　（跟进来）什么，什么！俊秀还活着。

王成德　娘，她还活着，在咱县上当干部。

王　母　（突然地）什么，什么，你說什么？（深情地）这个沒良心的，怎么不家来看看。（有些不相信）这是眞的嗎？成德。

王成德　眞的，她結了婚……

王　母　那还用你說，原来就比你大一岁，三十一的人了还不結婚，結婚就不来家看看了。

桂　英　人家不好意思。

王　母　有什么不好意思，这里好歹也算是她的家，唉，这也是个苦孩子呀，这些年也不知长成什么样了。

王成德　她現在很好，上月才来，本想馬上家来看看的，但听說我不在家，又怕引起你老人家难过，所以……

王　母　如今，天晴了，太阳出来了，我还难过什么，她不来看我，明天我去看她，要不是換了年月呀，这孩子早沒了，她住在哪里呀？

王成德　她知道我和秀琴的事，她今天还要来呢，可是秀琴……

王　母　这个事就算完了。

王成德　这种事又不能强迫命令。

王　母　（安慰地）不要这种閨女也好，心眼太多，咱娘三个也精不过她。你沒来的时候，她就来了，說是县上来的，我就当眞了，对县上的女同志有什么不能說的，我就一五一十的把你的事都跟她說了，誰知道千年的老妖精，叫小狐狸給瞞住了。

桂英笑。孙百順上。

孙百順　这是怎么說的，跑到我家里掉眼泪哩！

桂　英　誰？

孙百順　秀琴呀，还叫我带个紙条子来給成德。

桂　英　我看。（搶过去）

王　母　快給他放到火里烧了，这又不知道玩的什么花招，不行就不行呀，还写什么条子。

桂　英　哥哥，——你听是什么意思：（讀信）“不要把妇女都看成一个样子，我要找的是一个好人……”

王　母　你听听，这是什么話，誰不是好人呀？

桂　英　（讀）“那个小褂送給我吧，我决定要它。”什么小褂呀？

孙百順　怎么跑出小褂来了。

王成德　什么，这是眞的嗎？你再讀一遍。

桂　英　讀：“不要把妇女都看成一个样子，我要找的是一个好人，把那个小褂送給我吧，我决定要它。”这是怎么回事？

王成德　（兴奋地把那包好的小褂拿起，匆匆跑出屋去，躊躇，又回屋把小包塞到桂英手里）快給她送去。

桂英接过东西，莫名其妙的看看众人，众人也都面面相覷。

王　母　怎么回事？

王成德　（極度兴奋地，甚至于手舞足蹈的拿起口琴，流暢的奏起“我是一个兵”的曲調。桂英飞跑而下）

——幕落

选自“北方”12月号

金凤树开花

张永枚

时間：

1947 年秋。紅四十九团失散后十六年。某日傍晚。

人物：

李　娇——三十六岁。紅軍营长妻。

吳十嫂——农妇。五十岁。紅兒养母。

紅　兒——十六岁。李娇子。

地点：

革命根据地海丰一小村。

布景：

茅舍。破旧的門，歪斜的墙。舍內，一小灶，一水缸，一桌，两凳。茅舍外，荒野，小路。門边有金鳳树，花正盛开。

幕开：几响槍声、人声。李娇作农妇打扮，提一竹籃。退上。

李　娇　(痛恨地)又抓丁了！

(唱) 抓丁的槍声响不住，

百姓一年比一年苦！

(轉过身来，少頃) ——金鳳树？(走到树下) 朝西的房子？(到小屋前)啊？这地方我好象到过呀！ ——原来就是这兒！

(佇立，无限感触地望望四周，唱)

竹籬笆，金鳳树，

十六年前路过这茅屋，

我在这里打过仗，

我曾扶过这窗戶。

記得在这屋边，
战死了我的丈夫，
可怜那三天的小孤兒，
扔在地上难养育。（触动金鳳树，树上花落）
十六年前的小树苗，
如今长大花滿树，
十六年前的小孤兒，
是生是死誰告訴……

記得有个庄稼人，
曾在这屋里居住，
只好向他来打听，
找一找紅兒的去处。

（小心地推門。无人）啊，沒人。（看四周）这兒有条小路，路上有人的足迹，看样子还有人住在这里。（看天）离太阳下山还早，我趁空等一等。（望門边石阶）

紅兒上，背一捆柴上。

紅　兒　（唱）高山上，砍枯柴，欢欢喜喜回家来，（見門边李娇背影，欢喜地）

媽媽田里早回家，
等兒等在大門外。（呼李娇）
媽媽！媽媽！你早回来了？

李娇聞呼媽声，震动，站起看。退一边。

李　娇　啊？

紅　兒　（見認錯人）哈哈！看，認錯人了！媽媽沒回来！——大娘，你在这干么？

李　娇　（一直注視着紅兒，这时才醒来）啊，我？……

紅　兒　(机警地看看李娇)大娘，你是——

李　娇　我，我是逃荒人，从这路过的。

紅兒又看了她一眼，进屋。放柴。閉門。向外看，此时李娇已到另一边，他看不見。他从柴中取出五塊銀元，数了数，总怕数錯。

李　娇　(在屋外，差不多同时地，唱)

一声媽媽！

打在我心上。……

一双眼睛，

閃閃發光，

看那鼻梁，

看那脸膛，

多象当年他的模样。

为什么，这么象？

叫我費猜想，

費猜想……。(半晌，上前叩門)

紅兒聞叩門声，速藏銀元于怀。感不妥，又藏于灶膛內。开門。

紅　兒　大娘，你……？

李　娇　(借故地)求你給碗水喝喝，好嗎？

紅　兒　(想了想)好吧！

紅兒从屋內倒了一碗水，出門，給李娇，李娇接过，趁机注視紅兒。

紅　兒　你快喝呀，大娘！

李娇因注視紅兒，险些泼了水，紅兒忙扶住。

李　娇　謝謝你了，孩子！

紅　兒　眞是！(进屋，閉門)

李　娇　(唱)金鳳树，开花朵，

不知小紅兒，

有沒有活路?

金鳳树，金鳳树，

你能长得高又粗，

难道孩子不如树?

……(向屋內望望，故意将手中竹篮留于門边。下)

十嫂拿一把撿来的谷穗上。在門边看見竹篮，以为是紅兒放的，拾起。紅兒开門望路上，与十嫂遇于門边。

十　嫂　(唱) 世道荒乱不太平，

你东奔西跑娘担心!

紅　兒　媽，我，我是到小山上砍柴去了!

十　嫂　(唱) 找遍山下和山脊，

找来找去找不着你。

紅　兒　(辯解地)我，我跟小张一路。

十　嫂　(唱) 小张沒有去砍柴，

他打草鞋在家里。

紅　兒　(窘) 我，我是去砍柴去了嘛!

十　嫂　这些日子，你东跑西顛地，也不知干些啥，要有个好歹，怎对得起你的亲娘啊!

紅　兒　(奇怪)媽，除了你，还有誰是亲娘呀?

十　嫂　(發覚失言) 看这孩子，除了媽还有誰呀? (进屋) 来吧，灶里有几根烧好的地瓜，刨出来吃吧! (到灶前)

紅　兒　(心里有事忙阻止)媽，我自己刨。

十　嫂　你坐着就坐着。

紅　兒　媽，我行呀!

十　嫂　又不听話了! 快坐到一边去! (边說边用火鉗刨，刨出了一根地瓜。接着，夾出来一个东西，在地上"当"的一声。原来是个荷包)

紅　兒　啊？（要搶）

十　嫂　什么？这不是你的荷包嗎？（解开，見五塊銀圓）啊？洋錢！

紅　兒　媽！

十　嫂　（正怀疑紅兒的东奔西跑，又見这洋錢，更疑，生气）紅兒！（唱）

五塊洋錢哪里来？

五塊洋錢哪里来？

紅　兒　（吞吞吐吐地）是，我是从路上撿来的！

十　嫂　（唱）多少人丢錢寻短見，

多少人丢錢无吃穿！

咱們人穷志不穷，

餓死也不要不义財！

走！快引我去，从哪撿来，还到哪兒去！

紅　兒　（不願意）不行！不，媽。

十　嫂　（上前夺錢）快給我！

紅　兒　不，不行！（閃开，十嫂險些跌倒，紅兒扶住）媽媽！（忽然）这是我……

十　嫂　（气極）你！什么？

紅　兒　（胆怯地）我……（作偷的手势）

十　嫂　你拿别人的？

紅　兒　（无可奈何）嗯！

十　嫂　（痛心之極）天哪！（唱）

我受苦受累、冒着生死把你撫养，

誰知你，不务正业走到黑路上！

这叫我怎好去見人，

这叫我还有什么指望！

你！（举起柴禾，要打紅兒）

紅　兒　(以背向之，坚决地)你打吧！ 媽！ (把錢收起，死死捏住)

十嫂举棍难下，一下子坐在凳子上。伤心，掉泪。

紅　兒　(上前)媽媽……

十　嫂　(想了想，心情紊乱地)紅兒！ 你听我說……

紅　兒　(不解)媽，你說的什么？

十　嫂　紅兒，你要是我一人的孩子，好歹我担待，你是我們穷人大家的孩子啊！

紅　兒　(不解)媽……？

十　嫂　(突然地)你不是我的亲生孩子！

紅　兒　啊？

十　嫂　你不姓吳，你姓彭！

紅　兒　怎么？ 我姓彭？ ……你怎么了，媽？ (上前，着急地)媽媽，你别不要我，我是你的孩子，我是你的紅兒呀！ 媽！

十嫂出門看了看四周，見无人。顫巍巍地拿起砍柴刀，向墙壁走去。紅兒以为要出什么意外，上前拦阻，惊慌地望着十嫂。

十　嫂　紅兒，讓开！

紅　兒　(夺刀)你别——媽！

十　嫂　啊！ 你怎么啦？

紅　兒　媽！

十　嫂　(唱) 媽媽要死去，
誰把你撫养，
紅兒啊！
不見你长成人，
不見你走到正路上，
苦难深，苦难长，
我咬紧牙关也要活在这世上！

紅兒慢慢放下心。十嫂用刀砍墙壁一角，有一洞，取出草，然后取出一件軍衣，上有血痕。

紅　兒　(惊)軍衣？……

十　嫂　(回忆，唱)

十六年前一个晚上，
紅軍撤退路过村庄，
队伍走过我开門望，
有一个孩子放在門旁。
包着这件黃軍装，
一声一声哭着爹娘，
我胆战心惊抱进屋，
給他喂水喂米浆。(指軍衣上)
軍衣上边写血字：
"紅兒勿忘共产党，
爸爸战死在战場，
姓彭名秋是营长。"

紅　兒　彭秋！……

十　嫂　(唱)白軍杀人如割草，
紅軍的骨肉被杀光，
我怀抱你逃出村外，
到处躲来到处藏。
荒年带你去要飯，
風里雨里走四方，
冬天同盖一床被，
夏来同喝一碗湯。
熬过刀山与火海，

为的你快成长，
长成有志刚強汉，
报仇恨，杀白党！……

紅　兒　（激动万分，唱）

血衣刺我心，
話兒痛肝腸！
十六年不知生死恨，
十六年不知亲爹娘！
媽媽！（唱）
我的娘，在哪里？
她还在不在世上？

十　嫂　（唱）紅軍鬧革命，
打仗走四方，
媽媽天天盼，
盼她回村庄。
門边这棵金鳳树，
花兒开，花兒謝，
叶兒綠，叶兒黃，
花开花謝十六年，
盼不来你的亲娘！
孩兒啊！
高山高，
我們的冤仇还高万丈，
道路长，
我們的冤仇比路长！

紅　兒　（憤怒，唱）

可恨白軍国民党，
害得我家破人亡！
孩兒死去爹，
孩兒不知娘！
媽媽啊——
你辛苦撫养我十六年，
你是我的亲生娘！

媽媽！（依偎于十嫂怀）

十　嫂　（痛苦，唱）

树长十六年花开放，
养兒十六年梦一場，
紅兒你不朝正路走，
对不起你的爹娘！

紅　兒　（站起来，唱）

紅兒不是刚強汉，
紅兒也沒有去偷搶！

十　嫂　那这洋錢是哪来的？

紅　兒　（唱）說出来媽媽别声张，
宅的来历話兒长，
紅兒每天去打柴，
認識了一个"共产党"！

十　嫂　啊？你認識共产党的人？在哪？快說！

紅　兒　（唱）同志們战斗在山上，
我替他們把"交通"当！

十　嫂　（轉悲为喜）啊？山上又有紅軍了！你給他們当交通？

紅　兒　（唱）送粮送信常来往，

不敢告訴我的娘！

十　嫂　（点了一下紅兒的头）你个小猴兒！把媽媽也当外人看了！

紅　兒　（唱）今天同志来找我，
給我五塊“老銀洋”！

十　嫂　啊？这錢是同志給你的！

紅　兒　（唱）交給一个“李大娘”，
把她接到高山上！

十　嫂　什么？李大娘？

紅　兒　听說是从香港回来的。

十　嫂　哎呀！你怎么不早說！可耽誤不得呀！也好讓媽替你多留心着点！

紅　兒　（唱）媽媽别急把心放，
約定时間落太阳。

十　嫂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得記着。

紅　兒　（唱）地点就在我家門前，
金鳳树下小路旁！

十　嫂　就在我家門前！哎！你个孩子！（唱）
說得媽媽眼睛亮，
茅屋里霎时出太阳，
想不到孩子已經长成人，
媽媽是白白地气了一場。
紅兒，不能乱講呀，讓国民党“鷄仔兵”知道，可了不得呀！
你那嘴，我看得打上一把鎖！

紅　兒　你也别乱講喲，媽！

十　嫂　媽还要你囑咐！（拿起地瓜拍了拍灰）快吃吧！都凉了！

紅兒吃。十嫂拿起地瓜，舍不得吃，放下，抖把筐内几个地瓜都倒出来。

紅　兒　你怎么不吃呀？

十　嫂　你别管我。（用一塊布包起）

紅　兒　你包起来干么？

十　嫂　孩子——你就想不到呀！（唱）

紅軍起山上，
山高缺米粮，
这一包地瓜我省下来，
你順路带到高山上。

紅　兒　（敬佩地）媽！（帮十嫂包地瓜）

李娇上，叩門。

十嫂、紅兒惊。速藏銀元、軍衣于洞內。十嫂推紅兒坐，示意不要乱講。

十　嫂　誰呀！（开門）

李　娇　大嫂！

紅　兒　这不是刚才那位大娘嗎？

李　娇　大嫂，我把竹籃忘在你这兒了。

十　嫂　啊！是你的！我刚才拿进屋去了。紅兒，給拿出来。

李　娇　（进屋）我来吧！

十嫂給李娇竹籃。紅兒在門外以手比划，叫她出来，十嫂走出。

李　娇　（半眞半假）哎，这脚呀！眞疼！……（坐下，捶脚）

紅　兒　媽媽，这人刚才来过一回了！

十　嫂　啊！来过一回了？

紅　兒　得小心点！

十　嫂　嗯！

二人进屋。紅兒挑水桶下。

十　嫂　（給李娇一碗水，探問地）这大嬸？

李　娇　你問我打哪来的？

十　嫂　啊。

李　娇　（稍一思索，佯答，唱）

我家住潮州，

地名小路口，

十　嫂　潮州人？到这干啥？

李　娇　（唱）丈夫抓丁被拉走，

一人逃荒在外头，

在外头。

十　嫂　丈夫被抓丁了？唉……

李　娇　（唱）十六年前，

逃到这路口，

生下孩子没法带，

忍痛含泪把他丢，

把他丢。

十　嫂　（想起紅兒命运与此相仿，有感，唱）

她把孩子丢，

我把孩子救，

两个孩子一样的命，

穷人的日子泪长流，

泪长流。（向李娇）

大嬸說的話，

疼在我心头；

可憐孩子扔路边，

不知有沒有人来收留？

来收留？

李　娇　（唱）兒是娘的肉，

难舍又难丢，
爬山过水来这里，
为找孩子我到处走，
把苦受。

十　嫂　（安慰她，唱）

大嫂你放寬心，
孩子不会丢，
世道虽乱也有好人，
会有人把他来收留，
别担憂。

紅兒挑水进屋。倒水，下。

李　娇　（想借此探听，唱）

孩子多勤快，
大嫂眞有福，

十　嫂　（唱）缺吃又少穿，
享的什么福。

李　娇　（唱）今年他有多少岁？

十　嫂　（唱）孩子今年正十六！

李　娇　（唱）可曾給他說媳妇？

十　嫂　（唱）穷人哪里去說媳妇！

紅兒在外偷听。

李　娇　（唱）家中有何人，
大哥在何处？

十　嫂　（唱）只有娘兒俩，
早年死丈夫！

李　娇　（唱）大哥死去有多少年，

是不是一直在这里住？

十　嫂　（不想回答，岔开，唱）

孩子挑水还沒回来，

我得找他到門外！（出）

紅　兒　（在門外）媽，她問你什么了？

十　嫂　問你多少岁，还問——

紅　兒　媽，这人三番两次地来，說不定是个坏人！

十　嫂　說不定还是来查問你的。这两天我們得多留点神。

紅　兒　得留点神！（拿起門边鋤头，比了比，二人进屋）

紅兒把鋤头放在身边。十嫂低头搓谷穗。紅兒把凳子搬到門边坐。李娇注視紅兒。

三人不語。靜場有頃。

李　娇　（自語，唱）

难道我的小紅兒，

眞是这个少年郎？

大嫂迴避不願講，

孩兒难認亲生娘。

哎，难認亲生娘……。

十　嫂　（自語，唱）

手搓谷穗心里慌，

这人叫我費思量，

三番两次我家来，

我得小心来提防，

哎，小心来提防。

紅　兒　（自語，唱）

她不住把我来打量，

看来看去为哪桩？

倘若她要陷害我，

一锄头叫她把命伤！

哎，看我为哪桩？

李　娇　（看四周，唱）

破窗破門破墙壁，

孩子穿的破衣裳……

喂，大嫂，把你的針綫借我用一用。

十　嫂　（觉得奇怪）針綫？——好吧。（給李娇拿針綫）

李　娇　（咬綫穿針，唱）

眼看冬来天气冻，

衣裳破了难遮風；

来，孩子！（唱）

大嬸无事手閑空，

讓我替你縫一縫。

李娇上前，要去用針，紅兒躲到一边。

十　嫂　（和緩地，唱）

大嬸你就别操心，

讓我自己替他縫。

李娇只好放下針綫。俄而又走去灶前看了看，从籃中取出飯团来。

李　娇　（唱）眼看太阳往西偏，

灶內无火断炊烟；

一包飯团已搓碎，

請来一同用晚飯。

来，孩子；大嫂，吃一点飯团吧。（捧向十嫂）

十　嫂　（唱）你逃荒在外多艰难，

留着自己当晚飯。

李娇又捧飯团給紅兒。

紅　兒　(唱) 肚內不餓难咽下，
大娘你自己留着吧。

李　娇　(无奈，把伸出的手縮回)唉！ (自語，唱)
他要眞是我的兒，
什么話兒都好說，
他要不是我的兒，
說出身分要惹禍。
左难右难难坏了我……

十　嫂　(自語，唱)
她問这問那話兒长，
要給紅兒补衣裳，
好象是滿腹心事不願講，
难道說她是紅兒的亲娘？(想了想，摇头)
白單心毒会裝假，
多加謹愼不能莽闖！

李　娇　(自語，唱)記得小紅兒，
脚上有紅斑，
紅斑好象梅花瓣，
——我得想法看一看！(假裝倒水，潑紅兒脚上)

哎！ 潑在你脚上了，快揩一揩！(弯下腰，用衣袖去揩，趁机看。楞住)

李　娇　(脫口而出)啊？ 紅斑！

紅兒閃开，十嫂一惊。

李　娇　(半天冲出一句)紅兒！ ——孩子！ (拟上前)

紅　兒　(慌)你，你怎么？……

李　娇　(兴奋)孩子，孩子在这！　彭秋……。

十　嫂　(上前)彭秋？——你是？

李　娇　(想起这里的环境，又冷静下来)我，我是——我是逃荒的人！

十　嫂　(鎮定)我們不明白什么彭秋，我們姓吳。

紅　兒　(故意)誰要誣賴我們，我就到乡公所去告她！

李　娇　啊？　(以下三人重唱)

李　娇　(唱)　孩子好可怜，

十　嫂　(唱)　——她提起老紅軍，

李　娇　(唱)　不知亲母亲，

紅　兒　(唱)　——难道她是母亲？

十　嫂　(唱)　我不动心来也动心！

李　娇　(唱)　——千言万語难說清，

十　嫂　(唱)　我盼紅軍！

紅　兒　(唱)　有什么作証明？

十　嫂　(唱)　我想紅軍！

李　娇　(唱)　母子分离十六年，

母子对面难相認，

三　人　(合唱)亲人坏人难分清，

——多多加小心！……

靜場少頃。

十　嫂　(走到門口，看天边)哎？太阳就快要下山了！孩子……

(暗示紅兒，时間到了)

鳥兒飞过。

李　娇　啊？

李　娇
紅　兒　(重唱)

鳥兒成群回树林，

眼看太阳下山岭，
約定的时間已来到，
险些誤了大事情。

李娇看了看紅兒，紅兒拟走。她忍住对孩子的疑心，向門外走去。

李　娇　(唱) 撇开孩子我往外走！

二人在門边挤了一下。

李　娇
紅　兒　(同时一楞，唱)

为何他她紧跟走出門！

二人同时至金鳳树下。两人各向四处望。两人眼光碰到一起。两人同一惊。同有所思。十嫂站在一边，全看在眼里。

李　娇
紅　兒　(重唱)

他她站在大树旁，
不住向四处望；

李　娇　(唱) 难道他是“交通員”？

紅　兒　(唱) 难道她是“李大娘”？

少頃。以下对話均在有意无意、若断若續中进行着。

李　娇　孩子，你在这干么？

紅　兒　大娘，你在这干么？

李　娇　我找人呀！

紅　兒　我等人呀！

李　娇　你等誰呀？

紅　兒　你找誰呀？

李　娇　找人带路上“天雷藥房”去“做工”！(暗語)

紅　兒　我等到“天雷藥房”去“上工”的人！——你是？

李　娇　你是？

紅　兒　你是……（故意向别处冒叫一声）"李大娘"！

李　娇　你叫誰呀？小声点！

紅　兒　啊？你是"李大娘"？

李　娇　（点头，含笑）……

紅兒上前握住手。十嫂恍然大悟。

十　嫂　——哎呀！同志呀！

紅　兒　快！进屋去！大娘！

三人进屋。紅兒从墙中取出銀元，并带出血衣。

紅　兒　"李大娘"，这是你的"工錢"，我带你找"天雷藥房"去。

李　娇　好！（接过銀元。見紅兒手上血衣。一把抓过来。看）

李　娇　（激动，半响）孩子！紅兒！（抱住）我的孩子啊！

十　嫂　啊？

李　娇　（唱）十六年前打一仗，
牺牲了你的爸爸。
孩子啊！
不是媽媽心腸狠，
为的是扔下孩子好把敌杀。
孩子啊！
不是媽媽不爱兒，
为的是突围战斗我挂了花！
前有阻击后有追兵，
忍痛含泪才把你扔在屋檐下。
我梦里盼你快长大，
我眼前常見你喊媽媽。
孩子啊！

想你花了眼，
想你白了髮，
同志們为你發下誓：
早日把白軍来打垮。
海外斗爭十六年，
媽媽今天回了家……。

紅兒看看李娇，看看十嫂，不知所措。

十　嫂　同志呀！你說你是孩子的娘，可我从来沒見过你；我是有些放心不下呀！

李　娇　大媽啊！（唱）

紅兒放在小屋旁，
包着爸爸的血衣裳，
衣服上，有血字，
脚上紅斑我不能忘。
大嫂啊！（現出負过伤的胳膊）
我在这門前負过伤，
我在这里打过仗，
我是当年的紅軍，
我千眞万眞，
眞是紅兒的亲生娘！

十嫂释疑。上前牵着紅兒，至李娇面前。

十　嫂　孩子……（自己走开）

紅　兒　（扑向母怀）媽媽！

靜場，音乐起。十嫂往門外走，暗暗地在一边揩泪。

紅　兒　媽，你到哪去？

十　嫂　（掩飾）我到外边去看看呀！十六年前，同志們来我家，

哪一回我不到門外去看着呀！（到門边，擦眼泪）

李　娇　大嫂，你别去，我得走了！

十　嫂　（突然）这——这就走？……别忙！（很快地把紅兒的衣物包好，看了看紅兒身上，用針綫把那破綻縫上）

十　嫂　（难舍难离）孩子，我只有一句話：路上小心呀！

李　娇　大嫂，你不要难过，养生父母大如天，你也是紅兒的媽媽。他把我送上山，还会回来的！

紅　兒　媽，我不离开你！（投向十嫂）

三人相偎。

幕后歌声：

为革命孩子失去亲生母，
为革命孩子又回到媽的怀，
母子相离万里地，
走到一条路上来。
小孤兒，长成材，
金鳳树滿树把花开！
滿树把花开！

——剧終

选自"剧本农村版"7月号

借　馬

銀　燕

时間：

1956年春耕时候。

人物：

张鳳玲——二十岁。

张　度——五十岁。

李　成——四十五岁。

李　妻——四十二岁。

布景：

一个朴实农民家庭三間房的横断面，外間屋是飼养員张度的臥室，內間是姑娘鳳玲的臥室。台外山，墙外面是天井院，隐約看見石头墙及大門，靠大門左側露牲口棚的一端。

第　一　場

幕啓：午夜已过，黑洞洞靜悄悄沒有半点声息，有时隐約可听見馬棚的馬嘶声，或踏刨声，灯光稍明，远处鷄叫声，张度起身点囲灯，披衣准备去喂牲口。

张　度　（唱）鷄叫头遍黑洞洞，
大毛楞攆着二毛楞星。
靜悄悄沒有半点声响，
老张度我喂馬手提囲灯。
草籃里滿装一籃草，

料桶里边把豆餅盛。
耳听得馬棚那边唉唉叫，
啊！这一定是那匹好馬菊花青。
菊花青膘滿肉肥逗人爱，
跨子賽飯碗，
脊梁背溜平。
油亮的短毛金光閃，
干起活来賽蛟龙。
越思越想我越高兴，
手提围灯进馬棚。（向馬棚处走下，馬棚里传来馬嘶）

靜場片刻，李成上。

李　成　（唱）都只为半夜要把高粱碾，
为借馬来找老亲翁。

犬吠声。老张度从馬棚急上，側耳細听。

张　度　（唱）短短的草节把細料拌，
猛听得狗咬两三声。
急出馬棚看仔細，
三步两步来到院当中。
大門一閃进来人一个，
影影綽綽看不清。
莫不是誰起了不良意，
夜静更深来暗算菊花青。
暗黑坏东西你瞎了眼，
任你有天大本事也休想逞能。
急躲在墙角边仔細看，
我要看你有多大章程。

这个人躲躲閃閃怕狗咬，

倒把黃狗惹得發了疯。

狗咬更紧。

等到近前看清楚，

啊！原来是亲家老李成。

去！死狗，眞是狗咬呂洞宾，不認眞假人。（唱）

罵声黃狗不知好歹，

险些咬坏了亲家翁。

亲家快請屋里坐，

起这样大早有啥急事情？

李　成　亲家，我是夜猫进宅，无事不来……（唱）

我打算把那几斗高粱碾一碾，

早起碾米不誤春耕。

张　度　（唱）还是亲家思想进步，

一心为社不肯賸工。

亲家快請坐。（二人謙讓进屋）

李　成　（唱）亲家！我有件事情来求你，

张　度　（唱）一百件事情我也应承。

亲家！咱是实在亲戚，你还客气啥。

李　成　是嘛，我就知道亲家能办到，我要客气还不来求你呢！

张　度　常言說得好："朋友莫有兒女亲家近"，有話你就講吧。

李　成　亲家我想和你借点东西，……（唱）

想推碾子来把騾子借，

那高粱不多不少是四斗八升。

张　度　（笑）哈哈哈。（唱）

老亲翁你眞是越老越有趣，

半夜三更你来鬧妖精。
你是有心来开玩笑，
还是你睡梦沒醒發毛楞。
自从全村入了社，
誰家的牲口在家中。

李　成　（唱）我不是和你开玩笑，
也不是我半夜鬧妖精。
如今牲口入了社，
大小牲口掌握在你手中。
你是飼养員說了算，
借与不借你担承。
我有心去和主任講，
又怕主任說誤春耕。
因此半夜来求你，
天亮我就把米碾成。

张鳳玲一边理着發髮，一边結着鈕扣走上，听有人談話，站脚細听。

张　度　这……这……

李　成　那点高粱用不到太阳冒紅就推完了。

张　度　这……（旁唱）
听亲家一席話可难坏了我，
一时急得我脸發紅。
有心不把牲口借，
女兒亲家有交情。
有心要把牲口借，
累坏了牲口影响春耕。
不借吧，以后两人咋見面？

亲家准說我不懂人情。

左思右想主意难定。

李　成　(唱) 我急忙尊声老亲翁，

莫不是有什么难处难张口，

算了吧，我自己还能有劲拉套繩。

亲家，你也不必作难，如今是大家伙的事情，你就不借，咱該走亲戚还是走亲戚。

张　度　亲家，你看这不把話說远了。(唱)

亲家你千万别誤会，

就是要我的心用也現成。

亲家你先抽袋烟来喘喘气，

一会咱就去馬棚。

李　成　大忙的我就不抽烟了。

张　度　走！你中意哪匹就使哪匹……(二人下)

张鳳玲　(唱) 一听公公来把牲口借，

暗埋怨爹爹不該答应。

春耕累的牲口直淌汗，

得不着休息还不得瘦成龙。

牲口目前是宝貝，

累倒了台子丰产就难成功。

想到这急得我直打轉，

我得告訴爸爸这不行。(冲口而出) 不……(急住口)

啊！爹爹他脾气梗直性子犟，

他說行不許别人說不行。

再說我又是老李家未婚媳，

沒过門怎好当面頂撞公公。

婆婆她老脑筋思想守旧，

爱講究那四德并三从。

鳳玲我正在房中暗思想……

幕后声：张度：亲家，你牵这四菊花青吧！ 李成：好哇，这东西眞像肉滾子似的。

张鳳玲 （接唱）

鳳玲我听此言急出一身汗，

只覚得滿脸發热心里悶嘭嘭。

三步两步闖到房門口，（一窜，差点絆倒）

哎呀，这是啥玩艺兒，（接唱）

忙哈腰往下摸一把，

咦！ 这是哪来的一根套繩。

（拾繩，自語地）套繩！ （忽然想起，如何帮助婆婆推磨、掬米、扫磨……最后滿意地点点头）对呀！ 說走就走。（接唱）

刷啦啦心里好像开开門两扇，

拿起套繩奔正东。（愉快的舞蹈下）

第 二 場

时間：

接前場。

地点：

李成家的碾棚里。

布景：

是一个碾棚的横断面，靠台东是碾棚，台角摆一个大缸，上边放笊篱，

地中間是一个碾盘，挂着吊灯，隔壁是天井院，能看見台西側的篱笆墙和墙外的楊树。

幕啓：李妻在扫碾子；拾掇牲口套。

李　妻　（唱）老头子去借馬，已經有一点来鐘，
为什么还不見他轉回碾棚。
莫不是张亲家他不肯借馬，
不能呀，（唱）
咱两家已不是一年二載的交情。
呀！兴許是人多不方便，
也不对，（唱）
这时候夜静无人声。
金鷄眼看着就要叫两遍，
再拖延这高粱恐怕碾不成。
站在碾棚我把老头子盼……

张鳳玲　（上。唱）
走来了沒过門的媳妇张鳳玲。
到李家一看婆婆正捞米，
将要进門我又把步停。
婆婆要問深更半夜来为何事，
你說叫我可啥話来应承。
唉！已經来了就不該怯陣，
她有来言我有去声。
光明正大害的哪份羞，
急忙进門把大娘称。
起这样大早来碾米，
准是怕白天碾米誤春耕。

你老眞是全心全意惦着合作社，
宁可自己劳累为了秋后好收成。
您老这好思想传出去，
誰听了都要夸几声。
这么大个碾子你老怎能推得动，
来来来，张鳳玲帮你老推到天明。

李　妻　(唱) 鳳玲她小嘴里說出惹人爱的話，
鬧的我老婆子脸發紅，
仔細想想我心里納悶，
叫声姑娘，我的鳳玲，
三更半夜你不睡覚，
怎知道我要碾米在院中。

张鳳玲　(唱) 有件急事我从此路过，
看見你老房里点着灯。

李　妻　(唱) 你快回去吧来回去吧，
这点米一个人也能碾成。
未过門的媳妇来把活干，
别人的閑言碎語怪难听。

张鳳玲　(唱) 叫大娘，您老說到哪里去，
現如今哪还講究哪些風風雨雨的老章程。
大娘，如今是新社会，如果見着活不做，那才叫人耻笑呢！
(說着就往碾杆上套繩)

李　妻　(唱) 用啥話才能把她支走，
鳳玲……

张鳳玲　大娘，你怕碾子重我推不动是不是，这我可不是在你大娘面前逞能，不管是种地下田，我多会也沒落在男人家后

边，不信我給你老推推試試，要眞推不动，你老說啥我听啥。

李　妻　（唱）这鳳玲說到那她做到那，
可叫我拿啥章程来說她，
想鳳玲她一半会兒也不能走，
怕只怕李成牵回牲口难为情。

张鳳玲　（唱）鳳玲我抱起碾桿推的滴溜溜轉，
为的是不讓婆家使用菊花青。

大娘，你看我推的不慢吧，保准不到天亮就給你老推完了。

李　妻　呵，呵，不慢不慢……鳳玲，还是我来推吧，我原来也打算自己推的，别看大娘老，这点活还做得动，好姑娘听話，你有急事，还是去办事吧，要叫外人知道为給我推碾誤了正事，人家又該說大娘落后了。（上前搶碾杆，鳳玲不放）

张鳳玲　大娘我办完事情才来的。

李　妻　說什么也不能讓你推，我又不是推不动。

张鳳玲　大娘，这活我不应該做嗎？那以后我到您家来……（脸羞的緋紅）样样活还得您老自己动手哇！

李　妻　（旁唱）
鳳玲她手巧嘴又甜，
急得我老婆子眞發蒙。
她的話兒无有縫，
縱有那张仪之舌也是空。
这不是眼看就要出場丑，
埋怨声老头子办事兒不机灵。
借牲口哪能讓鳳玲她知道，
誰不知这丫头进步公私分明。
越思越想怎么好……

李　成　（牵牲口上。唱）

借来好馬菊花青。
牵馬来到大門口，
忽听得吱吱嘎嘎推碾声。
噢！莫不是老伴她着急自己动了手，
唉，都怪我走到那拔不动腿磨磨蹭蹭。
呀，那是誰有說又有笑，
听語声好像是沒过門的兒媳张鳳玲。
推碾事誰也沒有和她講，
怎么她偏巧这时来到碾棚？
倘若是我牵着牲口被她看見，
羞得我这张老脸不發紫来也發青。
先把菊花青拴到树上听听动靜……（輕手輕脚的靠着門縫听声）

张鳳玲　大娘我可不是无故恭維你。（接唱）

你老这样处事誰不贊成。
别看你人老思想可不老，
大小事兒做的公。
你知道，春耕忙牲口不够用，
自捧碾桿推碾把社的牲口疼。
要和那于老七比一比，
眞是一个高山一洼坑。
于老七拉糞只圖掙工分，
赶起車来像刮風。
累得牲口滿身像水洗，
他还嫌跑得慢鞭打脚踢不心疼。

大娘你說要是他自己的牲口，飲口凉水，都怕嗆着，連一个手指头也舍不得碰哩！

李　妻　于老七可也太偏心眼了……(訕笑)眞是那句古話“人不偏心，狗不吃屎”呀！

张鳳玲　(唱)一边說笑一边往外看，
怎不見公公他牵回来菊花青。

李　妻　(唱)我嘴头歎衍心里蹦蹦跳，
实担心老头子牵馬回碾棚，
故意提高嗓門假說笑，
为的是給老头子暗遞声。

(故意提高嗓門)鳳玲呀，先歇会兒吧，大娘来推一陣子。

张鳳玲　不用，我一点也沒覚得累。

李　妻　这孩子就是犟，給我吧。(夺碾杆)

张鳳玲　还是我推吧。

李　成　老伴她故意高声說話，这是給我遞声呢！(接唱)
李成我明白了老伴心意。
直羞得老脸紫里透紅。

菊花青在树旁呖呖乱叫，李成慌得手足无措。

李　成　(接唱)手忙脚乱解开繮繩牵起就跑。

张鳳玲　大娘，誰家牲口叫喚？

李　妻　哪有誰家的牲口来，咱娘們再推一气就不大窩了。

张鳳玲　許是大馬棚的牲口掙脫了繮繩，这得赶快牵回去，要不明早使喚，找不着还不得急坏了。

李　妻　許是哪家毛驢子叫喚。

张鳳玲　不是，我听得明明白白是馬嘶。(急欲出)

李　妻　(急拦鳳玲)牲口許是在远处叫，这夜靜更深，传的远，咱

可别管那些閑事。

张鳳玲　大娘，这咱哪能不管呢，社里的牲口人人有份，若是丢了，那还了得，这春耕大忙的，缺头牲口就套不上犁杖。

李　妻　我明明听着这声音隔得很远，咱还是快干活吧。

张鳳玲　(接唱)

我到底要看看哪匹牲口掙脫了韁繩。

李　妻　(故意拉住鳳玲)我說你不信，别說不是散牲口，就是的話，这咱也早就跑远了。(二人到門口张望)

李　妻　看看怎么样，啥也沒有吧。

张鳳玲　大娘，你先推一会兒，我去找找看。

李　妻　这丫头，你这不帮我的了？哪能帮到半道上又撂下呢？但你实在要去，大娘也不能强留。

张鳳玲　我是挂着怕那牲口跑丢了。

李　妻　丢不了，看样子許是已經有人把它牵回去了。

张鳳玲　(唱)大娘你說此話我相信，

关心牲口怕誤春耕才是进步人。

李　妻　我再要遇着这样事，就一定把牲口送回去。

张鳳玲　你老快添碾子，不到天亮咱娘倆一定完成任务。

閉中幕，閃出馬棚的一头。

李　成　(唱)老李成紧拉着菊花青，

心里一个劲的乱扑騰。

好险出了一場丑，

露了餡以后可怎么当公公。

跑着跑着来的快，

不覚来到大馬棚。

亲家，亲家。

张　度　(提着围灯上)吓！你怎么又牵回来了？这么快就推完了。

李　成　呵……呵……

张　度　(唱)亲家干活眞利落，

前后不到半点鐘。

李　成　不，不，不，……是我打算……(唱)

捧着磨桿把米碾，

我怕累坏了菊花青。

这点活計我自己能干，

千万可别耽誤了社里春耕。

张　度　(笑)哈哈哈！(接唱)

亲家你眞能开玩笑，

我准知道你是三更半夜鬧妖精。

有意前来試探我，

看看我对社忠誠不忠誠。

都怪我思想太落后，

忘掉了公家徇私情。

李　成　亲家这都怪我……

——幕急落

选自"剧本农村版"10月号

営房相会

文　林

时間：

某年春天。

地点：

兵营里。

人物：

王海同——連队炊事員。

李秀兰——女拖拉机手。

张連成——連队战士。

幕啓：前奏声中，王海同肩搭白罩衫，兴高彩烈地上。

王海同　（唱）鑼鼓喧天鬧嚷嚷，
喜事一樁接一樁。
县里派来了慰問团，
探望亲人到了营房。
我刮刮脸兒整整装，
請个假兒把亲人望，
三步并成了两步走。……（与张連成碰了个对面）

张連成　喲！（唱）
出了啥事这样忙？

王海同　（打招呼）对不起……（又要走）

张連成　（一手把他拉回来）不說，不准通行！

王海同　（莫可奈何，抓抓脑勺）唉，唉，我正想告訴你哪！咱县的慰

問团开到这兒来啦，听說还有咱村子里的人。

张連成　噢，明白啦，明白啦！是不是赶着去看那个女拖拉机手？

王海同　（忙問）哪个女拖拉机手？

张連成　（拍他脑勺）嗨，还挺会装的呢！（唱）

中流个兒高一点，
不胖不瘦脸蛋圓，
大大的眼睛黑头髮，
她就是——
你那亲爱的李秀兰。

王海同　（不信 甩开他）别胡說八道了！

张連成　誰胡說八道！（唱）

我亲眼看見李秀兰，
穿一身淡黃的工人装，
走过我身旁对我笑，
可惜我站崗沒答言。

王海同　（紧张）眞的是她呀？

张連成　錯不了！（推他，唱）

快去換套新軍装，
脫下这件白衣裳，
未婚夫妇見了面，
久别重逢賽蜜糖。

王海同　（惊喜交集）啊……

张連成　别"啊"了，快走吧！（又推他）

王海同　（迟迟未动，心中躊躇不决，唱）

听說来了李秀兰，

又惊又喜又心煩，
心兒咚咚直打鼓，
見不見她两为难！

张連成　你乐迷糊啦？还叨叨什么呀！

王海同　（唱）我俩陌别挑过战，
双双进步各爭先，
去年我打靶成績好，
捷报一传她乐无边。

张連成　哎呀！是不是脑筋还有点封建，面子上磨不开啦？

王海同　（为难地，唱）
自从我調到炊事班，
沒把眞情对她談，
拖拉机手我心里爱，
誰知她爱不爱炊事員？

张連成　（装腔作势地）海同同志，（鼓动）你这样迟迟不动，犹豫不前，面紅耳赤，临陣退縮，是何道理呀！

王海同　（强笑）我……嘿嘿……

张連成　你"嘿嘿"什么？

王海同　沒什么，我……

张連成　（追問）你怎么啦？

王海同　我……我有点不舒服。

张連成　不舒服？我看看——（摸王海同头，故作吃惊状）哎呀呀，可了不得！（唱）
脑袋棒硬，
肚子空空，
两眼發直，

毛病不輕，
快快回去，
請个医生。

王海同　(心乱)別鬧了！ 我……

张連成　(嚷嚷)有病不求医，小病轉大病，赶快回营房休息休息吧！ ……

张連成强扶了王海同下。半晌复上。

张連成　(笑，唱)
海同暗把秀兰想，
悶在心里不肯講，
人家千里来探望，
不該不理躲在营房。

哈！ 原来海同这种思想毛病还是不輕呢，我去把医生請来吧。

李秀兰兴奋地上。

李秀兰　(唱) 这边来了我李秀兰，
为看亲人到二連。
急急忙忙往前走，
見了海同把心事談。

呀！ 連成，看你跑得滿头大汗……

张連成　(大惊小怪地)秀兰姐，坏了！

李秀兰　什么坏啦？

张連成　(假装喘气) 海同哥得了病啦！ 脑袋棒硬，肚子空空，两眼發直……

李秀兰　(慌了)啊！ 那赶快請医生去！

张連成　(扯了秀兰就走)这不已經請着了嗎？

李秀兰　(窘)我怎么能行啊!

张連成　(唱) 海同得的是奇怪病，
　　你就是他的好医生!

李秀兰　(恍然大悟)你这个死調皮鬼，还象在家里那样賁气!

张連成　嘿嘿! (唱)
　　千眞万眞不騙你，
　　海同确有病在身!

李秀兰　(唱) 海同得的什么病?

张連成　(唱) 不懂医学講不清!

李秀兰　(唱) 莫非天热中了暑?

张連成　(唱) 他調动了工作沒練兵。

李秀兰　(唱) 他調动工作我不知道，
　　封封去信都沒提一声。

张連成　(唱) 他的工作可眞光荣，
　　誰也少不了王海同，
　　大炮沒他打不响，
　　坦克沒他开不动，
　　冲鋒枪手沒了他，
　　杀不了敌来冲不了鋒，
　　班、排、連长、指导員，
　　沒有海同立不了功。

李秀兰　莫非海同学会操縱現代化武器了?

张連成　哼! (有意不說，脑袋在空中晃了一圈，撇着笑) ……

李秀兰　噢，原来是这样啊! (旁唱)
　　我的爱人王海同，
　　新式武器他能操縱。

难怪他信上沒提起，

軍事秘密比人情重。

张連成　(指前面)秀兰姐，你看，誰？(一面过去把王海同拉上来)海同同志！……

李秀兰　(开朗地)海同，听說你病了，什么病啊？我来看看……

王海同　(不自然)沒有……沒……嘿，就是……(指脑袋)

张連成　(学他)就是……这个病。秀兰姐，可得好好給他……(笑)海同同志，要讓我有这么个……嗯，一輩子不会生病！

李秀兰　去你的吧！(攆张連成)

张連成　不用你攆，我这人最自覚，馬上就走！(对王海同作了个鬼脸)海同同志……(下)

王海同　(呆呆地瞪着秀兰，慾来慾窘，干巴巴地)你来啦？

李秀兰　(看見海同的样子，忍不住笑)啊，我来啦！

王海同　(沒精打采地)請坐！

李秀兰　(諷刺地)謝謝。(唱)

十字路口迎亲人，

坐上黃土衣沾塵，

无茶无水口又渴，

你招待亲人欠殷勤！

王海同　(醒悟地)这个……啊！对不起，那咱屋里去吧！

李秀兰　算了！算了！(假生气)想不到你参軍两年还学会了开馬后炮吶！

王海同　(为难地)那……(六神无主，团团乱轉)

李秀兰　(笑着把海同拉回来)回来吧！(安慰他，唱)

这个地方很安靜，

說話沒有外人听。

王海同　（唱）她又生气来又高兴，
　　姑娘的心呀难摸清！

李秀兰　（若有所思地，唱）
　　你心不安来神不定，
　　快把心事說分明。

王海同　（連忙掩飾，唱）
　　我心中无事平又靜，
　　咱俩到树下叙叙别情。

王海同扯了秀兰就走。

李秀兰　（望了海同一眼，唱）
　　听他的言談我心輕松，

王海同　（唱）我提心吊胆直扑通！

二人走圓場。

李秀兰　（唱）問声海同哥你可好？

王海同　（唱）多謝妹妹挂念情。

李秀兰　（唱）部队生活过的慣？

王海同　（唱）衣食住行都应心。

李秀兰　（唱）和首长、同志处的好？

王海同　（唱）革命战友胜弟兄。

李秀兰　（唱）練兵成績怎么样？

王海同　（唱）打靶的成績是第一名！

李秀兰　（唱）还有什么好消息？

王海同　（抓耳挠腮，迟迟疑疑地，旁白）心里有話难开口！

李秀兰　（唱）你为何站着不作声！

王海同　我……啊……对了……（唱）
　　咱村一定变化大，

有啥好事你說一說。

李秀兰　（唱）願听文来願听武？

王海同　（唱）有啥說啥我不嫌多！

李秀兰　好吧！

王海同　走。

二人走圓場。

李秀兰　（唱）咱村自从合作化，
家家戶戶变化大，
两年丰收增了产，
添人进口买牛馬。
小伙子鬧着要結婚，
大姑娘等着要出嫁，
桂英嫁了咱李社长，
鳳兰配了个农学家。
漂亮的姑娘张小翠，
找了个工人李国华，
唯有那小兰香心里俏——
找了个解放軍連长啊！
就是咱东街的赵鉄娃。

王海同　（琢磨了一陣，唱）
聪明的姑娘眼睛亮，
找的爱人个个強，
看看人家再想想你，
是否有不公欠短长。

李秀兰　（唱）行行都出英雄汉，
不該硬去比短长，

秀兰我心中只爱你，
人民战士武艺强！

王海同　（如释重負，自語）千金难买的一句話啊！

李秀兰　什么？

王海同　（知失言，忙改正）咳！沒什么，太阳晒得我心發慌！

李秀兰　（想探出他的心事，故意地）啊！我明白了！

王海同　（慌忙問）你明白什么？

李秀兰　（唱）明白你心中确有事，
口口声声和别人比，
是否你进步比我快，
嫌我的地位不配你？

王海同　（旁唱）
秀兰的話兒似鋼針，
句句刺痛我的心，
拖拉机手多体面，
不該耍弄我做飯的兵！

李秀兰　（唱）我問你話兒你不答，
心里到底有啥事情？

王海同　（痛苦地）秀兰呀！（唱）
咱們的門戶不相对，
咱們的身份不相称！

李秀兰　（唱）新式武器你掌握好，
光荣的战士勇敢的兵。

王海同　（不安地）你乱說啥？

李秀兰　（唱）軍事秘密莫乱說，
我也不願乱打听！

反正我已八成摸透了你的底細，这不是挺光荣的嗎？……

王海同　（生气了）啊！（唱）

我听你話中常带刺，
有心欺侮我老实人！
有什么心事赶快講，
别再騙我这个直心人。（跺脚）

张連成上，見状一楞。

张連成　（輕声）我奶，怎么火啦？（站到一边）

李秀兰　（也感到突然，唱）

不知我哪兒有了錯，
惹你忽然把气生。
我說的句句是眞心話，
哪有刺兒要伤你的心？

王海同　（唱）第一我沒有当連长，
也沒有社长的好才华，
第三不是工人老大哥，
也不是什么农学家。

李秀兰　別說話这么难听了，我問你！你作的是不是革命工作？

王海同　（沮丧地）是革命工作又怎么样！反正我的工作沒人会瞧得起它的！（唱）

别人操場把兵練，
我一件白衣身上穿。

李秀兰　啊——（想了一想，唱）

这个工作可不錯，
一定是个衛生員。

王海同　(唱) 两脚蹬着風輪轉，
輪生風来把火传。
李秀兰　(唱) 鬧了半天才明白，
莫非开的是摩托車？
王海同　(情急) 你猜的不对！(唱)
輪轉生風風吹火，
爐火上面是大鉄鍋，
今年离开了步兵班，
一天三頓把飯作。
李秀兰　那你不是当炊事員了嗎？
王海同　(極不自然) 这回你可猜着了。(硬硬头皮，唱)
行行都出英雄汉，
給啥做啥咱不挑，(带点忐忑不安)
不如你意你另找，
我願单走独木桥。
李秀兰　(看着激动的海同，又好气又好笑) 海同哥你想錯了！(唱)
革命不分貴和賤，
炊事員身份也不低，
同样劳动为祖国，
哪能把你瞧不起，
从小一道騎竹馬，
长大配成好夫妻，
求你安心平平气，
秀兰心中只有你！
王海同　(感动) 啊……只有我！
张連成　(旁白) 别"啊"了！快高兴起来吧！……

李秀兰　(唱) 等你兵役服滿期，
我在家中等着你，
煎炒烹調你来管，
我帮你学开拖拉机。
白天社里去生产，
晚上燈下同学習，
你帮我来我帮你，
嫁給你呀，我最中意。

张連成　(旁白) 想得眞妙啊！

王海同　(高兴得很) 我……我……秀兰，你摸摸我的心口！ (唱)
我心中咚咚直打鼓，

李秀兰　打什么鼓呀！

王海同　(唱) 自作自受自吃苦！
无中生有瞎猜疑，
背了个資产阶級的老包袱！

李秀兰　那就扔掉他唄！

王海同　(紧紧拉着秀兰的手) 对，扔掉它！ 扔掉它！

张連成　(一跃而上) 哈……海同同志！ (唱)
医生的医术实在灵，
藥到病除一身輕，
医生开的是啥方子，
說出来讓大家听一听！ (曝嘩)

同志們！ 同志們！ 王海同小俩口在这兒啊！ 在这兒啊！

(一手一个把他們拉下)

鑼鼓声中幕急下。

选自"剧本农村版"7月号

缺页

双　游　湖

田　苏

这一段有趣的生活插曲，發生在一个解放后的城市中的一个湖上。

登場人物有金老头、金大娘老夫妻二人。他們年近花甲。

幕啓：金老头幕后叫板。

金老头　走哇！（上，唱）

霹雷一声开晴天，
受苦的人兒把身翻，
六十岁的奶奶要游湖，
我年老的公公来撐船。
彩云朵朵头上飄，
楊柳兒迎風把头点，
来到湖边仔細望，
湖上波濤閃霞光。
用手抓住系船的繩，
攏住我的花船靠岸边，
搭好跳板我上了船，
試試花船兒顫不顫。
忙把那竹帘兒打起来，
再把那白布鋪桌面，
泡上一壺龙井茶，
擺上那瓜子兒正兩盘。

各样的場面我准备好，
太阳斜挂西山腰，
挽一挽褲角船头站，
单等那老伴来蕩花船。

金大娘上。

金大娘　（唱）湖上荷花迎風顫，
老奶奶走路把头点，
我摇摇摆摆往前走，
年老媽媽要蕩花船。
我住在湖边几十年，
我守在湖边几万天，
几十年来几万天，
头一回游湖蕩花船。
我身上穿的是紅夹袄，
外罩着一件蓝布衫，
青市布的新鞋足下登，
綠緞子扎腿带把褲角兒纏。
兒媳妇采来一朵石榴花，
她硬給媽媽我插在头上。
我說老年人戴花人笑話，
她說老人家戴花寿命长。

可也是呀，如今这样的好世道，老年人还不該多活几年嗎？哎，戴着就戴着吧！哎呀，紅男綠女，花船成行，这湖上風光有多美呀！哎——老头子，花船在哪兒呀？

金老头　在这兒呀！

金大娘　在哪兒呀？

金老头　在这，在这，（上岸）哎呀，我的天呀，你这是打扮成什么样兒了？

金大娘　什么样兒啦？

金老头　（唱）秋風吹起了你的蓝布衫，
大紅的夹袄紅閃閃，
往日的嫁妆你穿上了身，
哎，哎，老汉我越看越不順眼！

金大娘　不順眼你就别看嘛！

金老头　（唱）秋風吹起了你的白头髮，
白头髮裹住了你那头上的花，
六十岁的媽媽你戴花又穿紅，
哎，哎，这不是妖怪是什么？

金大娘　这么說，我这穿戴打扮兒不时兴了？

金老头　不时兴了。

金大娘　不好看了？

金老头　不好看了。

金大娘　那我就要回去了！

金老头　你回去干什么？

金大娘　（唱）我脱下身上的大紅袄，
我摘下头上的大紅花，
穿上往年的开花衣，
再把那缺口的碗兒手中拿。

金老头　哎，你这是干什么呀？

金大娘　来蕩花船呀！

金老头　哎——你这哪里是来蕩花船，分明是来討飯嘛！

金大娘　这不好，那不行，你可叫我怎么办哪？

金老头　依我看，不換也罢！

金大娘　怎么，不換也罢？

金老头　（唱）开花的破袄油光光，

哪配坐在我的船上。

缺口的碗兒桌上放，

和咱們的身份不相当。

金大娘　喲，咱們还有身份？

金老头　有身份，有身份，翻身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嘛！

金大娘　哎喲，我的天呀，我穿的好了，你看不順眼，我穿的破了，又不合你的身份，这可就难死人了。

金老头　哎，老婆子先别为难，我問你，你今天可高兴啊？

金大娘　三十年来头一次游湖蕩花船，怎么不高兴啊？

金老头　这就行了，人在高兴的时候，是不分老少的。

金大娘　这么說，我这头上的花戴得？

金老头　戴得。

金大娘　这身上的大紅夹袄也穿得？

金老头　穿得。

金大娘　这样說来，老奶奶我可就要上——船——了。

金老头扶金大娘上船。

金大娘　哎呀，老头子，咱們上錯了船了！

金老头　哎，自己的花船自己晓得，哪会上錯！

金大娘　沒上錯？

金老头　沒上錯。

金大娘　那这桌上的白布是你鋪的？

金老头　是我鋪的。

金大娘　这桌上的糖果是你买的？

金老头　是我买的。

金大娘　这壺里的香茶也是你泡的？

金老头　是我泡的。

金大娘　那这船上的竹帘兒也是你打起来的？

金老头　是我打起来的。

金大娘　是不是还有别的客人一同游湖？

金老头　就是你我夫妻二人。

金大娘　沒有别人了？

金老头　沒有别人了。

金大娘　那我不游湖了。

金老头　哎，你为什么又不游湖了？

金大娘　游一次湖，坐一回船，要摆这样大的場面、花这样多的錢，我可舍不得呀！

金老头　这算不了什么。

金大娘　还算不了什么？要是一个月游几次湖，坐几回船，那还了得！

金老头　你不是三十年来才头一回嘛？

金大娘　这倒是实話。

金老头　人在高兴的时候，花上几个也算不得浪費。

金大娘　要是下次来的时候，咱們就不要太高兴了。

金老头　既要游湖，那就一定要高兴的！

金大娘　那我們就少高兴一点。

金老头　这是办不到的啦！受苦的日子过去了，高兴的日子来到了！

金大娘　高兴的日子来到了？

金老头　来到了，来到了！哈——老婆子，你可要坐稳呀，我要

开船了！（唱）

竹篙儿一点开了船，
花船儿沙沙离了岸；
今天我不划别的人，
单划那白髮蒼蒼我的老伴。

老婆子，你来看这湖上的風光有多美呀！（接唱）

細长的蘆葦遮花船，
青青的蒲草一片片，
那白鹅儿展翅把水戏，
那鯉魚儿打挺金光閃。

金大娘　老头子，你仔細瞧呀！（唱）

一股股泉水往上翻，
好象珍珠儿断了綫，
花船儿穿进了荷花塘，
哟，那熟透的蓮蓬敲船舷。

老头子，你要慢点划呀，当心碰折荷花。（接唱）

团团的荷叶儿水上飄，
透亮的露珠儿叶上摇，
荷花儿彎腰叶上坐，
荷花儿点头对咱笑。

金老头　（唱）他笑你，年老的媽媽穿紅袄，

金大娘　（唱）他笑你，年老的公公把花船摇；

金老头　（唱）他笑你，年老人戴花不害臊，

金大娘　（唱）他笑你，老年人不該把花瞧。

哎，老头子，你来看哟！

金老头　看什么？

金大娘　(唱) 对面划过来一支船，

金老头　船有什么好看的？

金大娘　(唱) 船上坐着两个人，

金老头　人有什么好看的？

金大娘　(唱) 一男一女多年輕，

他們低声細語情意深。

金老头　哎！ (唱)

年輕人談情說爱是正經，

他們的事兒少过問。

金大娘　哎呀，你来看，那女孩子不是赵二嫂的姑娘小銀花嗎？

金老头　噢！ 是的，是的。

金大娘　年輕輕的大姑娘和小伙子在一起，这像什么話呀！

金老头　哎，你管不了这么多呀！

金大娘　哎呀呀，該死，該死，那男的不是咱們的孙子金小君嗎？

金老头　噢，噢，不錯，不錯。

金大娘　怪不得我叫他陪我游湖他不来呀！ 嘿，这小子……老头兒开快点，讓我去問他一問，看他給我說些什么？ 哼！

金老头　罢了，罢了，你少找不倒落吧！ (唱)

新社会呀有新章程，

年輕人自己找爱人。

你要过問这些事呀，

你就是新社会的落后人。

金大娘　噢，这么說，这事咱們問不得？

金老头　問不得。

金大娘　咱們也管不着？

金老头　管不着。

金大娘　那你为什么不把船头掉过去啊？

金老头　怎么，咱們要躲过他們？

金大娘　問不得，又管不着，不躲过他們，碰了面，咱們給他說些什么呀？

金老头　对，說的对，咱們掉过船头。（唱）

掉轉船头往东行，
避开年輕的小后生，
老汉我連使几把劲，
小船兒嗖嗖一溜風。
花船一支挨一支，
蕩来蕩去如穿梭，
搖船的大哥低声唱，
船上的游客乐呵呵。
船到湖心抬头看，
亭台楼閣面前迎，
紅男綠女把景观，
几十支花船齐靠攏。

金大娘　老头子，这兒可眞是个热鬧場合。

金老头　敢情是个热鬧場合，唉……

金大娘　哎，你又在想什么？

金老头　想想当初，比比現在，不免有些事情兒上心来！

金大娘　什么事情兒上你的心来？

金老头　（唱）往年荷花开放时，
湖上挤滿小花船，
游湖的老爷来到了，
搖船的人兒苦难言。

金老头　(唱) 那戴墨鏡的，

金大娘　(接唱)

是便衣探。

金老头　(唱) 那歪戴帽的，

金大娘　(接唱)

是恶少年。

金老头　(唱) 那塗胭脂的，

金大娘　(接唱)

是官太太。

金老头　(唱) 那挺肚子的，

金大娘　(接唱)

是大老板。

金老头　(唱) 便衣探、恶少年，

金大娘　(唱) 坐上了花船不給錢。

金老头　(唱) 官太太、大老板，

金大娘　(唱) 横眉立目更难纏。

金老头　(唱) 笑咱罵咱咱低头受，

金大娘　(唱) 稍有反抗——

金老头　(唱) 拳打脚踢把咱送当官。

我有心不把那花船渡，

金大娘　(唱) 怎奈咱穷苦人兒，

家中缺米又缺錢。

金老头　唉……

金大娘　老头子，咱們是怎么的啦，玩着玩着又訴起苦来了。咱們該說些高兴的才是。

金老头　是啊，今天是咱們高兴的日子啊！(唱)

如今荷花又开放，
湖上又荡起小花船，
游湖的客人来到了，
摇船的人兒笑开顏。
那花枝招展的；

金大娘　（唱）是大姑娘。

金老头　（唱）那英俊挺拔的；

金大娘　（唱）是好青年。

金老头　（唱）那風塵滿面的；

金大娘　（唱）是庄稼人。

金老头　（唱）那工人大哥；

金大娘　（唱）也赶来玩。

金老头　（唱）年輕人上了船，
口口声声把大爷喊，
工农弟兄上了船，
我喜上眉梢笑心間。
客人唱歌我也唱，
歌声冲破了湖中天。

金大娘　你們都唱些什么？

金老头　（唱）开头唱的是“东方紅”，
接着就唱“解放区的天”；
第三段唱的最有趣，

金大娘　唱的是什么呀？

金老头　（唱）六十岁的媽媽蕩花船。

金大娘　你别順口胡編了。

金老头　（唱）花船不摇宅不会走，

歌兒要不編誰会唱，
今天咱們的情緒好，
編支歌兒把花船蕩。
四十年前腊月天，
有一位逃难的姑娘到湖边，
她身上穿的是开花袄，
她手中拿的是缺口碗。

金大娘　（唱）湖边住着个黑后生，
他讓姑娘到家里边，
姑娘对人心眼兒好，
她帮后生烧茶飯。

金老头　（唱）山上的野花沒人管，

金大娘　（唱）穷苦的人兒沒姓名，

金老头　（唱）人称姑娘洗衣女，

金大娘　（唱）人喚后生小艄公。

金老头　（唱）富配富来穷搭穷，

金大娘　（唱）山上的石头配青松。

金老头　（唱）有錢的少爷找千金，

金大娘　（唱）洗衣姑娘配小艄公。

金老头　（唱）結婚沒把那花轎坐，

金大娘　（唱）洞房沒把那花烛点，

金老头　（唱）做了一件紅夹袄，

金大娘　（唱）压在箱底几十年。

金老头　（唱）小艄公湖上把魚打，
小艄公湖上把船撑，

金大娘　（唱）洗衣女不怕天寒冷，

洗洗縫縫手不停。

数不清她挑过湖水多少担，

数不清洗过多少髒衣衫，

数不清棒槌捶断了几多根，

数不清她磨穿了几片青石板。

金大娘　（唱）我湖边洗衣几十年，

金老头　（唱）我湖上摇船几十冬，

金大娘　（唱）洗衣女变成了洗衣婆，

金老头　（唱）小艄公变成了老艄公。

我湖上摇船几十年，

載着客人把景观；

金大娘　（唱）我湖边洗衣几十冬，

低头得見魚成串。

金老头　（唱）游客夸奖風光好，

我为衣食打算盘；

金大娘　（唱）湖中魚游一条綫，

我泪珠兒滾滾挂滿面。

金老头
金大娘　（齐唱）

“四面荷花三面柳，

一城山色半城湖。”

不是咱不爱山和水，

只因人穷生活苦。

二人同声长嘆，靜場。

金老头　哎，老年人是怎么搞的呀，說着、唱着倒又訴起苦来了！

哎呀，老婆子，时过境迁，說过就算，不要再难过了。

金大娘　你少打攪，我心里煩得很呀！

金老头　哎，我来問你，咱們今天是干什么来的呀？

金大娘　游湖来的。

金老头　是啊，既是游湖来的，就应該高兴才是。

金大娘　那么說，今天咱們不該訴苦？

金老头　是啊，不該訴苦，苦日子过去了。

金大娘　噢，苦日子过去了？

金老头　过去了。

金大娘　过去了？

金老头　过去了！

二人同声大笑起来。

金大娘　哎呀呀，老头子，你把花船搖到什么地方来了？这兒霧气騰騰，冷冷清清，哪是好游玩的地方啊！

金老头　哎呀呀，我怎么把花船搖到这里来了？

金大娘　这是什么地方？

金老头　这兒叫做"三不靠"。

金大娘　"三不靠"？

金老头　一不靠風景地区，二不靠热鬧地方，三不靠住戶人家。

金大娘　哎呀呀，这三不靠有什么可賞玩的呀？咱們回家去吧！

金老头　哎呀呀，你莫非生起我的气来了！

金大娘　不是生气，你看呀！（唱）

日落西山天色晚，
湖上的花船都靠岸边，
岸上灯光閃閃亮，
家家屋頂飄炊烟。

是該回去的时候了。要玩咱們改日再来吧。

金老头　依你，依你，哎呀呀，我倒是又累又餓了。

金大娘　我已告訴媳妇，給咱們准备了晚飯了。

金老头　嘿，嘿，那咱們就赶快“打道回府”哇！哈哈……

金老头划船，走場。小船猛的一拐弯，金大娘几乎摔倒。

金大娘　哎呀，差一点把我給閃下湖去！

金老头　就閃下湖去也沒有什么，啵，咱們都这大年紀了，活也活够本了。

金大娘　我可还想多多活上几年，好好的玩上一玩哪！

金老头　好好好，只要你心情好，咱們家乡可有的是好玩的地方。老婆子啊，你順着我的手兒瞧吧！（唱）

清清的湖水流进河，
小河彎曲繞山坡，
山头松下有石壁，
古佛千尊石上刻。

金大娘　那可是个好地方？

金老头　敢情是个好地方！你再順着我的手兒看啊！

那高山后边有高山，
泰山就在山那边，
山頂庙宇高过天，
蒼松翠柏活过几千年。

金大娘　那可是个好地方？

金老头　世界有名的好地方呀！老婆子啊！你要是兴致好，咱們哪天上山去看看。

金大娘　改天去看看。

金老头　对！咱們改天去看看。

金大娘　今天，天色晚了，咱們回去吧。

金老头　好！回去了——走哇！

二人下場。

——剧終

选自“剧本农村版”3月号

缺页

張二嫂看戏

——根据鬃昌民間故事改編

写　工

时間：

古代。

人物：

张二嫂。

看瓜老汉。

幕啓：张二嫂慌急慌忙地上。

张二嫂　（唱）六月里来六月八，
黄了稻子熟了瓜。
三伏天气活計少，
东村去看戏带看媽。
二嫂我急忙来把新衣換，
換上新衣一身花。
不带包袱不带伞，
找出个燈籠再把蠟烛插。
我这里忙把蠟烛找到手，
喲！左插右插插不上宅。

张二嫂拿了灯籠，再去找蜡烛，因心慌意乱，錯拿了一个紅辣椒来，左插右插插不上，一看，气得把紅辣椒一摔多远。

张二嫂　咳！該死的老鼠，把个蜡烛拖跑了，害得我拿了辣椒当蜡烛。算了吧，摸黑走吧！

远处鑼鼓响。

张二嫂　(唱) 听那边开台的鑼鼓响几遍，
急得我二嫂抓了瞎，
我本想抿抿鬢来梳梳头，
只是那鑼鼓催得我懒把梳子拿；
我本想換双新鞋去看戏，(急得不耐煩了)
嗳！——
黑夜晚誰还看見鞋上花。
算了吧来算了吧，
婆娘家还怕誰笑話！

門外声：二嫂哇，东村戏开鑼啦！我們先走，不等你了，二嫂子，快点来呀，台底下見吧。

张二嫂　(应)来了，来了。(唱)
李大嬸，王干媽，
这两个老东西眞該罵，
东村看戏不等我，
急得我拔腿就走要赶上她。

开門欲出，忽听后面孩子哭。

喲！我眞是給鑼鼓催昏了，小毛在床上还沒抱哩！(向門外喊)大嬸子干媽，等我一下子呀，我抱了小毛就来。(轉身在床上乱摸，抓到个斗篷，抱起枕头包着就走)

二道幕閉。

张二嫂　(唱) 走出門来黑摸瞎，
星星乱把眼睛眨；
陣陣鑼鼓催的紧，
大路不走我把小路插。(走圓場)
爬上高田埂，

走过低水洼，
穿过冬瓜地，
不怕踩碎瓜，
三步改两步，
心儿早到戏台下。
瓜藤绊住我的脚，
哟！摔了一个仰八找。

张二嫂被瓜藤绊倒，怀里枕头摔出多远，斗篷恰巧落在一个冬瓜上。

张二嫂爬了起来，不见了"娃娃"，大惊。

张二嫂　喲！我的娃娃呢！（在地上摸索，摸到了斗篷盖着的冬瓜，忙拘了起来）啊！还好，还沒摜醒哩！娃娃别哭，到了台下，娘买麻糖給你吃。（唱）

断命的瓜，杀头的瓜，
瓜藤为啥将我拉，
絆倒我张二嫂，
摔坏我胖娃娃。
明天找到你，
把你摘到家，
用刀切，用刀杀，
烧烧煮煮吃掉你这害人的大冬瓜。

急下。看瓜老汉上。

老　汉　（数板）我老汉，本姓查，
吃过晚飯来看瓜。
今晚东村唱小戏，
路上人多手又杂，
偷我的瓜，

摸我的瓜，

抄近路，踩我的瓜，

給我捉到不依他。

瞧，那边有个人来了，慌急慌忙，怕是个偷瓜的。讓我来仔細瞧瞧。(黑影里注意张望)哈，果然不錯，怀里抱着个白乎乎的东西，不是我早上摘了放在地里的那个大冬瓜是什么？好哇！讓我拿他个"人贓具获"。(閃在一边)

张二嫂上。

张二嫂　(唱) 张二嫂我走慌忙。

急着去看戏看老娘。

老　汉　(接唱)查老汉，忙上前，

伸手抓住她衣裳。

张二嫂　喲，吓了我一大跳！

老　汉　哈哈，你是干什么的？

张二嫂　我是到东村去的。快撒手，别耽誤了我看戏。

老　汉　你看戏怎么看到我瓜地里来了？

张二嫂　抄近路。

老　汉　你怀里抱的什么？

张二嫂　你問他干什么？

老　汉　我偏要問。

张二嫂　(生气地)好，我告訴你，这是我家娃娃。

老　汉　哈哈，好一个胖娃娃！我看你别东拉西扯了，想把"丑"字当"五"字混过去可不中。

张二嫂　你这个老头子眞不講理，人家去看戏，你拦住人家，罗哩罗嗦一大堆，难道我家娃娃是——

老　汉　是我的……

张二嫂　什么？

老　汉　(肯定地)嗯，講得好听点是摸的，講得不好听是偷的。

张二嫂　(气極)我要不看你一大把年紀，我可要拔掉你鬍子，罵你个老不正經。

老　汉　哈哈，大嫂子，你好好瞧瞧吧，是你的娃娃还是我的冬瓜。

张二嫂　(一瞧大惊)哦！我娃娃呢？我娃娃呢？

老　汉　这就奇了，誰看見你娃娃了？

张二嫂　(急得哭了起来)老爹爹，不好了呀，我娃娃丢了。

老　汉　(惊异)你娃娃丢了？(时)哦！我猜到了，你"摸"了我的冬瓜，如今又来扯南瓜連葫蘆，說娃娃丢了，你唬哪一个？

张二嫂　不是的，我娃娃眞丢了。

老　汉　娃娃眞丢了？

张二嫂　眞丢了。(唱)

只因鑼鼓催得慌，
抱起娃娃出了庄。
慌慌乱乱往前跑，
瓜藤絆跌在地中央，
丢掉娃娃抱起瓜，
娃娃不知丢在哪一方。

老　汉　咳！不是我說你嫂子，出个門，做件事，哪能像你这毛里毛躁的，把个娃娃丢在地里，要是遇到野狼，那可怎么好哇！

张二嫂　呀！老爹爹，这怎么办哪？

老　汉　快回去找找吧！再迟就怕要誤事了。

张二嫂　老爹爹，你老人家也帮我找一找吧。

老　汉　好，快走。

两人走圆場，进瓜地寻找。

老　汉　(唱) 田埂上找来田中間望，
不見娃娃在哪廂。

张二嫂　(唱) 瓜藤下找来瓜叶下翻，
找不到娃娃我泪汪汪。

老　汉　(脚踢到枕头)大嫂，大嫂，这里有个軟乎乎的东西，怕是娃娃了。

张二嫂　啊，謝天謝地。(奔了过去)

老　汉　(抱起枕头，細細一看)啊！奇了，怎么是个枕头哩！

张二嫂　(一怔)枕头！

老　汉　枕头。咳！这可怎么開的？

老汉繼續寻找。张二嫂用手比划着在家里出門时的情形，寻思了半晌，忽然笑了。

张二嫂　老爹爹，老爹爹，不要找了。

老　汉　娃娃还不晓得在哪里呢？怎么不找了？

张二嫂　老爹爹，你哪里知道：(唱)

未开言我羞答答，
說出原因你别笑話。
我生来是个粗心人，
毛里毛躁过到二十八。
今晚急着去看戏，
慌里慌张走到床上摸一把，
摸到了枕头沒細看，
糊里糊塗当他是娃娃。
一跤跌在瓜地里，

丢掉枕头抱冬瓜。

老爹你不要对人講，

給人听見了当笑話。

老　汉　哈哈，这么說，你娃娃还在家里床上罗！

张二嫂　可不是哩！

老　汉　咳，我倒被你吓了一头冷汗。（摇头）少見，少見！

张二嫂　老爹爹，我要你别笑話，别笑話，你怎么又笑話我了，我可不依你。

老　汉　好，好，好，我不笑話你。你也該快快回去，把娃娃抱了来，我陪你一道看戏去。

张二嫂　好，老爹爹别走，候着我呀！（欲下）

老　汉　好。（复喊她）喂，大嫂，这一回可要看清楚了，别要把那一个枕头又抱了来！

张二嫂　（羞涩地跑下）呸！

老　汉　（大笑）哈哈哈！

——幕落

选自"剧本"9月号

一个南瓜

秋　枫

时間：

某年夏季。

地点：

苏北某农村。

人物：

桂　香——女，14岁，少先队員。

鉄　杆——男，9岁，少先队員，桂香之弟。

媽　媽——40岁，桂香的媽，社員。

第　一　場

幕啓：右面一片过人高的玉米地，棵高棒大，垂着紫紅色的纓；左面一片南瓜地，一个又黃又大的南瓜露在叶外，特别惹人注意。

片刻，桂香挎篮子拿鐮刀上，后面鉄杆拿鉄鏟跟着。

鉄　杆
桂　香　（同唱）

風吹柳梢飄蕩蕩，
火热的太阳烤脊梁，
小社員鉄杆、桂香，
汗珠顆顆挂腮帮，
拿着鏟子、鐮刀下地去，
帮助社里割草忙。

桂　香　我叫桂香，做事稳当，社长喜欢，老师夸奖，都說我是个

好姑娘。

鉄　杆　(挺胸突肚，作怪样)我叫鉄杆，調皮捣蛋，不爱学習，就是貪玩，人說我是个小討厭。

桂　香　今天下地多割草，

鉄　杆　树陰下面多玩玩。

桂　香　走喲！

鉄　杆　走哇！

媽媽幕內喊声："鉄杆！鉄杆！"

桂　香　媽媽喊你，快去看看什么事。

鉄　杆　听見媽媽喊，快跑去看看。来了！(跑下)

桂　香　快点回来喲！

鉄杆声："跌倒了，跟破了，快来拉我，姐姐。"

桂　香　哼！他又調皮了，我用个办法对付他。(用手巾纏脚，蹲下)我的脚割破了，一步也不能走了，嗳喲！弟弟……

鉄　杆　(跑上)你咋啦！

桂　香　脚破了，疼喲！

鉄　杆　我挎籃子，你跛着走吧！

桂　香　我一步也不能走。

鉄　杆　我背着你。

桂　香　你背不动。

鉄　杆　背动了，你上来吧！(蹲下)

桂香往鉄杆背上一伏，把鉄杆压倒。鉄杆蹲在地上假哭。

桂　香　(見鉄杆哭，有点不好意思)別哭了，我的脚好啦。

鉄　杆　(猛跳起来，笑)誰哭哩，要哭也是你哭，我沒哭。

桂　香　媽喊你干什么？

鉄　杆　媽給一毛錢，叫咱渴的时候买瓜吃。

桂　香　媽还說了什么？

鉄　杆　媽叫咱去看看南瓜……別叫人偷去了。

桂　香　走吧！媽媽这个人呀，就是孬心眼多！

鉄　杆　你說媽媽孬心眼多，我告訴媽媽打你。

桂　香　別說了，走吧！（走圓場）

鉄　杆　来到南瓜地啦。南瓜，南瓜，又黃又大，一个两个三个……（数着）

桂　香　滿地大南瓜，整整二十仨，（指最大的）这个是班长……

鉄　杆　……不喊起立，也不喊坐下。（对南瓜）我来啦，你咋不知道敬礼。

桂　香　它沒嘴，不象你，愛說瞎話。

鉄　杆　（大惊小怪地）盖上这个大的，別叫人偷去了。

桂　香　誰偷去了！快割草去，走！

鉄　杆　走！（唱）

小小社員气昂昂，（把鉄鏟扛肩上）
象解放軍叔叔扛大枪，
挺起胸膛甩开臂，
圓圓的小眼放毫光，
迈开大步向前进，
吓得敌人直叫娘。

桂　香　哼！口气眞不小哩！到了，到了。

鉄　杆　到咱社的玉米地了。（摸棒子）这个大，这个还大，比你們三中队种的还大多了。不信等分了咱拿給老师比比看。

桂　香　（唱）合作社力量強，
棵棵玉米粗又长，
“金皇后”粗的象牛角。

"二糙皇"足有一尺长。

铁　杆　（唱）长絲絲，我戴嘴上，（拔玉米絲戴嘴上）
　　装个张飞上当阳（桥），
　　大喊一声桥梁断，
　　滾滾流水往回淌。
　　姐姐，象不象？

桂　香　（吓他）老师来了。

铁　杆　（忙把玉米藏背后）哪里！哪里！

桂　香　老师說过，粮食是建設国家的……

铁　杆　（接着）……宝貝。

桂　香　社长昨晚說……

铁　杆　（接着）爱庄稼，护庄稼。

桂　香　你拔下来絲絲，玉米还长嗎！

铁　杆　我……我……那我把它安上。

桂　香　哪还有什么用！

铁　杆　我改正，以后再不拔啦。

桂　香　（点头）哼！

铁　杆　我認錯了，你咋不表揚我？

桂　香　認錯了，要看改不改，看你割草下力不下力。

铁　杆　下力，下力，……

桂　香　这里草不多，那边豆地里去吧！走！

铁　杆　走！

桂　香
铁　杆　（合唱）
　　小社員，爱劳动，
　　割野草，称英雄，
　　杂草除净庄稼长，

紅領巾哟！多光荣！

走噢！（下）

媽媽提籃子上。

媽　媽　（唱）大人孩子爱做活，
工分賺了一千多，
他爹南地去鋤豆，
桂香、鉄杆把草割，
日头偏西該做飯，
去摘茄子和豆角。

我家大人小孩一春一夏掙得了千多个工分，分了小麦两石多，为了多賺点工分，吃飯就得应时。天不早了，我到自留地里摘点菜。（圓場，唱）

心中愉快脚步輕，
挎着籃子笑盈盈，
自留菜地已来到，
两眼仔細看分明。
密密的辣椒紅似火，
畦畦的小葱旺青青，
个个南瓜孩子样大，
长长的豆角一尺零，
茄子圓圓紅得發紫，
蘿卜个个露头青。

这一园的菜多逗人喜哟，这个大南瓜足足的有六十斤，老的焦黃，該摘了，（撥一下）这么沉。再停天摘也行，不摘，又怕叫人偷去。……两个孩子不知到哪去啦，喊他們帮我抬着吧！（喊）鉄杆！鉄杆！（无人应）算了吧！停天摘吧！（抬头看見玉米

地）玉米都长的这么大啦！我去看看。（走到玉米地）喲！玉米长的个个象牛角似的，一棒足能打下四两粒子，丰产地眞丰产了。其实說，今年这地能丰产，还不是俺这地底子壯？（眼珠一轉）我折一棒給鉄杆煮着吃。（随手折了一只仔細看着，唱）

金黃棒子粒子圓，
拿在手里沉甸甸，
眼饞心动想多折，（犹豫）
别人看見不体面。

（左右看看 沒人）反正沒人，再折几只吧，一只是拿，两只也是拿，要折就多折几只。（一口气折了七八只）哼！即使叫人看見也沒啥，大牛好地都入了社，折几只玉米有啥了不得的。

鉄杆幕內喊："媽媽！媽媽！"

媽　媽　喲！鉄杆来了，不能叫他看見，传出去，不好听。（唱）

忙把玉米篮里装，
手巾底下玉米藏，
急急忙忙回家去，
唉！后边鉄杆在叫娘。

你再喊，我也装听不見。（下）

桂香、鉄杆拷滿篮草上。

鉄　杆　媽媽，等等我。

媽媽幕內声："你多割点草吧，我給你們做飯去。"

鉄　杆　追媽追不上！

桂　香　青草割了滿筐。别追了，地头憩憩吧！

鉄　杆　好！（坐下，看看玉米棒。忽然）姐姐！姐姐！……刚刚看的几个玉米棒沒有啦！

桂　香　咦！眞沒有啦！一只两只……

鉄　杆　少了七只，叫人偷去了！

桂　香　媽媽刚才来过，恐怕是她……

鉄　杆　（不加思索）媽偷社里的玉米，报告老师去！

桂　香　报告老师有啥用？

鉄　杆　那报告社长去！（唱）

媽媽糊塗又自私，
摘去玉米七八只，
社里庄稼受損害，
侵犯社員的集体利益。

走，报告社长去……

桂　香　（想了一下，站住）鉄杆，我告訴你，咱們先慢点报告社长！（扶鉄杆耳朵說）……

鉄　杆　（連連点头笑）好！好！好的……

桂　香
鉄　杆　（合唱）

媽媽作事欠思想，
桂香鉄杆細商量，
想个办法去帮助；
帮助她分清是非和短长。（二人下）

第　二　場

傍晚时分。桂香的家門前。門前一个葡萄棚，开滿雪白的花，棚外四棵楊柳树，蝉声喧噪。桂香鉄杆伏在棚下方桌看書。半晌，鉄杆关上書本。

鉄　杆　姐姐，該唱个歌子。

桂　香　好。唱个……"我們家乡好"！一……二！

桂　香
鉄　杆　（唱）我們家乡好風光哟。

万里平原米粮香，
鉄路厂房修建起，
生产建設忙又忙。
爹爹媽媽是模……

桂　香　（接唱）

……是模范。

咦！你怎么不唱了？

鉄　杆　媽不是模范。你忘了嗎？她偷……

桂　香　（示意）不……要……

媽　媽　（上。一面擦汗，一面說）桂香，你倆去摘南瓜吧，把最大的先摘来，明天去卖了，給你們准备学費。

桂　香　媽媽，还是你去吧，我的算术題沒做好呢！

鉄　杆　媽媽，你去吧，我温習功課呢。

媽　媽　好吧！你倆学習吧，我去。（唱）

孩子学習挺用心，
媽媽吃苦心也甘，
吃苦受罪为兒女，
只望兒女記恩情。
我摘南瓜去，你們好好学習吧！（下）

鉄　杆　媽媽前头走，我在后面跟。（蹑手蹑脚地跟着）

桂　香　鉄杆，你回来。

鉄　杆　（不願意）干嗎呀？

桂　香　你听，媽喊了……

媽媽幕后声："这是誰家这样好占便宜，順手就把南瓜偷去了。

桂　香　（捂嘴笑，用手捅捅鉄杆）……

鉄　杆　（低声）你瞧媽急的……

桂　香　（摇手示杆）甭說啦，甭說啦！

媽　媽　（气呼呼地上）你俩看見誰在咱地头走过嗎？

桂　香
鉄　杆　（装得莫名其妙地）啥事？媽媽。

媽　媽　南瓜地里，一个最大的被人偷去了！

桂　香
鉄　杆　（假装吃惊）什么？大南瓜被人偷去啦！（互相望望，暗笑）

媽　媽　（焦急，抱怨地）晌午对你說过，要看看南瓜……

鉄　杆　（装作着急地）晌午去看了，南瓜还好好的躺着。（干嚷）誰偷了俺家南瓜啦！誰偷了俺家南瓜啦！（停片刻）媽，誰都不回話！

桂　香　（装得很冷淡）一个南瓜嘛，偷去就偷去吧！

媽　媽　看你說的，一个南瓜，一根豆角都是一滴滴汗流出来的。（唱）偷瓜人不知种瓜辛苦，

貪嘴饞不該順手牵羊，

問問良心是否有愧，

不劳而获理所不当。

我看呀，咱們得报告社长去。

桂　香　媽說的对！（唱）

問問良心是否有愧，

不劳而获理所不当！

报告社长多加注意，

社里的玉米也得提防。

媽　媽　（一听，失惊，低声旁白）什么？社里的玉米也得提防？

鉄　杆　媽，我今天看見社里玉米也叫人偷去啦！

媽媽摸摸脸，脸發紅，但仍不露声色。

鉄　杆　媽，咱們把丢了南瓜和玉米的事一起告訴社长去！

（欲跑下）

媽　媽　（忙拉住鉄杆）别忙去！

鉄　杆　咋又不去啦？

桂　香　請社长帮助調查調查呀！

媽　媽　（唱）一个南瓜不値啥，

何必再去得罪人家，

玉米和南瓜是两回事，

混为一談怕会出岔！

桂　香　怎么会出岔呢！他能偷咱南瓜就能偷社里的玉米。

鉄　杆　反正偷誰家的东西，都一样不光荣！

媽　媽　（看看兒子，兒子嘟起了嘴；看看女兒，女兒板起了脸，心中又是慚愧又是懊恼，一时忐忑不安，左右为难，长长嘆了一口气）唉！（坐在棚下凳子上）桂香，天也黑了，你們要温習功課，就进屋里点上灯吧！

鉄　杆　那丢了南瓜呢，咱們不管啦？

媽　媽　管！咱們要管，你們先进去，我在这兒想想，該怎样去向社长报告！

鉄　杆　（向桂香暗暗做了脸）……

桂　香　（收拾書本，拉了鉄杆）好吧，那咱們进屋去作功課吧！（进屋）

媽　媽　（独自坐着，沉思）……可不是我錯了！……唉！不应該呀！不应該！（站起，从墙角隐蔽处取出那籃子玉米，略一躊躇，就大步走向門前，唱）顧得私来忘了公，

差点做了糊塗虫，

亏得倆孩子啓發我，

幫助我把思想来搞通，

知錯認錯不为錯，
拿起玉米奔桥东，
公家的东西应归公有，
我要找俺社长张国栋。

（欲下又止）那我丢了的那只大南瓜……（唱）

一起向社长来报告，
調查研究不放松，
批評那坏人和坏事，
批評那偷盜的坏作風。（下）

桂香和鉄杆見媽媽一出門，就从屋里出来。

鉄　杆　（高兴地）姐姐！媽眞的找社长承認錯誤去了！（想追出去看个究竟）

桂　香　（捧住那个大南瓜，把鉄杆喊住）鉄杆！媽不要讓人看見，你就别去看她啦！来吧！咱俩还是把这大南瓜放回瓜园子里去，媽回来准还得拐到瓜园子里去瞧瞧……

鉄　杆　对了！对了！……（学媽媽的腔調）“怎么大南瓜又变出来啦！”咱們眞是个变戏法的！

桂　香　媽等会兒准又高兴啦！

鉄　杆　錯誤改正了，缺点克服了，玉米送回去了，大南瓜找回来了，媽当然得高兴啦！（两人抬着南瓜）

桂　香
鉄　杆　（合唱）丢了个大南瓜，
急坏了好媽媽，
南瓜抬回去，
媽媽又笑哈哈！（二人下）

——剧終

选自“剧本农村版”5月号

同騎幷进

祁銘鑒

人物：

李老汉、赵秀嵐、赵婆母。

地点：

某山区。

时間：

桃花雨季节的一个晚上。

第 一 場

在一条盘山路上。李老汉騎馬，提灯上。

李老汉 （唱）星兒稀，月无光，
騎着紅馬奔赵庄。
馬蹄如飞还嫌慢，
路兒越赶越嫌长。
都只为要抱大孙子，
沒曾想横生倒养叫人心慌。
多亏咱山区出了个赵秀嵐，
一枝桃花百里香。
只要她連夜能赶到，
死孩子也能叫他还阳。
社里牵来了枣紅馬，

心急巴不得飞到赵庄。（馬失前蹄，险些将老汉跌下馬）

吁！（唱）

常言道駿馬好比眞君子，
怎么老汉着急你不着急。
馬呀馬呀你通人意，
心急当心陷住蹄。
我不罵你，不打你，
都只为你給合作社出了力气。
平安接来赵秀嵐，
我一定犒劳你二斤黄豆三斤苞米。（騎馬下）

第　二　場

赵秀嵐的家里。門前有一条街道。

赵婆母自內室匆匆上。

赵婆母　（唱）更深人靜天阴沉，
秀嵐你为什么还不回家門？
小柱子昨天得了病，
浑身烧的像炭火盆。
头不抬，眼不睜，
惊惊乍乍不精神。
我的心好像在刀刃上，
絞腸刮肚不安宁。
今天接产，明天接生，
柱子有病你咋不动心？

杜子爹参軍整八載，
前年回家探亲人，
幸喜麒麟送来子，
赶来个白胖胖的小孙孙，
茄子打苞，葫蘆結子，
誰家不为后代人。
杜子要有个长与短，
这不活活摘了我的心。(忽听馬蹄声响)
馬蹄声，响嘭嘭，
必是秀嵐进了村。
开开門兒高声喚——秀嵐嗎？

李老汉　(上。唱)
眼前来到赵家門。
耳听得赵五嬸把秀嵐喚，
謝天謝地她沒有去远村。
他五嬸呀！秀嵐到誰家串門去了啊？

赵婆母　噢，还是他李大爷呀。黑灯下火的你干什么来了？

李老汉　秀嵐在家嗎？你侄媳妇难产，就等她救命去啦！

赵婆母　你这是又找秀嵐接生去啊？

李老汉　对！就为这事来的，秀嵐在哪呢？快走吧！

赵婆母　你接不去了，在杏花川老刘家哪！

李老汉　(急)这……好！我再到杏花川老刘家去一趟。(欲下)

赵婆母　(急拦)那可不中！誰要是把秀嵐接走，我就和他拼了！

李老汉　啊？拼了？他五嬸呀！(唱)
我老汉今年六十八，
还沒見过晚輩娃娃，

如今来个眼前欢，
怎能不好好生养他。
你侄媳妇發了几个昏，
碰碰閻王鼻子又往回爬。
急的你老嫂子哭天抹泪，
就盼着秀嵐到好把主意拿。

赵婆母　（唱）你的孙子还沒影，
我孙子长的賽水葱，
今晚好像病加重，
一盆炭火烧我心。
倘若有个好和歹，
断了我家一条根。
我吐口唾沫捻根釘，
决不許她再出門。

李老汉　柱子病了？……这……他五嬸呀！（唱）
柱子發烧身得病，
我家里兒媳、孙孙命难存。
一条小河流倆村，
山高隔不住一家人。
快讓秀嵐去救命，
合作社員亲又亲。

赵婆母　（唱）成天跑外去接生，
家家都抱个胖孙孙，
我孙子病了沒人管，
說什么人心換人心。（婉言謝絕）

他李大爷，不是我心腸歹毒，孙子是我命根子，他有病我心

都痛啊！快接旁人去吧！别把侄媳妇耽誤了！

李老汉　(为难地)我接誰去啊？秀嵐心灵手巧，虽說才当几年接生員，人們可都信服她，沒她就沒主心骨啦！

赵婆母　你說这話我可不信，二十五年前也沒生柱子媽，家家还不是一样生孩子。

李老汉　早头糟蹋多少人啊！(苦笑)咳！眞是站着說話不腰痛！

赵婆母　你兒媳妇有个好歹你着急，我孙子要有个一差二錯我就不上火嗎？

李老汉　(被問住，唱)

五嬸的話理兒正，
問的我老汉难张嘴唇。
自己的手指咬着痛，
自己的骨血自己亲。
要想别人为自己，
自己还得为别人。

赵婆母　他李大爷，你别傻站着發楞啦，还是去找个托靠的老娘婆吧！

李老汉　(沒听进去)啊！……是得找啊！好吧！(牵馬下)

赵婆母　(自語)葫蘆結籽，茄子打苞，誰不为了后代人啊！(向李老汉去处望)咦！不对呀，他怎么順那条道下去啦？(高声問)老李爷子，你接誰去啊？

李老汉　(远远地)接……先……生……去啊！(山谷回音听不清了)

赵婆母　先生？什么先生管接孩子？(想)坏了！他是騎馬接柱子媽去了！柱子媽去接生，我这小孙孙可怎么办哪！(唱)

我这个人眞叫傻，
怎能把实話告訴他，

他騎着一匹小快馬，
半路准接走柱子媽。
老李爷子，你的心也眞坏呀！
你的孙子你当宝貝，
别人的孙子你当球抛。
天下哪有这条理，
老棺材瓤子你眞該挨刀。
倘若小柱子有个三长两短，
我抓破了你的老脸也不能饒。（屋內传来柱子哭声）
小柱子别哭，奶奶来了！（进屋）

赵秀嵐拎着接生包疲倦的上。

赵秀嵐　（唱）天晚离开杏花川，
心急偏偏遇阴天。
桃花灣李大嫂要貽产，
預产的日子在今天。
眼看快到小半夜，
啥时候能到桃花灣。
柱兒昨天又得了病，
一顆心兒又半空悬。
杏花川里买付藥，
盼柱子吃了早平安。

媽！（母聞声急出）柱子病好点了嗎？

赵婆母　（冷冷地）好啦！　摊着你这样的媽啥病都好啦！

赵秀嵐　你老别着急，我买了付藥来，柱子吃下去就好啦！（取藥）

赵婆母　（自語）怪呀！　老李爷子沒碰上她！　該着！　不对！　要是走一条道还有碰不上的，八成他去接旁人去了……

赵秀嵐　媽！有开水嗎？

赵婆母　我看还是接郑先生去吧！

赵秀嵐　媽，不用了，春天里一冷一热，有点感冒吃几片退热藥就好啦！（进屋）

赵婆母　看把你能的，听說誰家生孩子拿腿就走，叫你去接先生就哼哈不动。

少頃，室內传来孩子哭声，赵婆母急进屋。秀嵐出。背起接生包，点好提灯。

赵秀嵐　媽！

赵婆母　（上）你这是要干啥？

赵秀嵐　桃花灣李大嫂今天是預产期，我去看看去。

赵婆母　看什么？横生倒养！

赵秀嵐　啊？难产？

赵婆母　才刚老李爷子接你来了。

赵秀嵐　現在李大爷干啥去了？

赵婆母　沒碰見你，必是接旁人去了！

赵秀嵐　这方圓左右也沒有接生員啊！

赵婆母　别操心啦！快睡覚吧！明早好接先生去！（搶过接生包）

赵秀嵐　媽！讓我去吧！柱子已經吃下藥了，不会有啥变动啦！

赵婆母　不能去！病一时一个样，誰知道这一宿光景会有啥变化，我一天一宿沒合眼啦！老骨头都快朽烂啦！

赵秀嵐　媽！难产就是两条人命啊！（唱）

柱子是我身上掉下的肉，
他是我的心和肝。
記得生他那一天，
老娘婆接生到眼前，

白胖的娃娃落了草，
不哭不叫不动颤。
急的您烧香又許願，
跌倒爬起泪漣漣。
眼看就要扔出去，
多亏来了县里的接生員。
吸出髒血有半碗，
孩子才喘气会动颤。
我睜开两只昏花的眼，
感謝同志好心田。
白胖的娃娃穿上小紅袄，
奶奶端湯到眼前。
从此我立下心头願，
学習接生要为妇婴解除苦难。
李大嫂今天遇难产，
娘倆的生命在半空悬。
我哪能見死不去救，
我哪能袖手一旁观。

媽！后半夜再吃两片藥，准好啦，明早我順脚再把郑先生請来。

赵婆母　唉！这活蹦乱跳的孙子，倘若有个……。

赵秀嵐　（拿过接生包）媽！你老放心吧！明早晨一定把郑先生接来！（出屋）

赵婆母　（急出）这深更半夜的，天阴的像黑鍋底，要碰着野牲口……。

赵秀嵐　媽！（唱）

天黑吞不了行人路，
虎豹也怕胆壮的人。
你老在家把心放，
明早一定接来郑先生。（急下）

赵婆母　柱子媽！秀嵐！（无回应，唱）

这二年不知她为了啥，
好像肚里开朵大紅花。
为别人就是上刀山，
刀山也甘心往上爬。
山南岭北跑細了腿，
有时忘了自己的家。
夜靜更深天阴沉，
家中还有个病娃娃。
怎能抬腿就往外走，
难道說你的心是塊鉄疙瘩。（馬蹄声由远而近）

死老李爷子又回来了，我算遇着鬼了，他今个算把我纏上啦！

李老汉上。擦汗。

赵婆母　（冷冷地）又回来了？

李老汉　（笑嘻嘻地）又回来了！

赵婆母　沒接着吧！

李老汉　接着了！

赵婆母　說鬼話去吧！

李老汉　不信？他一会就来！我騎馬，他騎車，嘿嘿，他还沒跑过我这糟老头子。給你！这是郑先生的藥包子！（遞赵母）

赵婆母　（感激地，悔恨地）唉！他李大爷，我……我……是个老糊

塗啊！（唱）

都怨我惦着孩子心太切，
拿着眞金当黃銅。
对你說了些不中听的話，
你就全当耳旁風。
但願得他嫂嫂平安无事，
生个胖孙孙活潑又机灵。

他李大爷啊！（唱）

秀嵐已到你家去，
你赶快追她去救人。

李老汉　什么？走了？你眞是个老糊塗，这么黑的天，眼看要下雨了，她一个妇女，咋讓她自己走呢？唉！我說你两句啥好呢？（幕內車鈴声）郑先生来了，我得赶快騎馬追秀嵐去！（下）

第　三　場

在一条巍峨峻峭的山路上。

赵秀嵐拎着接生包，提着馬灯上。

赵秀嵐　（唱）烏云吞沒滿天星，
脚踏山路不見山形。
狂風吹响脚下树，
雷电头上滾騰騰。
山在搖，地在动，
身兒好似在浪花中。（一陣狂風将灯吹灭。赵急掏火柴，上下兜都掏遍，結果一根也沒有）

恨狂風，恨狂風，
吹灭了提灯行路难，
这条路像羊腸，
又細又窄七扭八彎，
高石塊塊像拦路虎，
牙石片片如刀尖，
手中沒有螢火亮，
天亮也赶不到桃花灣。

唉！都怨我粗心大意，把火柴忘記带了。（又一陣狂風，吹得树木震天响，山石滾下山去）咦！这是什么响？（唱）

噠噠噠，嘭嘭嘭，
好像騎兵在进軍，
莫非山中藏匪特？
連夜进軍把匪擒。（急摸起一塊石头）
匪特要想从这过，
这塊石头就是他的丧命神。（傾听片刻，又一陣風吹过）
不像！（唱）

呼呼呼，嘲嘲嘲，
必是猛虎下山注。（見前面一个黑影直晃，不禁毛骨悚然，瞪着眼，悄悄說）噢！眞来了！（赵向树旁躲，摸树，想上树。一道閃电过去，赵才看清，长出口气）咳！原来是歪脖子小松树！（有什么东西落在脸上，赵用手一摸）啊！下雨了！（唱）

天上下雨落松梢，
風摇松梢起波涛。
好像十条水渠开了閘，
披头盖脸往下浇。

桃花雨，浇桃花，
浇的我身上冷又麻。
山風刺骨身抖战，
一蹬一跐路兒滑。（跌一跤）
渾身上下淨泥水，
我到哪里歇歇乏？

秀嵐啊——

說什么眼困与腿乏，
李大嫂盼你眼發花。
嬰兒好像在耳旁叫，
天下尖刀也要往上爬。（借着一道閃电冲上山去）

李老汉　（騎馬上，唱）

紧紧跑，奔正西，
枣紅馬兒不停蹄。
为什么还不見秀嵐的面，
叫我心里眞着急。
天黑像塊墨，
風大雨点急，
野兽滿山窜，
都在山腰栖。
秀嵐要眞碰見狼和豹，
叫我心兒怎能过得去。
恨五嬸，太大意，
为什么不讓秀嵐等着把馬騎？（下）

赵秀嵐　（上，唱）

瓢泼雨，嘩嘩下，

羊腸道一跳又一滑。
左边是山凹，右边是山澗，
心兒好像錐子扎。
脚尖頂着脚后跟，
一口大气也不敢哈。
一双溜圓明亮的眼，
如今成了瞪眼瞎。
李大嫂一定正發昏，
李大娘一定泪滴嗒。
恨我沒有生双翅，
不能高飞到李家。
走一步，进一寸，
双脚走路不如爬。
眼看小鷄要张嘴，
啥时候能够到李家？（一陣狂風吹乱了秀嵐的脚步，脚下一滑，咕轆轆滾下山凹）

李老汉　（上，唱）

跑过了仙人洞，
闖过了十字灣。
馬兒累的直喘气，
为什么还沒追上赵秀嵐。
莫非她心急走差道，
龙山上只有这一条道兒盘在山。
莫非她躲进山洞避風雨，
她听見馬蹄声为啥不召喚？
莫非她……她……她她遇見狼和豹，

急的老汉心如刀剜。

秀嵐！（无回应）秀嵐！（細听，似有回应）秀嵐！秀嵐！（山下应："李大爷嗎？"李忙用提灯照，四外找，惊）啊！秀嵐，你怎么掉到山凹里了？你别乱动，我拉你去！（李老汉急繞路下。少頃，扶赵秀嵐上）秀嵐，沒跌伤嗎？

赵秀嵐　沒有，讓您老受惊了！道太滑，一脚沒蹬住就滾坡了，正滾到一棵小松树跟前，我一伸手就攥住了！（看接生包）藥品还沒有滾丢呢！

李老汉　好险啊！

赵秀嵐　您老干啥去了？

李老汉　我給柱子把郑先生接来，一問你先走了，我就追来了。

赵秀嵐　（感激地）大爷！你老把郑先生請来了，我怎么謝你老啊！

（唱）

你老眼花腿脚笨，
不怕路滑天又黑。
爬山越岭去把大夫請，
为我的柱兒你操心。

李老汉　（唱）拿人心，比自心，
我老汉比你差万分。
你不顧柱子病兒重，
你不顧下雨天兒阴。
你豁出自己一条命，
为我李家后代根。

赵秀嵐　（唱）孩子是国家二代根，
是共产主义的建設人，
迎接新生命是我責任，

你老何必挂在心。

大爷！快走吧！

李老汉　好！你快上馬吧。

赵秀嵐　你老到岁数了，还是你老騎上吧！

李老汉　我是接你来的，还是你騎吧！你看你一身泥湯子，又摔了一下子，别讓你大爷跟你着急啦！

赵秀嵐　那么咱爷俩同騎并进吧！

二人上馬。

李老汉　（唱）千朵桃花一棵根，

赵秀嵐　（唱）万戶农民一家人。

李老汉　（唱）不怕风来不怕雨，

赵秀嵐　（唱）同騎并进心連心。

李老汉
赵秀嵐　（合唱）

同騎并进心連心。

——幕落

选自“剧本农村版”11月号

編后記

“剧本”編輯部

一九五七年全国人民經历了一次波瀾壯闊的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接着又出現了全体劳动人民以惊人的热情和毅力来加速建設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場面。坚定地踏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文艺工作者們、剧作家們响应了党和人民的召唤，全身心地投入到劳动人民的生活海洋里。在这样蓬勃发展一日千里的环境里，戏剧創作已經显露出新的茁壯繁荣的景象。在最近半年多的时間中，反映生产斗爭、歌頌新的英雄人物，充滿着健康的思想感情和不同样式风格的剧作大量涌現出来。特别是从广大工农群众中不断涌現出新的剧作家，写了許多充滿着政治热情的剧作。而不少有素养的剧作家們，由于歌頌劳动人民生产建設的激情，也以嶄新的笔鋒描繪了新人新事。这一切說明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設的新高潮正在逐漸形成，在我們面前已經看到了一幅万紫千紅、鮮花遍地的景象。

在这个集子里，我們选择了六个独幕話剧和七个小型歌剧和戏曲，这是1957年整个戏剧創作成績中的一部分。就从这为数不多的作品里，我們也能看到独幕剧創作的水平是在不断地提高。这些作品不仅是更广闊地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前进着的眞实面貌，而且从作者所描写的許多平凡的劳动人民身上，看到了在广大人民的思想領域里，新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質，人民群众那种自覚的集体主义精神正在成长着、

成熟着，而那些屬于剝削阶級的个人主义的渣滓却受到了劳动人民的唾弃和批判。人們就从这些平凡的人物和各个角落的平凡生活現象中，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欣欣向荣的变化。同时，从这些較好的独幕剧創作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很多剧作者正在努力地刻划新社会中劳动人民正在成长着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質，企图运用这样灵活短小的戏剧样式来更深刻地反映新的社会生活的本質，而逐漸在摆脫那种表面地写戏剧情节，或簡单概念地去描写人物的創作方法。这些都是1957年独幕剧創作中应該肯定的成績，也是主要的方面。因此当我們回顧去年的戏剧創作时，感到有一种喜悅的心情。

建設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的新农村，是劳动人民最丰富的生活海洋。描写劳动农民的生产和斗爭的独幕剧，在这一年中也是数量較多的。而且，这些剧本大部分都出于最接近农村生活的业余作者之手。“两亲家”就是农民作者的創作。从作者对人物的描写和純朴的語言中透露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剧本写一个高級农业社的生产队长，一个負責肯干的老实农民解龙。他在領导生产上是能手，就是思想有些落后；为了使自己的生产队拔尖，他想法要把另一个队上能干的妇女組长（他的未过門的媳妇）調过来。他認为自己的生产队是全社的粮囤子，别的生产队都占了他們的光，于是拨粮給别队时，把場底子苞米給人家。由于作者非常熟悉这样一个老农民的生活和思想，而且对他有着浓厚的感情和喜爱，所以就能够具体生动地刻划出这个在集体主义的生产劳动中积极肯干，但有着本位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缺点的人物形象。作者对这个人物的諷喻和批評以及人物的轉变都写得眞实自然，令人信服。因此这个剧本就沒有一般描写落后轉变那样的公式。而是从眞实生活的描写中表現了人物的精

神活动。同样题材的另一个剧本“借馬”，則着重描写了一个无私而又机智勤劳的农村姑娘张鳳玲。她公公要借合作社的馬匹去碾米，她爸爸碍于情面就借給他了。鳳玲知道把社里的馬借去碾米会妨碍春耕，但又不好当面拦挡她的公公和父亲；于是拿了繩套来到未过門的公婆家里，帮助推磨，她用自己的行动感动了两位老人，使他們認識到这是損害集体利益的自私行为。剧本非常生动地描繪了这个姑娘的正直无私和大胆豪放的性格，使人們从她身上看到了新的一代劳动人民的优秀品質。

反映农村生活的还有“同騎并进”和兒童剧“一个南瓜”，这两个剧本也同样表現出健康的思想情緒，从各个生活角落反映了我們时代人民的精神面貌。

反映工业建設和工人阶級生活的剧本，在 1957 年仍然是較少的，选集中只有“矿工”是直接描写工人阶級生活的。反映工业建設和工人阶級生活的剧本少，是有些客观原因的。但主要的是过去几年沒有更多的剧作家、艺术家們象今天这样，眞正全心全意地深入到工业建設和工人阶級的生活中去，一方面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同时把創造先进的工人阶級的光輝形象当作自己最光荣的职責。同时，也沒有用更大的力量来支持和帮助工矿的业余戏剧創作。

今年，在全国人民生产建設大跃进的高潮下已經出現了新的情况，反映工厂矿山的剧本数量增多了，描写工人阶級生活的戏也活跃生动了，而特别使人兴奋的是有一批原来就在工厂矿山工作的业余剧作者和工人中涌現出来的剧作积极分子，他們在大跃进的情緒激动下有很高的創作热情，已經写出了他們生活中激动人心的“戏”来。同时，也有不少专业剧作家和艺术家已經眞正深入到工厂矿山，和工人阶級生活在一起，这对于今后

的戏剧創作无疑是有很大推进作用的。我們可以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現大批反映工业建設的成功的作品来。

去年在全国人民展开反右派斗爭以后，有不少剧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来反映这場尖銳的政治斗爭，写出一批反映反右派斗爭的独幕剧本。这里选择的"异路人"就是其中較好的一个。这个剧本故事情节簡单明朗，写某大学一群右派学生办了一个反动的小刊物，把那些滿紙胡言的稿件送到印刷厂去排印，一位老工人看到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狂言，拒絕排印。戏剧从这一事件展开了矛盾冲突。这位老工人在解放前曾不怕国民党特务的迫害，为进步的学生排印过革命的宣传品，可是現在右派学生反对共产党，他就义正詞严地拒絕了。这个老工人鮮明的立場和强烈的阶級感情使人十分感动。我們看得出来，这个青年的业余作者，曾經在这場激烈的斗爭中受到了教育和鍛炼，被这場斗爭所激动，有了尖銳的政治敏感，所以他能够表現出鮮明的爱憎。虽然这个剧本和其它一些描写反右派斗爭的剧本一样，为了揭露右派分子的丑恶面貌，对他們作了过多的描繪；艺术上也还比較粗糙，但是它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斗爭情緒，思想是健康的。

反映人民解放軍的剧本，这个集子里选择了"在候車室里"和"营房相会"两个小戏。

1957年独幕剧創作的另一特点是，作品所涉及的題材范围更广泛了。劳动人民的各个阶层都有所反映，以前很少被剧作家所注意的服务性行业中的新人物在独幕剧里也多起来了。在旧社会里所謂"跑堂的"被視为下等人的职业，但今天劳动人民当了家，"跑堂的"也成了舞台上被歌頌的主人。"相亲記"就是一个描写飯館服务員的小喜剧。

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近年来在我們的戏剧作品中，更多地用了喜剧的风格和表現形式，这正是人民要用爽朗的声音来歌頌这个时代的反应。当然，喜剧絕不意味着不去反映我們这个社会人民內部的思想矛盾和冲突，而是要求更准确深刻地描写这些矛盾。因此，作者就必須用正确的立場观点，来分析和洞察客观的人和事，并且正确地表現出来。但在戏剧作品里如何更好地反映人民內部的矛盾还是个新課題，有待于作家們在不断的創作实践中来研究和解决。

一九五七年小歌剧和小戏曲的創作，有显著的进步。“剧本”农村版一年中曾发表了数十个小型歌剧、戏曲。这些剧本大都是健康、生动地反映了当前人民的生活和斗爭的。从这些为数不少的創作中，可以看到，近几年来，我們提倡学习传統、繼承传統来发展戏剧創作的工作有很大收获。有不少优美动人、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小歌剧、戏曲，都是吸取了传統戏曲創作的优点来反映当前生活的。选集中“金鳳树开花”是描写革命历史題材的小歌剧，反映了过去在黑暗、艰难的斗爭年代里，劳动人民和革命軍队結下了深厚的感情，以及劳动人民不怕反革命的恐怖鎮压而响往、支持革命的热情。剧本写得朴素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这个小歌剧曾在全国各地普遍演出，很受观众欢迎。“双游湖”和“张二嫂看戏”是較好地学习了传統戏曲的表現手法的。“双游湖”中对那个六十多岁去游湖的老太太的心理作了极为細致的描繪；对那种健康爽朗心情的抒发，都写得很风趣而淋漓尽致。使人物表現得栩栩如生。“张二嫂看戏”用同样具体細致的心理描繪来刻划出一个粗心大意的二嫂子的形象。从这些小型歌剧創作中，使大家越来越相信，我們民族新歌剧的发展是和传統戏曲有着不可割断的血緣关系的。

从以上所介紹的这本选集的內容就可以看到，去年的独幕剧創作是有成績的。尤其值得重視的，这些較优秀的剧本，几乎全部都是工农群众的业余創作。由于这些作品都是来自人民群众，所以充滿了健康的思想感情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些作品是眞实地反映了我們这个时代人民生活的面貌的。其实，近几年来，大量及时反映人民斗爭生活的优秀独幕剧本，都是来自人民群众。特别是大跃进以后，成千上万的作品和作家正在从群众中涌現出来。我們的編輯部門和专业作家必須給以足够的支持与帮助。社会主义戏剧事业的眞正繁荣，广大工人阶級剧作队伍的形成，都依靠从人民群众中涌現出来的作家和作品。我們只有以十分的热情来对待这些来自人民群众的創作，才能培植出丰富多采的社会主义戏剧的花朵。

1958年5月北京

第一登录号：19625·971
定　价：1.30元